



有是園易大全纂三冊

是書為明羅文懿公禰本公名萬化字康洲  
會稽人王陽明弟子有是園公讀易之所也  
書共三冊殆有殘缺道光八年從章桐君售  
出為章碩卿所得展轉流入黔中先緒中得  
之章之族裔原有浮籤記之久而遺失因記  
其大略如此宣統元年重裝並記





泰下經首咸恒形化之始也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為損益見天地與長少男女之交不交上經坎離下經終既未濟又見乾坤中爻之交而中男女之交不交程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深矣 陳希夷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有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矣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焉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易止於是而不復知有畫矣 乾元亨節 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 方蛟峰曰元亨利貞在乾為四德者蓋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元所不利不用戒辭非他卦之比也故孔子變詞以四德釋之 雲峰曰大通而至正此天地之本然大通而必在正固人事之當然也乾為易第一卦占得之者其事雖大通而非正固尚不能保其終况他卦乎故易六十四卦彖辭三十四卦言貞然則不貞者固不可以占也

雲峰曰六爻之占勿用禁之之詞曰利見幸之之詞元咎必如是

初九爻 傳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晦以俟時 子瞻



而後无咎勉  
之之詞有悔  
憂之之詞觀  
乾一卦大概  
可見矣

曰乾之所以取象於龍者以其能飛能潛也飛者其正也  
不得其正而能潛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 九二爻附  
鄭荻如曰玩田之一字則是未離馘訟之意但其德已著  
顯名聞於人人所感化故謂之大人而為人所利見 九  
三爻 附張彥陵曰自古伊周事業无不從心上做起故  
此爻特發出乾惕工夫乾惕正是自強不息處然惕若二  
字亦要玩常人之做戒大都形見勢動畢竟有寔事可按  
而君子本體常自惺惺不昧就像有一節放不下的肚腸  
故曰夕惕若 姚承菴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夙夜不遑朝

夕匪懈何等兢業之至而僅可以寡過此以見鉅弘之難  
肩而高危之不易處也 九四爻 瀘川毛氏曰躍者飛

之漸或者未必然之詞 胡雲峯曰其位上下之交其時

進退未定之際躍以或言審於進也淵以在言安於退也  
附聖人非有心於躍而不得不躍者時使然也龍已躍而

猶或無利天下之心也 九五爻 王輔嗣曰以九居五

龍德在天則大人之道亨也夫位以德興德由位叙以至  
德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 上九爻 郭白雲曰三

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



於亢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  
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 子瞻曰夫處此者豈无元悔之  
道哉故言有悔者皆非必然者也 用九爻 雲峰曰卦  
主乎用故先乾而不先坤艮動者為主也爻主乎用故用  
九六而不用七八變者為主也 附紫溪曰此一爻兼承  
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爻者交變之義龍者變化  
之物如以潛龍為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為首  
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一團  
天道能潛而又能見能躍而又能飛无少欠缺无少止息

如天道之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也安見其有首耶群龍未  
嘗无首只是見到群龍无首則吉

大哉節 朱子曰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

之資皆訓取字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

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

鄭氏曰此章只大哉乾元一句可了若分析四德乃在元

者善之長一章 元亨利貞也有理也有氣萬物資始當

兼理氣說蓋不獨始其氣其理亦從此始也看下文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可見 雲行節 亨即在流形上見得而



品物之所以流形不已者蓋萬物資始乾元之後內自可  
含亨的機括氣候到此已是耐不住而外面又迎着雲雨  
之化所以形形色色只管流形不已出來 大明節 朱  
子曰終始卽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无以為始  
不貞則无以為元六爻之位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  
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  
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  
六龍便是御天聖人便是天天使是聖人 耿開封曰統  
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  
御五官 釋元亨利貞挿入六位時成等語者蓋元亨利  
貞卽是乾之作用潛見惕躍飛亢正是元亨利貞之作用  
聖人之元亨只在乘龍御天一句上此六龍全是說有位  
聖人事蓋聖人雖在天子之位然亦有時當謹密處此便  
是時潛而潛或時乎布德澤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於  
兢兢業業思患預防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機而發因  
時而動處便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開明堂受朝賀  
之時是也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則如堯禪舜舜禪禹與凡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乘六龍便



是御天 乾道節 朱子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  
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裡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  
性命 性命物所受之理也萬物生天地間各有形色性  
味如黍粒圓稻粒長柑紅橘綠各自不同此是各物所受  
之性命也方其資始流形時纔生枝生葉吐花吐萼安見  
黍稻柑橘是如何待到利遂時節都歛華就實收花結子  
方見得黍形是如此稻形是如此柑形是如此橘形是如  
彼都是他本來面目此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也然曰各正  
方是得其本然之理未全也如黍稻柑橘實未飽滿色未  
紅綠味未香甜其食不美是其理未全也待到愈收歛愈  
堅實則黍稻柑橘一个成一个寔皆飽滿色皆紅綠味皆  
香甜食之甘美是其理至此已全矣保合是和氣歛蓄韜  
藏於內保如保赤子之保有調養覆護意合是聯合合繼  
之合有韜藏秘密意 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  
氣言而理在其中理氣原不相離各從所重而言耳 雲  
峯曰以二氣之分言則變者萬物之出機元亨是也化者  
萬物之入機利貞是也以一氣之分言則變者其漸化者  
其成先言品物流形後言各正性命物有此形卽有此命



性皆天之所命也謂之各正則命之稟也乃性之所以一  
定而不易謂之保合則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形而不  
已蓋太和者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  
其中矣以漸而變化之謂和 首出節 朱子曰這卦大  
概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個元亨利  
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  
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

天行象 雲峰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  
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

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  
異於六子也稱健不稱順乾異於坤也然乾雖不言重而  
言天行則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而重之義已見於行之

一字矣 雙湖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皆著一以字以者  
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卽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  
可不察也 附天之健正於行處見得然天行不息處就  
是健不可說惟健故不息君子體乾全在不息蓋人心之  
體從乾健而來原自流行不已惟精神自家頽靡放逸便  
為物欲所間斷故必自強方能不息自強亦不是用功據



現成說方見其為健自字最可玩味 鄭孩如曰不曰乾而曰健者以明乾卽健也強而曰自強人心之德本自強猶天德之德本自健自強不息者適如其本然乾體而已如其本然乾體者无欲而已无欲則心體自然流行自然不息與天行之循環无端同一健矣

陽在下節 雲峰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德施節 附九二當時舍之地而有溥化之德故位不在而德在焉以天下同然之理感天下

同然之心象日之方升雖未中天光已徧被故其施自普反復節 附大臣居高履危全在此心之運量一念稍息便與天行不相似乾而又乾无一息之或停正是反復的

道理 進无咎節 徂徠石氏曰爻辭但曰或躍无咎夫子加一進字以斷其疑也 附李惟孝曰本義云可以進而不必進不必進乃可進而无咎也 大人造節 雲峰曰二之施以德言五之造兼德與位言有其德无其位不敢作禮樂卽所謂造也 附程敬承曰聖人居天位行天道所造於天下者大矣故曰大人造也 盈不可久節



徐進齋曰以盈字釋亢字不可久釋有悔字人知其不可  
久而防於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 天德節 雲峰  
曰經言无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之用易者言也易存乎  
用用易存乎人 附姚承菴曰潛見惕躍飛亢何者非天  
德之用事然中間却自有時乘之妙而非可人為之者不  
時乘而自為主天德使不全矣故特揭不可為三字示用  
九者所當知

文言節 小註无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  
子體仁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 附孫質菴曰吾性中

有无體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也吾心有自然  
之節文而體之為齊莊中正出之為恭敬辭讓三千三百  
會聚於此故曰嘉之會 朱子曰義者得宜之謂處得其  
宜不逆了物卽所謂利 附鄭氏曰義本是嚴的物孔子  
獨言義之和以見嚴處卽和和而不出於義者非真和也  
利原與義反而曰義之和以見義未常不利利而不出於  
義者乃大不利也 陳北溪曰仁是心中个生理常流行  
生生不息徹始終无間斷苟无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  
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无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裁制



而元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元所知識而元所謂知  
又曰義之體嚴似嫌於不利然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  
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和矣和則利孰  
大焉故所謂利者乃義之和處而義之和卽人之利也  
四者俱就人性本體上說不可說得費力涉次改用工事  
為上話元者等只提掇起下正指其寔而言重在長會和  
幹字

體仁節 朱子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都  
是仁也 會者眾理之所聚嘉非難嘉其所會為難如得

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嘉會也得  
者千百不得猶二三非嘉會也必其自一動一靜一語一  
默之際以至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許多嘉美一時輻湊得  
來如此乃合乎禮也何者禮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經禮  
三百曲禮三千其道理至為纖悉具備故必嘉其所會乃  
合禮講者須先提掇禮字在前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  
恰好方是嘉義之為德主於有執宜若不和然君尊於上  
者君之利也臣恭於下者臣之利也男正乎外者男之利  
也女正乎內女之利也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利之所



在卽和之所在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其分守之嚴明  
既足以相維而不至於相瀆則其恩意之浹洽自足以相  
固結而不至於相戾矣蓋和不生於和而生於嚴也和自  
利生也凡事知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則其事依之以立  
如知孝之所以為孝者道理是如何却依此道理而固守  
之則成個孝矣貞固是事事貞固如嘉會利物都要事事  
盡理也非只是一件貞固便百事都立了 君子克己復  
禮使仁克乎內而見乎外无一念之非仁无一事之非仁  
則君子之身渾是一個仁若將仁來為我之體猶與仁為  
二我之體便都是仁則我卽仁仁與我為一矣禮本諸心  
施諸萬事自朝廷以及天下國家无一處无禮使有欠缺  
不備之處不足以合禮矣必嘉其所會乃於禮无不合義  
主裁制決斷如人之尊卑內外截然不可犯似若稜角峭  
厲不和矣不知義者事物之所宜也其尊卑內外皆分之  
所當然義之所在也使不以義處物則彼此皆越其分卑  
踰尊內犯外互相侵奪互相陵犯其害不可勝言矣不和  
孰甚焉是義以方外若嫌於不和然義以利物正所以為  
和與上利者義之和當有辨上是把義之和與利對此是



把和與義對上是把和與義合說雖含義自然利意然為此語時方欲明義之卽利未重存義自然和意到此則主君子行義之德始明義之自然和也聖人以利與義疑於相反也故曰利者義之和明利卽義也又以義疑於不和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明義本无不和也利者義之和之利乃聖人天然之利利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呂東萊曰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錯認朴拙者為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疏通者雖能取辨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足以幹事也 袁了凡曰前言无者善之長長在理也此言體仁足以長人又推理之長以長天下也亨者嘉之會以美之所聚為亨也嘉會足以合禮又推合禮之為美也利者義之和是卽義以明利利物足以和義是因利以成義也貞者事之幹是以立事為貞貞固足以幹事是謂貞能立事也 行此四德節 雲峰曰天行健天之乾也君子行此四德君子之乾也 乾卽至健之君子而无亨利貞卽君子之四德假令四德而不行於君子之



健則元亨利貞亦不必屬之乾矣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曰乾元亨利貞

龍德節 游廣平曰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避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 朱子曰確乎其不可拔非專為退避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无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 正中節 蘭廷瑞曰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 程

子曰閑邪則誠自存 李隆山曰乾畫一寔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之二言誠坤之二言敬 附紫溪曰論聖

人之德則曰龍德論聖人之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之所以為易知也避世原未常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常加何伐之有 不伐處亦歸本於庸 進德節 忠信脩辭且

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 程子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

省言詞說

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偽為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地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遂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只是知得淺 朱子曰忠信



朱子主脩  
為言

便是意識處如惡惡臭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脩辭立其誠就事上理會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丁確確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言語誠如何立又曰忠信只是寔若无寔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寔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个空壳下在裡面如何會發生忠信所以為寔者且如孝須寔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寔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寔却是无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處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脩辭便是立誠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脩業居業一意如逐日脩作是脩常常為此是守業如屋宇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居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業却須着居脩業便是要居他進如日知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无忘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進德與幾都是去底字立誠居業都是住底字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至是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



知道長安在那裡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只管  
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未做到那裡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  
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  
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个居字終者只這裡  
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字就心上說  
義是那業上的道理又曰忠信進德只是大學誠意之  
說脩辭亦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業乃事之就緒者進  
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先知為幾若已到彼則不為  
之幾 雲峰曰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  
上下元常節 附重在上與進一邊要說得抑揚此論其  
迹也為邪離群則原其心矣為邪者枉已也離群者違眾  
也欲及時正明其所以元常元恒之故而非為邪離群可  
知 上下進退之際无非進德脩業之時及時而進非恐  
失其可為之時也正欲俟其時之可進而不欲苟且以赴  
功名之會也 同聲節 吳氏曰先以聲氣水火風雲六  
句為比而後言聖人作則人利見之又以動植之親上親  
下喻利見者之親聖人亦然諄諄言之而又以谷從其類  
一句總結上文九句也 雲峰曰九五只是釋利見二字



蓋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已釋於九二九二閑邪存誠德  
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者也 貴而无位

節 附張幼子曰此三无字乃上九自无之也蓋既謂之

貴自是有位者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位故曰无位既

謂之高自是有民者但志高不能抑志以體下民故曰无

民既謂之賢人自是為我助者但志滿不能虚心以用賢

故賢人在下位而无輔皆亢意也

下也節 傳此以下言乾之時 雲峯曰陽在下也以氣

言此曰下也以人言 時含節 傳隨時而止也 行事

節 傳進德脩業也 自試節 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

之宜存於吾心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試自試乃獨知處

時舍非為時所棄只是惜其不盡所用耳如伊周不有天

下是也自試者方審其可否而未遽有為也必其可為而

後為也 上治節 附紫溪曰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

五帝以德三王以功皆治之上者也下此則霸而已 乾

元用九節 雲峯曰乾元用九與他卦不同者蓋一百九

十二爻皆用九各有所指乾元之用九則獨以剛而能柔

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也所以與他卦不同 附不徒



曰用九而曰乾元用九者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天以元君萬物故雷霆而濟以雨露則物生聖人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治存疑君人之道一於剛則威過民不見其可愛一於柔則恩過民不見其可畏故皆有弊而不能以治天下剛而能柔則恩足以結天下使民有愛戴之心不忍離散以背其君上威足以肅天下使民有畏懼之心不敢玩弛以犯其君上天下之民皆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无不治矣

潛藏節 龍德而隱節重德上看下也節重時位上看此

節重時上看要一節深一節方得再申又申之意 傳方

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文明節 附

王臨卿曰上方云時舍此何以遠云天下文明窮意善世

不伐寬居仁行九二之德也當是在田之前德施普天下

文明九二之業也當在居位之後夫子要始終兼德業而

言以明九二之為大人故其意互相發明 德施普已之

德及於天下也天下文明人之被於其德也 偕行節

臨川曰行節行事之行時當如此故曰與時偕行 附張

幼子曰无時不謹者君子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君子處



危之道 乾道乃革節 紫溪曰進德倫業乘時者也所

不得變革者也上下進退趨時者也所得變革者也 張

兩若曰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 天德節 以天

位為天德有是德乃宜居是位也 乃字似亦有意蓋言

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无德而據尊位者也 與

時偕極節 李隆山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

為不知變 徐氏曰乾以德明文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

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獨上不言德者過中非

德亢則有悔故不言德 天則節 吳臨川曰剛柔適中

天之則也則理之有節限而无過不及者也

始而亨章 附摠前四條是分合以贊天道之妙以中大

哉乾元雲行雨施乾道變化三節六爻發揮以下是言聖

人以經法天之化以申明大明終始首出庶物二節彖傳

重在天道而聖人帶言此處亦然 前釋四德插入六位

時成句此章贊四德復插入六爻發揮句蓋四德六龍非

二道也四德卽六龍之德六龍卽四德之象聖人體元之

功正在乘六龍上見得故兩傳俱以此語承接 乾元者

二節 雲峰曰夫子於文言既分元亨利貞而四之至此



又釋彖分而二之也元亨萬物之出機其出也生意發見於外利貞萬物之入機其入也生意欽藏於內故乾之性情乃可於此而見之釋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而字下得極妙天地生生之氣由微而著而漸底於成有漸次无斷續卽此一而字推之始而亨使亨而利利而貞而貞下又起元曾何一息之間斷朱子曰性情也是乾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個性情到那利貞時一個有一個性情四德屬乾不屬物此是教人於物之始而亨處乾元於物之性情處認乾之利貞性者今年所成之寔情者來年所生之本凡物始亨之後生意漸凝各各充足是性中間卽含有生機為他日始生之本是情也性者情之寔情者性之著宜渾見不可分屬美利節此節合言一元貫通之妙以釋統天之意也乾始二字重看下緊緊貫去雲峰曰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利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猶卽四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元亨者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夫子於乾利



貞必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至此則又渾乎乾始之  
元又可見元亨利貞之一矣 存疑乾如何不言所利天  
下之物既蒙其利形者形色者色大成大小成小而神功  
收歛於內泯然无形可見有似於不言也 雲峰曰剛柔  
以質言健順以性言本義云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何也曰  
本義之意蓋謂剛健皆體也健則兼以用言耳以質言則  
有一定之體以性言則有元窮之用中者其行无過不及  
用也正者其立不偏體也純者不雜於陰柔指剛健言粹  
者不雜於邪惡指中正言不雜於陰柔似專指剛言不雜  
於邪惡似專指正言本義之意皆以體也程子曰精者剛  
健中正純粹之極本義曰純粹者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  
者又純粹之至極其論益精矣 附孫質菴曰此條只是  
就他氣機初動而為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許多妙處出  
來一氣之通復是剛一氣之通復无間息是健一氣流行  
分限而不過是中一氣專主職司而不侵是正一氣畧无  
混雜是純畧无疵累是粹而純粹之極微極妙而不可名  
狀處是精 剛是想他體段如春夏使生長秋冬便收藏  
一毫過他不住何剛也健是想他發用如春而夏夏而秋



秋而冬冬而後春年年運行不息何健也中字就四德交接之期言如春之時方進卽繼之以夏夏之時方進卽繼之以秋絕无一毫之或爽也正是就四德之定分言如春還是春之氣夏還是夏之氣更不相侵犯也 發揮節此節輕如六位時成例承上起下之詞也 發揮不着力只是布列意天下事情潛見惕躍飛亢盡之矣此卦六爻布列有潛有見有惕有躍有飛有亢之情便是盡此情也時乘節 雲行雨施正是聖人乘龍御天事利貞摠在天下平一句內 按如曰乘時所以御龍御龍所以體元體元所以法天也以一龍而行之於六位卽以一元而貫之乎四德也文王言四德周公言六龍孔子言時一也成德節 雙湖曰德行以在身者而言見之行以在事者而言初九德成行立固自可以見之行事矣但其時位方當潛隱故其德行雖可見之行而時位未能成其所以行也是以爻辭以勿用言之 朱子曰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卽如伊尹居有莘之野便是行而未成 學聚節徐氏曰德雖我之所固有然亦未常不散在事事物物之間苟不務學則无以會聚衆理而有諸己學而弗問亦元



以辨別衆理使之條件而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  
學聚矣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非從容中道之  
妙故張橫渠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  
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為一矣  
蒙引仁者常理而无私之謂此處事之大道不可專以愛  
人言及以心德言者俱不切 存疑人多居常見得道理  
分分曉曉到得行時又錯了都與理不相干蓋以行之難  
也正以私欲奪之也仁者去其私欲之謂論語註知足以  
知此理而私欲間之亦无以有諸己可見仁只是去私欲  
克己復禮懲忿窒欲皆其功也 三四重剛二節 蒙引  
三之不中是就居下之上取四之不中亦就居上之下取  
然意似指性情上說故與本義居下之上居上之下以位  
取者意不重叠九四以剛處柔便是用剛不得其當處故  
亦謂之剛而不中蓋三之重剛不中失之太過者也四之  
剛而不中失之不及者也故均謂之不中 附或之者據  
其迹疑之者指其心 大人節 此言大人以道合天而  
凡囿於天者无不合以釋其為人所利見之意通節以道  
字為主 存疑天地之道无不持載无不覆幬大人博厚



載物高明覆物合其德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大人知周  
萬物旁燭无疆合其明也四時運行各有其序大人德禮  
政刑先後緩急各有次第合其序也鬼神福善禍淫害盈  
福謙大人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恩以彰德威以止奸合其  
吉凶也如井田城郭宮室舟車弧矢之類皆天地所未有  
然井田可以養民城郭可以衛民舟車以濟不通宮室以  
避風雨弧矢以威天下天不違也天下事物各有當然之  
理聖人因物付物隨事處事是後天奉時也禹之行水行  
所無事亦奉天也况於人言人不違况於鬼神言鬼神亦  
不違也此皆以明利見之意 此節總是言大人之德只  
是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无私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載  
日月无私照四時之序无私鬼神之吉凶无私皆道也大  
人亦无私則道在我而无往不合矣天地之天以形體言  
先天後天之天以道言 亢之為言節 馮氏曰進退者  
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又窮上反下則退矣九  
變為六則亡矣无民无輔則喪矣 雲峰曰潛之為言也  
隱而未見二句釋一潛字而言君子者再蓋必君子而後  
能安於潛也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三句釋一亢字



而言聖人者再蓋必聖人然後不至於亢也 其唯聖人  
節 厚齋曰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  
亡則无得喪矣 雲峰曰天数中於五陽極則剝乾上則  
亢中不可過也知其時將過乎中而處之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  
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其意深矣  
坤元亨節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  
利於剛健之正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至堅確故  
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陽兼得陰陰不  
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  
沒了東北一截陰體柔跡只為他柔所以跡跡是那欲動  
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使動矣柔跡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  
吉若使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 雲峰曰乾言利貞貞則  
无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  
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  
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  
故乾无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  
子瞻曰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伏而用於人者也為人



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順之至卽健也

坤彖傳 朱子曰資乾以始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  
乾底亨時坤底亦亨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  
有形氣始而生卽坤元也 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  
大則無所不包至則無所不盡 又曰其靜也翕故曰含  
弘含言無所不容弘言無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  
言無所不著大言無所不被此所以德合元彊也 蒙引  
問物之生成一而已矣而有乾之四德又有坤之四德何  
耶曰此只是陽施陰受之義乾之四德就其所施者言坤  
之四德就其所受者言所施者氣所受者形二而一者也  
萬物之生成只是一元之氣造化原元两个元也坤元只  
是乾元後一截當其氣形交接處乾坤雖云两个物實則  
只是一般物也 陳潛室曰德合元彊是坤配乾之德行  
地无彊是坤之本德應地无彊是人法坤之德 附提順  
字於坤元元統四德則四德總歸於一順是順非淺薄之  
德寔配乾而同其悠久者故曰坤厚載物德合元彊此其  
所含可謂弘矣惟其含之弘也故其化之光顯於外者大  
而無所不遍而品物隨之以咸亨也 牝馬之順象之於



坤為柔順之德牝馬之健象之於坤為利貞之德是坤也  
承天之施而生萬物未嘗居先无所專主何柔順也承天  
生物而直至於有終未嘗止息无所間斷其柔順則利貞  
也是坤德之順而健也

坤大象 楊誠齋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  
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厚德載物者擴其  
心胸弘其度量展其經綸普其利澤舉一世之民躋之仁  
壽之域知无不明處无不當政无不敷恩无不洽不但群  
黎百姓咸獲其安必使蠻貊之邦罔不率俾鳥獸昆虫草  
木莫不咸若然後其仁始洽其責始盡也如此則與地同  
其德卽與地同其功而君子亦一坤矣

六爻大旨 初微陰故曰履霜堅冰至憂其長也上極陰  
故曰龍戰於野惡其盛也此以陰道之消長言二五位之  
中道之顯者也二位內故曰直方大言其德之要也五位  
外故曰黃裳言其業之美也三四不中道之晦者也三位  
陽靜中有動故曰含章有時而發也四位陰靜而无動故  
曰括囊无時而可出也此以人事顯晦言統觀坤之六爻  
皆收欽順正之意與乾六爻便不同



初爻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  
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  
於西而盛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  
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  
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  
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其於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  
人深矣 雲峰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冰六陰象至危之  
之辭又曰乾之陽主發見潛龍則明其未見坤之陰主陰  
伏履霜則彰其已至君子進之難而小人進之易也 象

雲峰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兩  
示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  
原其始也 六二爻 附紫溪曰不習非不假於學也曰  
敬曰義皆學中事即聖帝明王亦何嘗廢學然緝熙敬止  
非矜持也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思而无思為而无為是之  
謂聖學 象 雙湖曰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觀之 程  
敬承曰六二得坤道之純故直指其道為地道无不利利  
字即孟子以利為本字意謂自然而直自然而方无矯揉  
也習則有利有不利不習便无不利矣地道光大六二純



乎坤道則大而光矣地道猶言坤德 六三爻 蒙引含

章者以陰含陽不純乎陽也故但可貞故始雖无成而但  
後有終然猶幸其含陽也故可貞以守故始雖无成而後  
有終味爻辭之意還重在三之一字可貞以守守以待時  
也非終於守也故傳曰以時發也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  
者三陽故也六陰三陽亦有順而健之意故无成有終亦  
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意 象 程傳象只舉  
上句辭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  
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 六四爻 朱子曰只是重陰不

中故當謹密如此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文在位者便當  
去未仕者便當隱 李陰山曰譽者咎之所招也六四之  
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 象 惟其慎故謂之括囊惟

其不害故謂之无咎 六五爻 蒙引一言一動无往而  
非中順居尊而能下人者也黃裳指其温恭接下處說人  
惟有中順之德以之處已則盡己之道以之治人則得人  
之心不為大善之吉乎 象 中順之見於外者搃名曰  
文此中字卽又本義克諸內之內字夫子由外而推本於  
內也 上六爻 臨川曰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



於陰故與陰俱稱血 雲峯曰初上取象小人之情狀著  
矣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于野之禍於其始曰龍戰于野者  
著堅冰之至於其終也 爻辭兩句氣脉不斷宜以正意  
總講而總繳爻辭為陽者不幸至此固為可惻為陰者至  
此雖能為人之害而不能為己之益蓋一以示陽當預防  
乎陰不可掩其惡一以戒陰當培植乎陽不可徒自傷也  
初爻著凌陽之漸於始上爻著凌陽之禍於終无非扶陽  
抑陰之意陽本屬氣今與俱稱血者陽衰也血本一色今  
欲狀其兩敗故曰玄黃 用六爻 雲峯曰坤安貞變而  
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  
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  
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

此主贊坤道  
之順言

文言章 傳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  
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  
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  
光大也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雲峯曰乾  
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所  
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利而亨亨

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 无專成曰柔柔之至者具  
有個剛在承乾而動氣至卽發更禁禦他不得此就无專  
成中能效用者言无作為曰靜靜之至者具有個方在承  
乾之施因物各付更移易他不得此就无作為中者有定  
則者言剛卽柔中之剛剛乃見柔之至耳方卽靜中之方  
方乃見靜之至耳 李西溪曰聖人恐剛字害坤之體故  
曰動也剛動其發用處 附程氏曰坤何以後得主利耶  
知始者乾也故坤不得而先施斷制者陽也故陰不得而  
專主居後有終得坤道之常矣故有所得而主利也 李  
陰山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  
而不應一以柔順為正承天之時而作成物以終其功則  
得矣

積善節 附不徒曰辨而加一早字蓋待臣子萌不肖之  
念然後去辨其辨已遲惟在自家身上辨其所積者果是  
善果是不善則慶殃分矣夫不在自身上慎其善惡之積  
而要在臣子上免其弑逆之禍豈可得哉弑逆之禍不當  
有而聖人特戒於初者甚小人之罪也而歸本於善惡之  
積其所以戒君父者深矣 直其正節 附直卽是正方



卽是義聖人特借正義二字形出直方之妙不分兩層无  
所回互之謂直指其動念處言也而本體原无回互直亦  
適如其本體而已故曰直其正也確然不易之謂方指其  
應用處言也而本體原自具裁制之宜方亦適如其裁制  
而已故曰方其義也此只據見成說朱子曰敬立而內  
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  
則非矣敬者心之主宰以敬存心則私意不容而內自  
直義者事之裁制以義制事則矯揉不作而外自方李  
陰山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乾  
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折衷首二  
句就六二已成之德說敬以直內三句是申成德之由不  
疑其所行是承上辭不習无不利不必推開用上說陰  
雖有美節節齋曰代天終物而成功上於天者地道也  
以數言之天數終於九不足於終代其終者地十也張  
中溪曰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於其分有所不敢也  
凡地之於天妻之於夫臣之於君其道皆當如是則得以  
陰從陽之正而能代上以終其事也下獨言地道蓋舉其  
大者耳天地變化節折衷通節重時字上四句辭雖



平意却重下二句變化舉一世氣化之全言變化猶通泰也蓋言謹指其當隱之時言 吳氏曰草木蕃者召南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是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是也 呂東萊曰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卽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強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雲峯曰六四與初六兩爻當合看初六首言人之善不善未斷之曰蓋言慎也六四首言天地之交不交未斷之曰蓋言謹也初當謹審毋縱夫微陰之長四當謹慎毋銜於重陰之時 黃中節 雲峯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卽黃中通理之君子也朱子嘗謂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大抵敬以直內則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裡如一是卽所以為黃中義以方外則凡事之來義以處之无不合理是卽所以為通理五之黃中通理本於直內方外故其正位也雖居於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二之直內方外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



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元所容其力矣 附中德在內  
无可名象特著通理二字以表其蘊通理黃中處自通理  
也通是曲暢旁通而仁義禮智无一不具理是條理分明  
而仁足以容義足以執禮足以敬智足以別井然不亂  
正位多不能居體以勢分在我易生驕亢也正位而能居  
體矜高自侈之意氣不形於動履之間為上之體宜如此  
也有此中德自能以此為居此正帝王執中之治 吳因  
之曰四肢事業皆管攝於中心心既中心之所管攝者何  
得不中其暢其發自不容已則所謂美在其中者原合身  
心貫德業以成其美者也蓋信乎其為通信乎其為理豈  
非美之至哉 暢於四肢溫恭遜讓形於威儀動作之間  
者篤實而有光輝也發於事業中和信順見於設施措置  
之表者情深而文明也 陰疑節 附張兩若曰為字嫌  
字皆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  
之類以抑其盛玄黃雜明陰之无利於亢陽玄黃分見陰  
陽定分終不可得而易聖人扶抑之義微矣  
屯元亨節 占也此條是聖人於卦之名屯者而詳示以  
濟屯之道也 揚誠齋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



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能動則才優於經濟固可以撥  
亂而反正險中則時值乎多艱尤當從容以觀變 曰元  
亨者許其有可濟之機曰利貞勿用有攸往者示之以善  
濟之道曰利建侯者欲其立能濟之人 彖傳 張中溪  
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 朱子  
曰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的意思天造草昧宜建侯  
而不寧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終不可道建  
侯使了須更不自以為安寧方可 附建侯之後尚有許  
多亨屯事業所當竭力輔真主以圖之不可如漢將一立  
更始使日夜縱情聲色也必如是而後可以大亨貞 象  
傳 東萊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  
正是君子經綸時節 臨川曰君子治世猶治絲欲解其  
紛亂亦猶屯之時必欲解其鬱結也經者先提其目為一  
而後分之綸者先理其緒為二而後合之 蒙引經綸者  
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  
立天道成地道平也俱從濟屯上說

六爻大旨 夫屯豈易濟哉无其志者既重發而喪其功  
有其志者又輕為以至於敗無才者既不足為天下用有



其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終不濟也三之欲  
往豈曰无志而輕舉妄動是實禍也上窮則變豈曰无時  
而委靡不振是自貽伊戚也五則時不利矣勢不便矣卽  
有連如班如之助而竟不足以相濟者矣必也其初之得  
民乎其四之求士乎此大難之不足平而屯之所由濟也  
初九爻 象而占也此文是聖人示君子處屯濟屯之道  
也 雲峰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  
於此文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盤桓卽勿用有攸往利  
居貞卽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  
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爻言盤桓  
主為侯者而言宜緩卦言利建侯而不寧主建侯者而言  
不宜緩也 象 此推初九利居貞之心申初九利建侯  
之意 雖欲開草昧之天下而一有不義則寧止而不為  
雖欲救生民之陷溺而一至失身則寧舍而不顧此所以  
利居貞 六二爻 象也此文是聖人於屯之六二而著  
其始睽終合之象也 雲峰曰屯如以時言塞而未遽通  
也適如以遇屯之時者而言回而未遽進也 蒙引今人  
所處往往有心知其非是而却不得他來意之勤遂至顛

倒了事者故曰匪寇婚媾益以見女子貞之難也此女子指六二言不字者不字於初也乃字者乃字於五也柔順中正故也象上二句以勢言下二句以理言重下二句六三爻象而戒也此爻見濟屯者不可妄行以取困也雲峯曰卦下體震震動也初九利居貞猶戒其輕動六二貞不字則喜其不動六三不中不正妄上无正應而妄動取困必矣故有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幾者動之微六三五體艮聖人於其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懼之曰往吝戒其動也

象雲峯曰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以從禽句是貪之甚見不度之由往吝窮句是困必極見當舍之故六四爻象而占也婚媾占之象也此爻是聖人因六四才不足以濟屯而教以求賢之益也象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志之地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此贊六四求賢之智也九五爻爻而占也此爻是人君內無可恃之人外有方張之敵大勢已去而不可為者也象存疑有膏而不得施故曰施未光非膏澤得施但未光大也六四才无可為得賢自



輔猶足以濟屯九五才堪有為輔相无才則終於不濟人  
才之有關於國家興衰也如此 上六爻象 象也此爻  
見人之處屯既不能脩德又不能親賢最可懼也 東萊  
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  
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  
班如泣血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  
若不變而為治卽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  
蒙亨節 占也此條見蒙者之得亨由明者之善教也

雙湖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主在坎九二一

爻此長子代父長弟代兄之象民為少男方有待於開發  
此屯蒙次乾坤之義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  
天地既位君師立矣 待其我求而發之則相信之深一

自重而不狂  
教迎機而不  
輕教

投而卽入待其誠至而發之則求道之切一啓而卽通此  
蒙之所以得亨也利貞者養之以正啓其良知良能之天  
克其仁義本然之善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閑其私邪以  
養其德性奸聲邪色不入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  
務使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所行皆正道則習與智長  
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聖賢同歸其為利无窮矣 彖傳

以剛居中剛  
則教之有以  
故能告中則  
教人有節故  
告不徒告

首節釋卦名義見蒙之所以為蒙次節釋卦詞見蒙者之所以得亨 朱子曰山下有陰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只是心下鶻突 蒙引內陰外止如人內中已自忤捏不自安外面動止却又窒碍生滋 馮厚齋曰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於其五陰之暗時而發之无過不及所以亨也 雲峰曰程傳云亨道即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蓋蒙豈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耳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五之志未與二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以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東萊曰須要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又曰再三瀆是蒙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



果行則利否  
外而德益有  
所資育德則  
裕吾內而行  
益有所本工  
夫有內外元  
先後是動靜  
交相養之道

入於擬議推測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傳未

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

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全重蒙字

發揮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久則習若

固有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見偏持於內異說反鑠於

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人皆知學當為聖人亦皆知聖學

不外於正却不知養正於蒙終是聖功

山下出泉節 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

以決也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

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蔡氏曰果行育德固君子之所以

養蒙而正者又果行育德之要也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

非吾之所為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之所為德故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六爻大旨 蒙昧也為蒙者責得師友之助發蒙者責得

剛柔之中六三見棄於師友者也六四自遠於師友者也

六五統心以聽於師友者也故有童蒙之吉初六昏昧而

違乎師友者也故有刑人之用九二發蒙而得中者也故

為克家之能上九治蒙過剛者也故為擊蒙之象觀此則

發蒙者施啓  
迪之方以矯  
其氣質之偏  
敷陶鑄之術  
以開其心術  
之蔽

蒙者發蒙者其得失概可見矣 初六爻 占也此文見  
養蒙之道貴寬嚴並用也 龜山曰蒙元知也告之而弗  
喻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記曰夏楚二物收  
其威也書曰朴作教刑是也 象 此申初六發蒙之嚴  
者正師道之當然也法字初字宜玩蓋法正而後教行慎  
初所以保終也 九二爻 就本文上說占在言外此文  
是大臣掌邦教之善而盡司教之責者也包是涵育意兼  
善惡言納是有教无類就惡邊言末一句總承上說 包  
蒙者隨材造就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跂而及而脩道  
之教立納婦者兼收不遺愚者可以進於明柔者可以進  
於強而曲成之教彰 雲峰曰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  
納六五一陰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  
揚誠齋曰五求二二非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  
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  
非功也 象 此申二之能克家者以大君任之專也  
存疑雖云剛柔接然重在五應二一邊彖傳志應亦然蓋  
士不枉道以求合君當屈己以下賢也 六三爻 占也  
此文是聖人示人以不屑之教誨也 二納婦三勿取女



與傳合

元正應非元  
應也陰不得  
陽以為正應  
也

純一未發取  
其純一元為  
之心也吉兼  
德業言

見質柔者猶可教而暴棄者難與入道也取象於取女者  
蓋以不正之女中士羞與為婚不正之士中士羞與為友  
一也 象 此原六三所以不可教之由也 附紫溪曰

蒙卦凡三言順五之順在從人上之順在禦寇若為利欲  
所誘則本性之拂逆多矣赤子之心順乎性者也利欲之  
誘逆乎性者也 六四爻 爻而占也此爻見不可无師  
友之益也 張中溪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降師親  
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於困則吝矣 象  
此申六四之終於蒙者以其不能親賢也 張彥陵曰剛

明之士有實德足以開發人故陽稱實夫惟遠實而蒙始  
困矣孰使之遠哉大凡人情狎則相近畏則相遠聖人提  
出一獨字以振其耻 六五爻 象而占也此爻見人君  
至誠任賢則治可成也 龜山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  
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  
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惟童  
蒙乃吉 象 傳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此  
言六五能純一用賢之意 順以巽是一真不鑿而能安  
意以受教多欲未萌而能舍己以從人 上九爻 爻而

為寇寇在我  
禦寇寇在人

戒也此文見治蒙過剛者亦當知戒也 雲峯曰本義釋此文與九二爻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為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為外物之所誘惟為之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雖過於嚴乃為得宜故曰利禦寇 莆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上兩爻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象 此中上九過剛禦寇則利之意也 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是為蒙養之正而教得其道矣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則遠困蒙之羞而學得其道矣下之順也

需有孚節 本象以著占也利涉占之象也此彖辭是言人君處需之道不外乎誠與正而已 孚貞是一節的骨子揔是能需安此而无欲速期望之心為孚守此而无行險僥倖之事為貞兩平看光而且亨根孚來就心上說吉而且利根貞來就事上說吉則所包者廣利涉獨舉最大者言 傳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得亨通得貞正而吉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附



此詳與彖  
傳合

紫溪曰：需卦是聖人涉世學問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  
得到乃所以能需處一真為主萬感不入光亨者樂天知  
命故不憂也貞者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故不特安常處  
順坦然自如卽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無入而不自得矣  
何利如之 彖傳 首節以卦德釋卦名義全重在能需  
上看不陷者不冒險而進也其義不困窮句輕剛健而不  
陷自不至於困窮搃見能需意二節是釋孚貞利涉之義  
就治道上說位乎天位句本輕然必以天位加正中之上  
者正以見有位而能需也 正屬事上什貞之義也中屬心  
上什孚之義也要補出光亨與吉字正中二字只就需發  
揮不宜泛講有功須根不輕進來就濟天下之險說无妨  
附陸君啓曰：剛健之人氣厲志猛本是愁他犯難而此卦  
却能需而不陷則无困窮之義是喜他剛健而不陷非謂  
剛健故不陷也玩而字語氣可見 附點出位乎天位一  
句見得人之能需的多是勢不在我位乎天位則勢足以  
自逞却有中正之德正則發於治者規模弘遠而急遽欲  
速之謀不作於其事外焉一純王之政也中則存於心者  
中心无為而好大喜功之私不作於其念內焉一純王之

與常解異

心也此其所以孚貞而能善其需耳

雲上于天象 存疑非教人飲食宴樂也明其无所為耳  
為學者致知力行工夫已做了无容復為若夫學業之成  
則不容惡惟當待之耳孟子勿忘勿助即此意也為治者  
紀綱法度治道規模皆已脩舉无容復為若夫治道之成  
則不容惡唯當待之耳夫子必世而後仁即此意也

六爻大旨 需之道孚貞畫之矣六爻吉凶異義惟視能  
需與不能需固不全係陰之近與不近初以用恒而无咎  
二以剛中而終吉四以柔正而出陰五惟貞固而效臻此  
非孚貞而得者乎若上以資人而濟險則孚貞取諸人者  
也三以致寇而取災則孚貞无諸己者也隨其所取處以  
為吉凶而要之孚貞之外无他道焉 初九爻 象而占

也利用以下本象以著占也此文見去險遠者能需而不  
變則不陷於險也 雲峰曰國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  
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于門于宗而後于郊近而遠也  
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 恒字即孚貞二字需  
之時寔能需為恒豫之時不溺豫為恒益之時不求益為  
恒 象 此中其得處需之道也 傳君子之需時也安



既曰災在外  
而又以不敗  
為言聖人憫  
其陷溺而高  
莫其悔悟也

靜自守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其常也 九二爻 象  
也此爻見近險者有德而能需斯不陷於險也 雲峰曰  
初最遠坎利用恒乃无咎二漸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終吉  
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惡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  
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下體乾九  
二衍在中卽乾九二寬以居之也 象 此申九二有能  
需之德故得以遠其害也 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  
之衝易以震撼卽是非口舌險於風波要之求全之毀无  
損於日月之明耳衍在中者此心寬然无入而不自得譽  
不加密毀不加踈終之所以得吉者以此 九三爻 象  
也此爻見无德而不能需斯陷於險也 雲峰曰需與漸  
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內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  
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干于磐于陸由水際而  
平原平原非鴻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需之三遇坎而  
曰致寇至漸之三五坎而曰禦寇禦寇者艮剛而能止致  
寇者乾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險何嘗迫三三  
惡於求進自迫於險云 象 丘建安曰象以自我釋之  
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此申九三之近險當盡預防之

道也 六四爻 象也此爻是德足以出險處既危之地  
而有善處之方也 蒙引剛者能需六四是柔亦得出自  
穴何也曰剛有善惡柔亦有善惡如初之陽剛二之剛中  
皆剛之善者也故能需若三之剛而不中剛之不善者也  
故不能需而致寇至如六四柔而得正又柔之善者也故  
能需而出自穴若上六柔居陰極无復有需矣剛之能需  
猶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猶坤之順而知  
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而非牽強  
之說 象 原四之能遠乎害者以其有能需之德也  
雲峰曰三能敬則雖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  
險而可出敬與順同處險之道也 九五爻 象而占也  
此爻見人君久道自足以化成也 朱子曰需只是待當  
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個待的道理然又湏是正方吉  
象 此中五之無為而治者本於君德之純也中則心不  
偏而无計功謀利之私正則事不邪而无好大喜功之為  
上六爻 象而占也此爻是无救險之才聖人教以求濟  
於人以出險也 雲峰曰外卦坎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  
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於險故



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陰之終惟入於陰而已  
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於陰非意之來敬之終  
吉君子未嘗元處陰之道也

訟有孚窒 本象以戒占也此歷示人以處訟之道也

有孚窒作一頭註所謂必有孚辨之事也惕中二句作一  
改利見二句作一改此四者註所謂隨其所處以為吉凶  
也中字還指可止則止說必言惕中者蓋訟之事惟懼乃  
能中也終訟與利涉何以辨終訟還是有孚而見窒者以  
求全勝涉川則是有孚見窒之外生事以求必勝也 胡

潛齋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芮之相遜  
是也終凶雍子納賂而蔽罪邢侯是也 上剛下陰彖

雲峰曰上下以分言本不當訟上剛以勢陵下也下陰其  
情始不可測矣以一人言內陰而外健以二人言已陰而  
彼健也 晁嵩山曰上以剛陵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  
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陰  
而外不健未必能訟 傳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  
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又居陰陷之  
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又曰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

俗辭以剛來  
有能訟之資  
非是

此說主訟者  
高中正與利  
見二字切

極其事成謂窮盡其事也 楊氏曰虞芮之訟田必欲見  
文王故其訟之理決鼠牙雀角之誠偽必欲見召伯故其  
訟之理明

天水象 此教君子絕訟端之道 雲峰曰凡事有始有  
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絕終與中  
不必言矣 項平菴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  
坎本同氣而生也一動之後相恃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  
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  
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七筓之間  
蘓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王龍溪曰此卽臯陶期元刑孔子使无訟之意謀始之道  
非但慎交結明契券陳禮以教之象刑以示之辨上下定  
經界使其安分而无爭知耻而能讓皆此義也  
六爻大旨 訟也者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處訟之道一卦  
之彖辭已備矣讀初二三四之爻而所謂惕中之吉足徵  
也讀五爻而所謂見大人之利足徵也讀上九一爻而所  
謂終凶與涉川之不利足徵也訟者而觀此也能无翻然  
以思省耶然上苟有元吉之君則初之訟可以元永二四



需小有言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小有言我不能不小有言也蒙引以小有言為小有所傷與需九二同

之訟可以不克三可以食舊而守貞卽終訟如上而終不得逞焉是使民无訟者其權尤在於君此清源之意也

初六爻 爻而占也此聖人因其訟之不长而與之焉

雲峰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

訟也又曰終凶者上九在訟為終在人為不終終吉者初

六在終訟為不終在人為有終 誠齋曰六以才弱而位

卑才弱者有慙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

微愬而不敢於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輟小言則

易釋所以終吉 象 此申初九所以不可終訟之意不

可長以理言全節一氣說下 九二爻 象而占也此文

是聖人於理勢之俱屈者示以退讓之益也 雲峰曰九

二九四皆以剛居柔故皆不克訟但九四居健體之初非

能用其健者九二為陰體之主則本欲用其險者但以九

五勢不可敵故從而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

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无咎焉爾 象 此申二爻之自

處卑約者以其犯分之自求禍也上下泛以尊卑言 六

三爻 爻也此文是聖人於六三之柔勉以循分而戒以

越分也 雲峰曰食舊德位必稱德而居故寧德過其位

謂 不克訟者不求勝於訟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毋位過其德會必稱德而會故寧德浮於會毋會浮於德  
九二邑人三百戶會之最約者也二剛健本欲訟者能退  
處於分之小僅可无肯三陰柔本不能訟者能安守其分  
之常雖厲猶吉謂之貞者守常則為貞不守則非貞也  
徐進齋曰聖人於初三兩柔爻皆係之以終吉之辭所以  
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  
者終凶矣 紫溪曰會舊德者安於分之所當得不與人  
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  
蓋人臣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能忘競於利祿易忘競  
於功名難故聖人因訟而并示其訓 象 此申六三之  
才弱惟因人可以成事也 九四爻 爻而占也此爻是  
訟者之善反聖人深與之也 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  
為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  
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 雲峯曰九二讖時  
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  
聖人不貴无過而貴改過又如此 象 此舉四爻之能  
改過者而與其復於无過也 九五爻 占也此文是聖  
人於德位之君而深幸訟者之得其平也 李惟孝曰張



中溪謂訟獄之歸舜虞芮之質文五爻有之然則有訟无訟无往不可正中正之謂也 上九爻 象也此爻是聖人於人之健訟者而必著其終凶之理也 錫帶偶出於或然見其始必無取錫之理終朝不免於三禡見其終有必敗之時 象 此於健訟者而深致鄙之之詞 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至於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禡 師貞節 占也此見人君用師之道貴得正而得人也 龜山揚氏曰自昔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族黨比閭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主將帥象也 雲峰曰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險之一體與師動衆尤其最險者也 貞以師出有名言若湯之誅君吊民武之取其殘是也 丈人以才德之老成言若鷹揚之尚父元老之方叔 趙克國郭子儀之持重皆是也 師衆也彖 前彖辭專以君用師言此彖傳通以將帥師言正字只就有名之師言勿兼節制意行險而順方以節制言 朱漢上曰周官自五人為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人為師衆之義也 李

順者不為暴  
唐秋毫元犯

西溪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  
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徐氏曰不剛則无威嚴而不足  
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  
亦不能有成功此師所以貴乎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  
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師所以貴乎行險而  
順也 王童溪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傷財所謂  
毒天下也

地中有水象

此君子體師之象而有寓兵之政焉 陰

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此得古人封建之法 劉

習靜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

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而用之於有時之日

此衆即此兵民也 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

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

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於六卿弗謂

軍將藏於六卿弗謂將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

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此

正寓兵於農之意况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

將則畜將不為不預何待刻畫兵符而明示以毒天下之

容民即所以  
畜衆不可作  
兩截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具哉唐之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  
農於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為患與  
六爻大旨 卦以二五為主二大將之統眾者初三四皆  
其副也五大君之命將者也至上則功成而行賞矣師出  
以律有制之兵也冒進而取敗元能之將也見險而不進  
堅壁之將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見人君任將之當專而  
擇將之當慎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見人君賞功之貴公  
而用人之貴慎也 初六爻 戒占也此爻是言行師之  
道當謹其始意 只就師之始上論个行師的道理非節  
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 李西溪曰甘誓攻右攻  
左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  
不可亂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  
可以為師也 象 此申初之當以律而不可苟也 九  
二爻 爻也占在其中此爻見九二德足以成功權又足  
以專制所謂剛中而應也 在師中言无咎就本文說王  
三錫命句就應爻說三錫只是恩禮優渥有加元己之意  
須知此是寵任為將非褒功時 象 此原將之所以立  
功與君之所以任將也 連安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

承天寵卽是  
王三錫命上

重承字下重  
錫字

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

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雲峰曰爻言王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也

六三爻 爻而占也此爻見無老成之才德者必有敗亡

之禍也 六四爻 爻而占也此爻見識勢之將能全師

而退也 誠齋曰善戰者不必戰以守為戰亦戰也善戰

者不必進以退為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

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於何有 象 雲峰

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六五爻

象而占也此爻言用兵不可不正而任將不可以不專也

誠齋曰河曲之戰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

為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无咎者譽自彼生端不在我何咎之有只才氣老成者便

是長子新進不經事者便是弟子 象 此申六五任將

所以宜於長子而不宜於弟子意 上六爻 爻而占也

此見人君論功行賞之典不可混於所施亦不可濫於所

施也 朱子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

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

長子即丈人  
自眾稱之曰  
丈人自君稱  
之曰長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



六五於天下  
有事明乎任  
將之權為天  
下平禍亂上  
六於天下元  
事明乎賞功  
之典與天下  
共太平

武能用此義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  
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丘建安曰初言師之出上  
言師之旋至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  
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 開國承家所以優  
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所以御才  
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意 象 雲峰曰王三錫  
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懷邦亂邦大  
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 陰山曰  
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行賞无所不  
載雖後世兵書之煩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况於論王者  
之師比之後世奇謀之書奇正甚遠為王者不得已而用  
師又何必捨此而他求哉  
比吉節 占也此聖人於卦之名師比者而示以比天下  
之道也 雲峰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  
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吉乃上下相比之占統言  
之也元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為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  
寧方來指上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來者自  
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

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

蒙引元永貞皆自君道言之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而不貞者如唐元宗始也勵精為治非不元善也開元之末恣情極欲以稔元窮之禍此是元善而不長永者又如漢文帝恭儉德化二十年如一日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永矣然一則黃老之雜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一則剛毅不足時為小人所遷惑是能元永而未能正固者也是皆未免有咎也有咎者德皆未能稱人之比也 比吉也彖傳 此釋比之名辭見君民相比之有道也首節釋卦名 取卦體以下比上之義次節釋卦辭取卦體以德比下之義上重民言下重君言 首節下順從句只指臣民比君言上下應以臣民比君之德言從者見分之不可逃順從者見情之不容已

地上有水象 雲峰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无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 吳因之曰侯矣而无以親之則吾與諸侯先自間隔彼又安能曲體吾意而忠心盡慮合天下以為一體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所以比天下



之大機顯比所以比天下之大道 蒙引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六字是一串意不是兩平意

六爻大吉 上二爻皆言比於人者也初二三四皆言比

人者也比於人者貴公而不貴私比人者貴正而不貴邪

五之顯比其堯舜中天之治乎上之无首其桀紂昏亂之

時乎此比於人者所以有吉凶之異四之外比以正其臯

夔稷契之佐乎初之有孚比之二之內比以貞其若工若

采之儔州牧侯伯之選乎惟三之匪人是離兜之朋類而

已故曰有傷 初六爻 吉也此文見比人者不可以不

誠而存誠又不可以不至也 朱子曰孚有在陽爻者有

在陰爻者蓋伊川所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也 雲

峰曰初六不與五應故曰有他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

有他皆指非應而言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許其

有他至之吉也 存疑夫與人相比者多事外貌而比之

初相信未久又恒情之所不敢委以腹心也故聖人發有

孚之象言與人初比也內有誠心不事外貌而有孚焉則

无咎矣若自此積之自事上接下事親交友凡一切待人

接物无一不出於誠而克滿積實焉則誠能動物信以發

通節只因初論其理如此首二句畧淺下一句更深一步孚信之在中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志將來有他至之吉不止其初比之无咎矣 象 傳言

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人未有始焉不誠而終能

繼之以實者始能有孚則卽此一念之誠可以知終身之

節概自此積之終必有他吉矣苟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

六之凶由无首也 六二爻 爻而占也此聖人於人臣

之不枉道者而深與之也 雲峯曰初不係四之應而五

應之故曰他四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

五正應故曰比之自內 象 此卽二爻之進而明其內

不失已也 比非其正則其失也非人累之乃自失也若

二比之得正則不自失其身矣 六三爻 爻也此著其

因之失親也 劉三山曰承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

之隣學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象 此補爻

辭所未發所以深警乎人也傷是痛憫之辭君比小人禍

及社稷臣比汗君災及宗族士比燕朋辱及身心匪人之

傷自取之也 六四爻 爻而占也此爻是大臣之乃心

王室勅忠宣力者而深與之也 二曰自內謂由己而不

苟於比上也四曰外比謂親上而不私於比下也 象

此申六四之比君惟以自盡其分也 九五爻 爻而象

文之外比所 以親有德也 象之從上所 以明有分也

時說有以內 字作家倫的 所蘊自內是 出我之所養 以事君說

文之外比所 以親有德也 象之從上所 以明有分也



占也此於比之九五而深與其无心之化也 雲峰曰諸

陰爻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為陰之所比也此

易近於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於天下而无私三驅

失前禽此成湯祝網之心也師比之五俱取禽象師之田

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皆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

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存疑楊氏解王者

之民皞皞如曰王者如天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此最可玩

味顯比氣象夫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初非有心於利

之使民喜也因民之所惡而去之初非有心於去之而使

民忘怒也此其道不甚光明正大乎若有心於利民而使

人喜有心於殺民而使人忘怒則隱伏回曲闇昧褊窄而

非王者大公之道矣 象 此中五爻之義以純心而弘

化者也 正中俱以心言正則无矯拂之念中則无偏私

之係中心恬淡而无欲故能顯比而得吉舍逆取順正是

正中之作用 上六爻 象而占也是言人君无德不能

居上比民之意 雲峰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為首无

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終又曰卦辭惡其後爻辭惡其无

首蓋其才既不能高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其凶同耳

舍逆取順是  
表王者顯比  
之心邑人不  
誠二句是著  
王者顯比之  
化

小畜亨節 占而象也此條是卦以小畜名者著其陽之  
可通而幸其陰之未行也 胡氏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  
儉人終不能自止其進以此知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  
畜 雲峰曰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  
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尊陽也陰之  
畜陽惟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力能制之故陽之亨自若  
也小過六五爻辭與此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以一陰畜乎  
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兩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乎二  
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兩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  
不及不許小者之過何也 易固為尊陽作也 朱子曰易  
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  
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  
謂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張南軒曰凡百君  
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擾係之大事將成就小物得以邀  
阻之皆小畜也 彖傳 首節重得位字見所以能畜陽  
也次節釋陽之所以可亨剛中者眾君子居中用事也三  
節釋陰施之所以未行重尚往二字 雲峰曰曰剛中而  
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



位而施亦可行

風行象 程傳曰君子之所蓄聚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

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方之而

義為小也非曰君子不能大畜也亦當小畜之時如此

六爻大旨 此卦以陰畜陽下三爻皆以見畜於人者言

本皆欲上達者而其所守不可以不正初剛正二剛中故

皆不為所畜三剛而不中故不免為陰所畜初二之象曰

其義吉曰亦不自失者與之之詞三曰不能正室者罪之

之辭此下三爻之大旨也自乾三爻而觀則六四獨為陰

柔小人自巽三爻而觀則三陽皆為強暴所當畜者也隨

爻取義易之不可為典要也如是然其畜三陽之力則貴

於多助四有孚而得二陽之助故可以免傷害憂懼而无

咎五以孚富而兼上下之助故得以成畜乾之功而无難

至於上成九則畜極而成非復宥雲不雨之時矣 初九

爻象 爻而占也此爻是聖人於君子之始進以正者而

深與之也 雲峰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

蓋在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為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况

初以陽居陽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

懿文德是就 人事中覓一 件來配小畜 之象不是說 君子之學專 要懿文德也 風行天上造 化之小畜懿 文德人事之 小畜 凡曰元咎是 補過獨此曰 何其咎是快 之之詞

始與之比者  
私交也繼與  
之爭者血氣  
也皆剛不中  
之故也

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義當吉也 卦以陰畜陽為義爻

以自立不畜於人為道初之有道二之牽復則知所以守

道自立而不為陰所畜也三之脫輻言不能自立而阿附

從人故為陰所畜也 九二爻象 爻而占也君子見阻

於人以善類之交未合人得乘其間也二能與初牽連而

復則去邪歸正不屈折其平生志義相先在中行而獨復

吉之道也 在中即剛中也亦字本牽字來不自失即初

何其咎也 九三爻象 象也雲峯曰大畜九三曰日閑

輿衛則利有攸往小畜則曰輿脫輻何也大畜以艮畜乾

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三與艮一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小

畜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為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 初以

得正而復自道二以得中而牽復三以不中而脫輻可見

吉凶皆在已而不在人 六四爻象 象而占也此文見

大臣之遇暴能以誠感人之助而可以禦之也 雙湖曰

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拒而止之必為所傷然以

由中之信依附之上二陽與之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血

去惕出而无咎矣 志是四之志惟四有孚能致二陽與

之合志以畜乾也 九五爻 爻也此文是人君有德有

之合志以畜乾也 九五爻 爻也此文是人君有德有

之合志以畜乾也 九五爻 爻也此文是人君有德有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勢足以結人心而同力禦暴也 雲峰曰攀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故三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皆巽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攀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无吉占之辭聖人言外之旨可見中孚九五亦言有孚攣如者蓋異體之交而此則同體之合也 上九爻 象而占也此聖人於上爻之陰畜陽者而各致其戒也 雲峰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為陰言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為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為陽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 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於其初也既曰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

履虎尾節 占也虎尾啞人占之象也 以兌遇乾此履之危者以和悅躡剛強此為履之善者伏羲以其危而命名文王以其善而係詞 蒙引履虎尾大凡臣事剛君及同僚朋友長上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皆是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為有危機所伏處卽是虎尾也不啞人就是得

遂其進處蓋履字內有進了故曰亨參義曰虎噬人者也然以和悅履之則不見噬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卑遜何往而不亨乎行於強暴則強暴服行於蠻貊則蠻貊化行於患難則患難彌皆和悅之效也然和非阿容也悅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 彖傳 釋卦名一頭釋卦辭兩脚卦德有履危不傷之善所以為亨卦體有居尊有為之善亦所以為亨故併及之 末節是別取一義以釋履亨不復粘着履剛之意

上天下澤象

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

僭踰故財用易給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鄉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類不足以旌別貴賤既无定分則奸詐攘奪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 定民志卽在辨上下內莫分兩截 蒙引辨上下要說得使各當其分意民猶人也兼上下不專謂庶民辨上下定民志則以諸侯而請隨與繁縷者无有也以大夫而僭八佾者无有也以市井而僭王公者无有也如後世之庶人帝服倡優后飾者盖無有也



六爻大旨 達之所履者不離道初是也窮之所履者不  
失義二是也三以剛履乾而致凶四以柔履乾而終吉五  
自恃其所履者故雖貞而亦厲上自考其所履者必至善  
而後吉 初九爻 爻而占也素履卽居仁由義堯舜君  
民之學術也蓋履屬平日今則率其素履耳所謂不變塞  
是也 象 獨行願初之願不在富貴并不在功名專欲  
致治澤民以行其行道之願也此其往不徒往而必素履  
而往也 九二爻 爻而占也此爻是君子不得志獨行  
其道者也履道以身所行言坦坦以心所存言 存疑雖  
在物外然不履道而非理妄為鮮不及矣欲坦坦不可得  
也故必履道然後平坦順理則裕為善最樂皆此義也  
象 此申二爻不動於欲者由其德足以自守也心字用  
在不自亂內不可以中字當心字 六三爻 象占而象  
也此爻見无才德而肆志自暴卒自敗也 雲峯曰行不  
中則跛歸妹初九但曰跛不中也視不正則渺歸妹九二  
但曰眇不正也履六三一爻並言之者惡三之不中且不  
正也 雙湖曰或者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  
多是寬和仁厚的人陰類多是勇敢剛暴之人陽主生陰

夫履則有主  
張太過之失  
而无持重周  
家之意才既  
傷於所恃禍  
必生於所忽  
故雖正亦屬

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也 象 爻以位為志三  
志剛所以觸禍四志行所以避禍 九四爻 象也此爻  
是大臣處危地而能敬以得君也 三四皆履九五之後  
其處危地同也三之才弱而用之以剛不量其力而強所  
不能是自求其禍也四之才亦弱而用之以怯存心以恐  
懼制變以和悅是自求其福也以是知人之无才非所患  
惟不自知其无才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象 此申四之  
能得君者而與其可以行道也 九五爻 爻而占也此  
爻見人君恃才之不可過也 夫者以我之所行皆是不  
加思而必行之者也彖傳是因其有德位而善之爻詞是  
恐其恃德位而戒之 傳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  
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  
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  
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  
苟專自任猶為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 雲峰曰在下者  
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  
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夫履二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  
之夫則雖正而危戒之也又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



吉山福福皆

人所致與共

求端於天

若反求於己

故以之曰吉

惟其自恃所以自法 上九爻 占也此文是示君子以

考終之道必盡善而後可以獲福也 徐進齋曰履至上

九履道成矣降祥在天不必考之於天惟視吾之所履何

如耳使其動容周旋之際无不合禮則必獲元吉 雲峰

曰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

未善皆非大善而吉也 又曰吉所以為慶元所以為大

象 此中上爻之善終者而著其獲福之際也 在上二

句不虛又是以人而驗之天象是自天而推之人

泰小往大來節 卦而占也此條卦名以氣化言見天道

之泰卦辭以世道言見人道之泰所以深為君子慶也

註中天地交而二氣通非尋常春夏時乃貞元會合之謂

雲峰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惟泰卦

為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等然

後為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

而泰否適當其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 子瞻曰陽始於

復而至於泰泰而後為大壯而後為夬泰之世不若大壯

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

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盡勝必欲斥而逐之使之窮而无

吉是得遂其  
進可長得行  
其道

往來內外字  
須看得活信  
而任之則為  
察為內疎而  
遠之則為往  
為外



二氣之通必  
通於萬物之  
通見之故本  
義曰二氣通  
而彖傳曰萬  
物通其於一  
也

所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

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无措此泰之

所以為最安也 彖傳 此條是舉名辭而推廣其義非

釋名辭也 分造化人事講天地交四句照泰看上二句

造化之泰下二句人事之泰內陽而外陰數句照小往大

來吉亨看上二句造化之小往大來下四句人事之小往

大來 丘氏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

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

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

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

馮厚齋曰泰否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

天道明人事 健順是陰陽之德然最難體認看來陰陽

二氣各有性格如乾確然示人易可見其健坤隤然示人

簡可見其順然易簡健順以不可相无之陰陽言內健外

順以淑慝之陰陽言此順是不好的順當即此類推矣

天地交象 節齋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

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

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不及如分四時別九土定五倫



於渾淪中裁截成就得分明而使无所過此財成天地之道也用天時因地理秩人倫於未成者扶助補益得盡善而使无不及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道者氣化自然之運宜者事理當然之宜天地之立君以為民也然曆書未作民莫知春夏秋冬疆理未明民莫知東西南北四時辨矣猶未知宜耕而宜耘五方明矣猶未知宜黍而宜稻財成焉而使民咸明之輔相焉而使民咸用之是聖人為造化者皆所以為生民計也民得其所世道於是乎泰矣是元君后致泰之道乃天地人君相頌為功者非人君能自為泰也不可作保泰說

六爻大旨 五主泰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之所始由君子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為之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已極而雖貞亦否天之能勝人也 初九爻 象而占也此文是慶君子之同升而道可大行也 雲峰曰拔茅如在物為相連之象以其彙在人為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

子為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鄰小人與  
小人為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在四四不曰吉初曰征吉  
者易為君子謀也 象 揚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  
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九二爻 占也此文是示相天下  
者治泰用中之道也 蒙引包荒四件俱要兼處人處事  
言包荒雖與馮河對不遐遺雖與朋亡對其實四事各有  
个中行非合二者而言之乃為中行也蓋不能含容非中  
也當斷不能斷亦非中也 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  
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然析而言之一事有一事之  
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 包荒者待人以恕處事以  
寬然使一於包容適以養天下之弊故又有罪必誅有弊  
必革而用馮河不遐遺者舉未用之人才行未成之政事  
而不遺忘焉然或昵於朋比非為示天下以至公故又於  
賢所當舉者不牽於黨與於事所當行者不徇於私利而  
朋亡則剛柔相濟而輕重不偏克合乎此文中之道矣  
象 存疑光大是推原所以得尚中行處主心言不光則  
暗於義理昧於時勢但見凡事可行則行安知其當包荒  
而未可遽行但知目前可以苟安元事安知當奮發振作



但知目前既安且治可以无事乎遠圖安知當不避遺而周乎庶事但知朋比為我之私人安知彼為吾黨而當去故光則明足以照而知當包荒云云不大則局量褊淺規摹狹隘凡事惟欲速成安能寬容而停待凡事惟守常因循而已安能奮發而改作凡事惟苟辦目前安能有深遠之慮煦煦姑息而已安能絕乎私愛故大則氣足以有為能包荒云云言包荒則下三者在其中 九三爻 戒占也此爻是聖人當世運將否而示人以保泰之術也 无平不陂二句就天運言否泰之會危之之詞艱貞以下就盡人事以回天運言戒之之詞 雲峯曰陽居於內為平往而外則為陂陰出於外為往返而內亦為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况九三將過於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危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亨矣 徐古為曰平陂往復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語之天運以為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也 象

雲峯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 六四

爻 爻也此言小人並進之易所以警君子也 初曰以  
其彙征吉為君子幸也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為君子危  
也不富以力言不戒以心言 象 此見小人之伺君子  
者密而君子防之不可踈也 六五爻 象而占也此爻  
是虛已求賢可以成保泰之君也 臨川曰泰卦互體及  
卦變皆成歸妹卦故以歸妹為辭按京房載成湯歸妹之  
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  
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或  
乃遂指帝乙為湯而謂非受辛之父者惑矣 象 此推  
六五保泰之善者惟其純心以用賢也 上六爻 象而  
戒也此爻是聖人於人君國運之傾既示以當安靜以保  
之而復咎者不能未然以防之也 徐進齋曰古之人君  
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至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  
播告之脩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  
知此爻之義也 象 爻之復隍大半歸之天運此全歸  
之人事

否之匪人節 卦而占也 進齋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

後言吉亨是以天運而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



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而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  
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彖傳 臨川曰天地之氣  
交則萬物發達而生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抑闕而死先  
王建邦以分治天下之民民之情上通於君則天下治而  
為泰若君心不下達民情不上通是上下隔絕不交天下  
雖有邦與无邦同矣所以為否也

天地不交象 此著君子值時之否而有用晦之道也  
項平菴曰儉德辟難不與害交也不可禁以祿不與利交  
也不可禁言不可得而禁非戒其不可也 丘氏曰如坤

之六四括囊无咎卽儉德辟難也乾初九之遯世无悶卽  
不可禁以祿也

六爻大旨 否之六爻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  
人之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而每為之致其戒焉  
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故曰  
疇離祉曰休否吉曰傾喜而每為之致其幸焉扶陽也  
二五之爻皆以大人言之蓋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當儉  
德以避難故守否而亨以大人而處九五之時當乘時以  
有為故休否而吉然則休否之大人卽亨否之大人也前

小人之真者  
不足畏而其  
不純乎小人  
者最可畏故  
大人不可自  
失其守

日不能守否今日安能休否乎 初六爻 象而戒也此  
聖人於小人類進之始而示以反正之善也 丘氏曰彖  
辭以貞屬君子初六以貞訓小人所以為小人謀即所以  
為君子謀也 蒙引小人之惡未形猶可冀其從善若其  
已著則難矣小人之進已不可遏而小人之心庶或可回  
蓋人性皆善而无惡惟溺於惡則惡矣若反於善則善矣  
只在吾心一轉移之間耳然此豈惟其一身之舍惡從善  
為可喜抑使世道不遂入於否而蒼生猶得享其利此尤  
為可賀之象 志在君使有不害君子之意蓋小人志  
不在君惟圖一身富貴故恐君子進而在己失其權所以  
欲害君子惟志在君自知所以成君德而輔君治者非君  
子不能豈有害君子者哉 六二爻 爻而占也此爻是  
聖人堅小人從善之心教君子守身之道也 雲峰曰初  
之惡未形故不稱曰小人至六二則直以小人稱矣泰辭  
曰吉亨初爻辭亦曰吉亨否之初猶可轉而為泰也二曰  
小人吉大人否亨於是乎成否矣曰大人否亨者見得否  
者君子之事小人固无所谓否也大人不可以其包承於  
我而自失其守大人之身雖否大人之道固亨也 否者



泰六四之翻  
翻小人之黨  
初成也否九  
四之疇祉君  
子之黨將合  
也

儉德避難之意聖人作易於小人道長處一邇告君子使  
惡為之地一邇又以利害喻小人使不得縱其毒於君子  
至於君子長而小人消之時則又恐君子恃其盛而用罔  
或反召意外之虞又教之以周防曲慮期於萬全必克而  
後已其為君子謀者如此其至也 象 不亂群正解安  
守其否意 六三爻 爻也此聖人發小人羞惡之本心  
以寓警悟之意也 蒙引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  
羞其未能傷善也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  
為非而有所不安者此之謂包羞 象 語意非鄙小人  
之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正以儆君子使預為計也  
九四爻 占也此爻是大人有時有才而能輔君轉否為  
泰者也 四所謂有命者因厭亂之人心而鼓其氣也无  
咎與他卦不同勸勉之也蓋天時未至強起而為之或天  
時可為又處之太甚卒之自取敗亡而善類皆受其禍者  
多矣此所以必有命无咎而後疇祉也有命者天有其  
時无咎者人有其事蓋時將濟而事能濟之也 象 此  
申九四遂行道之志所以為君子慶也 九五爻 爻占  
而戒也 由亂入治至難而由治入亂至易一或不謹必



无道之君自謂不亡故至於亡有道之君當其亡故不亡

有不能善其後者故必常存危亂之慮心无時而不惕行无時而不懼則於致治保邦之道无所不至而所復之泰如維繫於苞桑之同矣 象 此申大人能休時之否者以德位之兼陰也 姚鼐昌曰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上九爻 爻而占也 休否九五在休否之時而休之猶有漸也其為力也難傾否上九在否之極而傾之則盡平也其為力也易 象 此申天運否泰相因之理以申傾否之意也 此雖時運言然天有其時則人有其事正欲人乘時以傾之也

人異乎人者物之彙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同而缺則其同不大同而睚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

同人于野節 占也此條見君子同人之道貴公而又貴正也于野是公利君子貞是正講卦辭將德體貼公正二字總提在前方就占者一氣講下此亦各卦看法之通例也 利君子貞是即于野中提出貞字來說以見必合於貞乃為于野乃得亨而利涉蓋非公不足以語同非正則元以為同也 蒙引人固不能无所同但恐所同之不廣所同不廣則為私同非大同也于野隨所居之位言如處一家則大同乎一家之人處一鄉則大同乎一鄉之人處



子野對子門  
廣缺之辨也  
子門對子宗  
公私之辨也

首節存疑主  
君臣同心一  
德立說

一國則大同乎一國之人處天下則大同乎天下之人隨  
在有子野皆大同也所同无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  
之信從如愛人者人恒愛敬人者人恒敬有親可以久有功  
可大何舉不遂何往不濟亨與利涉是一義都在于野上  
來語意自相承亨凡事皆亨也利涉取其大而難者大事  
利涉餘事可知矣 存疑人之相同者自有大公至正之  
道非可以私恩小惠私意小智為也故內而一家父子兄  
弟夫婦之相接各自有道此君子之貞也若子曲意以悅  
其親弟曲意以悅其兄婦曲意以悅其夫非君子之貞矣  
外而朋友其所以相交相處者自有道此君子之貞也若  
拍肩執袂以為氣合飲食遊戲以相徵逐非君子之貞矣  
遠而國與天下凡所以獲上治民者各有其道此君子之  
貞也若阿意逢迎以求獲上違道干譽以求得民非君子  
之貞矣 彖傳 首節釋卦名泛就義理大同上說次節  
以乾行釋子野非釋亨利蓋亨利者大同之效大同者剛  
健之為也文明三句言君子貞惟君子句言所以利也  
程傳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  
能盡大同之道 存疑通天下之志如父子兄弟夫婦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下之人不  
同而此志  
也天下之志  
不同而此  
正也一正之  
潛孚而推之  
家國天下自  
无往而不合  
矣

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其所同者天下之正  
理也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不過如此而已豈有不  
相通乎若父子兄弟夫婦曲意以相承則私心邪意不能  
以相通矣朋友同於庠序切磋箴規其所同者天下之正  
理也天下之為朋友者不過如此矣豈有不相通乎若拍  
肩執袂以為氣合飲食遊戲相徵逐則非心邪行不能以  
相通矣君臣上下和於國君敬其臣臣忠其君上使其下  
下忠其上其所同者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為君臣上下  
者不過如此而已有何不相通乎若阿意為容逢迎為悅  
則邪心詭道不能以相通矣 黃葵峰曰上得位得中應  
乾就君臣上取道理重在應字所以見同義也此中正而  
應就君子取道理重中正字所以見正義也

天與火象 蒙引類族如六德者均為諸侯三德者均為  
大夫欲使各稱其位功之大者同於開國功之次者同於  
承家又如使士農工商之各業其業无相混也府史胥徒  
之各事其事无相紊也内有昭穆之辨外有尊卑之等凡  
若此類皆類族也辨物如菽粟之類同歸於養生藥石之  
類同歸於衛生桑麻裘葛之類同歸於蔽體弓矢干戈同



歸於禦暴規矩準繩同歸於制器六律之辨同於正五音  
璣衡之列同於齊七政朝廷之上則衣服章采之等冠昏  
喪祭之儀皆所當辨也類族則彼此相安而无胥戕胥靡  
之患辨物則物各得其所各適其用而得相生相養之道  
是皆所以致異也而大同之治以是成矣

六爻大旨 同人之道不外夫公正而已初之于門公者  
也曰无咎與之也若二之宗上之郊則非公矣故一則曰  
吝一則曰未得以鄙之五之同二正者也曰後笑喜之也  
若三四之欲同於二則非正矣故一則曰不與一則曰弗

于野與于門  
不同于野是  
通天下于門  
只是无私係

克以曉之 初九爻 象 而占也此著同人之公而无所  
失也 雲峰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於私隨必出門而  
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 于門是无内  
外无爾我隨其人之來而皆與之同親踈厚薄雖有不同  
亦隨其分而處之而情无不孚恩无不洽不於其中有所  
偏昵猶出門外去同人而无偏昵之私也 象 傳人之  
同也有厚薄親踈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昵誰其  
咎之 六二爻 象 而占也此文著不能大同之弊所以  
為同人戒也 馮縉雲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

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 雲峰曰初出門无所係故无

咎二于宗有所係故吝 象 臨川曰六二一爻衆陽之

所與而獨同於五所同者私挾而不公廣其為道可吝也

九三爻 象也此爻是著其所求之妄而无得也 伏戎

句象其智也升其句象其力也三歲不興者言其理勢俱

屈雖有智力无所施也 鄭東谷曰伏戎于莽以伺五之

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 象 此申三之藏其謀而不

發者以屈於勢而不可為也 九四爻 象而占也此爻

是著其始而妄求終以理悟也 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

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

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此三故有陵下之志 攻是

攻取之攻非攻伐之攻三欲攻二力不足而不攻屈於勢

也四欲攻二力有餘而不攻屈於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

者也 九五爻 象也此爻是聖人先本其理而示以必

同之義復因其勢而示以致同之道 號笑專指九五大

師句本其所以得後笑也用大師見三四之強也二五相

同者也二同于五則為于宗之吝五同于二乃為義理所

同何也蓋陰私而陽公故其辭不同如此所謂易不可為

國立中央圖書館



典要也 象 此申二五之同本於道去讒邪之間貴以

剛同人之先包號咷笑說中談正字指二五言直謂理直

卽義理所同也克勝也勝間隔之人而後義理之同者可

遇也 上九爻 象而占也此爻是志於忘世者而僅與

其无歎於心也 朱子曰同人于野是大公元我之意同

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 象 此深鄙上

九不與人同之意志卽同人之志乃不足之辭 志未得

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

大有元亨節 占也此條卦取王業之大而辭示王道之

隆也 元亨與他卦不同元是制作盡善意亨是治化大

行意 吳因之曰大有只籠統據天下大勢而言元亨則

就其中運用調理說得極細如萬事皆无可議而有一事

少未精粹卽此一事規模亦粹然元以議矣而其中曲折

處猶未十分滿足此便不可語元天下之大指臂相使威

靈所制元非達矣而猶有匹夫匹婦未會其極皆吾德化

壅闕處便不可語亨緣所有既大我的精神要周徧圓滿

照顧得到也甚難故自古創業者多而大有者少大有者

間有之而元亨者絕少有大有元亨並言則天下雖大如

問有之而元亨者絕少有大有元亨並言則天下雖大如

人一身元氣貫徹更无一毫壅闕勢莫盛於此 彖傳

諸講以首節人君兼德位之陰見有之所由致次節人君具體用之德見有之所由保獨孫質菴以上下二節皆重德看上節言德足以致有下節言德足以治有故曰元亨此較諸講更清切 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之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司馬涑水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謀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

二者皆亂亡之道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是以元亨也 蒙引應天時行此人事之時也當其可之謂時也承天時行此造物之時也不先不後之謂時也時行與君子時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同義應天時行則動靜云為自无過不及之差矣時行之外别无應天然必居尊然後得以應天而時行故天命有德自我章之以時天討有罪自我刑之以時天秩有禮自我庸之以時天叙有典自我敦之以時也 存疑天者理之當然也理之當然處便是時天之所在卽時之所在非應



善惡泛指天下之人言有位无位皆在其中

天之外又有時行也

火在天上象 人君御天下之大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其於惡者小則鞭扑之大則刑竄之皆所以遏其惡也其於善者小則獎勸之大則爵賞之皆所以揚其善也 雲峰曰休命本義以為性命蓋天命之性有善而无惡過惡揚善亦不過順天命之本然者而已

六爻大肯 大有六爻皆賢五以威信而治有上以信順而持盈二之倚重三之獻納輔有而共致其隆初之无害四之匪彰處有而不過其則爻辭皆善盛世之景象也

初九爻 爻而戒也此爻是聖人著初九持盈之善而後戒之也 朱子曰此爻本最吉不辭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為易而處之者

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雲峰曰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害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象 陸庸成曰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九獨本末見大有焉始不垂戒終難考祥聖人之意著矣 九二爻 爻也此與其任重而能勝也 誠齋曰蓋軫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

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轉者非大才惟大車為能任天

下之至重邇天下之至遠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所以

有攸往而无咎也 象 此中人臣所以克當大任者以

其德足以勝之也 九三爻 象而占也此爻是聖人擬

人臣納忠之象所以昭臣極也 雲峯曰九二宰相任重

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然者也

時說謂九三剛正非曲學阿世者用享只是陳見惴忱盡

吾心所有以告君幸進言之有機而嘉謀嘉猷无不入告

爾后者 九四爻 爻也此著大臣履盛而知戒斯可以

寡過也 彭字指功德言非王位也剛字內見其功德之

大即盛意 陳氏曰周公位居冢宰而嗣王不忌孔明身

都將相而後主不疑用是道也 諸理齋曰三剛正而不

私其有故以初之於君四處柔不居其有故辭使去之於

己 象 此推大臣得持盈之道者由其有知幾之哲也

君尊臣卑之分真見其不容一毫借或虧盈益謙之理真

見其不容一毫盛滿故曰明辨哲加一哲字是形容其明

辨之深處 六五爻 爻而戒也交如句是因其本有而

言之威如句是因其不足而戒之此示以仁義用中之治

國立中央圖書館



也 陳潛室曰大有之六五但言厥孚交如威如者蓋一

卦以一陰為主所有已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

則能保有其大矣 象 上二句是誠以結人心下二句

是威以肅人心 李西溪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元虞

故必威如而後吉終上下玩易則元畏倫也故詰爾戎兵

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講者也 上九爻 爻也此

爻是人君之善處有者而深與以天眷之隆焉 吉以本

諸身言无不利以施諸政言 朱子曰五之交孚信也而

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乎五尚賢也天之所助

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

信順者天之理也賢才者天之命也履信思順有以全天

之理矣賢才是尚有以順天之命矣滿而不溢誠人君之

盛德也惟德動天惟天眷德故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

象 此推人君永保乎盛治以天眷乎德也 爻言天命

之祐而徵諸人事之得象言人事之得而推諸天眷之陰

威應之機一而已矣

履其道則為  
履信思順用  
其身則為尚  
賢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經大全纂附蒙存折表

雲峰曰上經首於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於咸者山

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

澤合而為一卦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泰否咸恒損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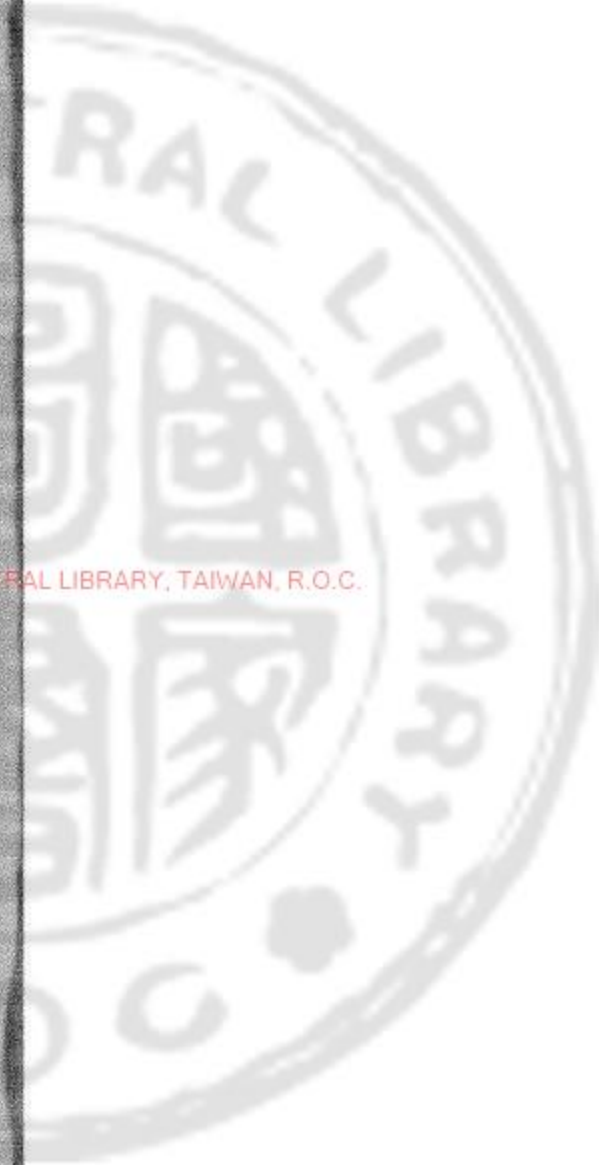
既未濟六爻皆應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

女相應恒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故居

下篇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切至者故居下篇之首故

上經彖辭不言女下經咸取女吉家人利女貞始勿用取

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娶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咸亨節 占也此條是聖人於卦之名咸者而詳感通之  
宜正也 雲峯曰咸无心之感也无心於感者无所不感  
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貞凡言感之道當如此取女吉專  
言取女者如此女以靜正為主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貞  
女也不可取矣 吳因之曰通節全重一貞字交感法是  
亨通的但其所為感者稍着一毫私愛情昵便非本體必  
須直從天命人心上發出來我感人不着一點感的念人  
應我不着一點應的念全從天理流行鼓舞於人已彼此  
之間蓋為理使而不為情役者也取女句是深明貞之為

咸之感无心  
感以虛也兌  
之說元言說  
以誠也

二氣感應蒙  
引兼造化人  
物言

立意 彖傳 次節以造化人事釋其辭末節以造化人  
事盡其蘊 建安丘氏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  
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以咸感  
故感去心而為咸咸皆也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  
聖人以咸名卦而傳以感釋之亦以互明其旨也 剛柔  
感應主造化說感應以相與連看剛之氣下感乎柔柔應  
而與之柔之氣上感乎剛剛應而與之相感相應便是相  
與止而說在兩情上見止則感者專一不他說則應者樂  
從无強男下女專言男女之相感句句要含交感之中而



不失其當然之正亨貞不平要重貞上交感若此則彼此  
精神流通浹洽情固甚孚却俱是道理合當如此理亦何  
嘗不正是以二字方轉得下 天地聖人之感俱見无心  
之妙卽此便是貞處天地以氣相感本元聲臭卽在萬物  
化生處見得化是氣化生是形生人心本自和平聖人以  
心感心更元有餘不足之憾如以子應母自然感動化生  
而曰萬物和平而曰天下不但見其神速而又見其廣大  
此所以為感也所感二字卽從上文看出蓋天地感二句  
揔是言其感乃其所感處皆真精自為流通必非偽妄之  
私所得叅者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張中溪曰寂然  
不動性也感而遂通情也於其所感觀之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情者感而動者也 蔡節齋曰天地萬物感而必  
應應感之間情无所避矣 一施一受可以見天地之情  
相應相求可以見萬物之情

山上有澤象 此易具感通之象而君子无我以通天下  
之感也 此只主感通言非謂以虛而受天下之善也  
郭白雲曰惟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其不能受故  
也不能受者以其不能虛中故也 人心本虛原无不入

以虛則能  
受澤君子以  
虛則能受人

自寔以有我之私始有拒而不納者君子之虛只是全得此心本體使胸中空空洞洞无纖毫私意障蔽任事物之自來自往而我未嘗生將迎意必之念故曰以虛受人善惡從違胸中原自有區別但心如鑑空任物之來而不拒其所當受便是君子虛受處 雲峰曰咸取无心之義以虛受人无心之感也上經首乾坤自強反諸己厚德施於人下經首咸恒虛以施於人立則反諸己

六爻大旨 六爻候在心之感物上講人生天地間君親吾之所當事民物吾之所當愛朋友吾之所當處其能一

日離感哉但隨所感惟盡吾道以處之而无所容心此便是感此便是靜本義靜者非他循理之謂感之无心九四之貞是也動者非他循欲之謂感之有心九四之憧憧往來是也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輔則失之動君子以為外矣如五之咸脢則又膠於靜君子以為末矣故程子曰物來而順應靜亦靜動亦靜噫盡之矣 初六爻 象也咸其拇謂咸以其拇也諸爻皆同是感物不是為物所感咸拇明其所感之淺甚言其微末也咸之初六正如孤寒之士踈遠之臣凡交情之淺者皆是 象



諸子相曰志者心之動心體无私志有偏向未感而先馳  
於外非所以立靜虛之體矣 紫溪曰外對內言心主乎  
理而不逐於事物卽日感日應而亦在於內也心係於事  
物而不主於理卽未感未應而亦在於外也 六二爻  
本象以著占也此擬其有妄感之私而復勉之以主靜之  
學也 蒙引所謂居吉者非以不動為吉以不妄動為吉  
也若徒以不動為吉則九五之咸悔何以謂之志末二之  
居吉不妄動者也五之咸悔不能動者也 雲峯曰咸艮  
皆取身為象咸六二卽艮六二艮其腓不言吉凶咸其腓  
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居吉卽艮其腓之謂也在咸之下  
體則凶如艮之本體則吉 象 彥陵曰夫子恐人錯認  
居字未免有惡動求靜之病故提出一順字蓋天下感應  
之理本有自然而然之妙我惟順其自然而无所容心焉  
則靜固靜動亦靜矣何害之有不然却動以求靜其不流  
於枯寂者幾希 九三爻 象而占也此爻是卽其不能  
自主者而深取之也 咸其股卽執其隨之象執其隨卽  
咸其股之義當混講 徐進齋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  
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徇夫褻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

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象張雨若曰亦不處  
惜之至也所執下鄙之深也亦字重看夫君子立志當使  
我常足以自主則在我者貴所志止在隨人日流於污下  
矣自立之謂何詳玩文義真令人惕然汗下。九四爻  
本文以戒占也此文是示以感之不可不公也。貞字正  
與憧憧相反往來謂感應也不可把往來字說得不好  
朱子曰往來是感應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有往來不絕  
只是憧憧便是私意。程子曰天地之常以其普萬物而  
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  
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存疑以憧憧往來反觀九四  
之貞只是往來付之无心耳貞者施已之感不必人之應  
也惟不必人之應則不私已之感其應者亦感其不應者  
亦感无一人之不感亦无一人之不應故吉而悔亡憧憧  
往來者施已之感必人之應也惟必人之應則私已之感  
應者則感不應者則不感而其應之亦惟其感者即應不  
感則不應矣故朋從爾思憧憧猶云切切不是憧憧於往  
來之間亦不是往來憧憧然是把个往來放在心上一往  
就要來切切然不能已故曰何思何慮言其不消如此懂



憧往來者不知感應之理為自然而用其思慮計獲之私  
心必不能一視同仁而有揀擇去取於其間其思慮有及  
有不及矣所應止於朋所思之外不能及也蓋憧憧往來  
者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  
朋 象 未感害未光大俱就感道言是發明貞與憧憧  
意非辭吉悔亡與朋從也 害字從感字生來是不正之  
感乃為感害也惟貞吉而悔亡則不至於感害矣感害要  
於朋從爾思處見得人心本至虛何等光明正大若以計  
較之私橫在胸中則暗昧狹小甚矣故曰未光大 九五  
爻 象而占也於五爻之不能感者而僅與之也 胡雲  
峯曰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  
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象 此於爻之不能感  
者而深病其志也 君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經綸參  
贊為己責視天下之人无一而非吾之所當與天下之事  
无一而非吾之所當為今絕人逃世而不與物相感則其  
志亦狹小矣何足貴也 上六爻 象也此爻是擬上六  
以言感人之象所以為不誠者戒也 有心於感則非矣  
况以言乎感人以言非矣况无寔乎凶咎可知不待言矣

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三者相須皆所以言者 象 口說  
卽是言要見无寔心意騰是馳騁意 總論 馮厚齋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咸感物而動故六爻之中吉凶悔吝之  
辭備焉然感生於心惟心正則所感正而所動皆正故以  
貞吉戒九四蓋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

恒亨節 占也此聖人於卦之名恒者著其能恒之妙而  
勉其得正之功也 紫溪曰恒有二義常久是不已之恒  
皆理之常是不易之恒惟其不易是以不已也世有天理  
暫萌而所守不同者固不可以言恒亦有守所見以終身  
如楊墨佛老之徒離於聖賢之道者亦非所以為貞也  
本文久于其道與彖傳不同彖傳重在道字上此重在久  
字上 存疑自其見於用而无阻則曰亨自其揆之理而  
无失則曰无咎曰恒亨无咎說盡了又曰利貞戒占之辭  
也不是上只說恒到下方說利貞利有攸往只是上面亨  
无咎

彖傳 首節上二句恒之見於造化下二句恒之見於人  
事次節釋利貞而卽天地以明之見恒之必利於貞也三  
節釋利往就人事言見貞之必利於往也末節極言恒久



之理重久字俱該有正字意非久不足以言恒非正不足  
以言久此彖傳之深意也 剛上柔下在造化有常分矣  
而雷風相與非其勢之常乎巽順震動在人事有常行矣  
而剛柔相應又非其情之常乎惟常故能久此卦之所以  
名恒也 恒亨无咎吊起說不重只重利貞久于其道不  
是貞外又有個道惟貞乃為久于其道而謂之恒蓋天下  
无正外之道也天地之道繫帶上文說道字内不必說正  
而正自在不可於中間用正字又不可於上下用正字兩  
句只渾淪作一句講此以大驗人見不可不利貞意 存

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  
微皆是也於其道而久焉講學以明之篤信以守之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不為私欲之所移不為異論之所奪積之  
以歲月持之以終身毋銳於始而怠於終毋作於前而輟  
於後則靜虛而動直守貴而行利以之齊家則家可齊以  
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經綸運用其出不  
窮盛烈豐功動而有獲所謂亨无咎者此也所謂利有攸  
往者亦此也此道字是正道乃解貞字意漢文恭儉二十  
年如一日非不久也然久非其道卒歸於黃老清淨之習

終元以復唐虞三代之治王安石執拗終身非不久也然  
久非其道卒歸於管商功利之私而基宋室之亂然後知  
聖人利貞之戒不苟也 劉石芝曰久於其道卽是貞終  
卽貞始卽往俱以人事言正之久則曰終往之端則曰始  
日月四時重久照久成意聖人重久道意得久天而久照  
變化而久成要混看只重久處不要說得天故能久照變  
化故能久成 覆載生成常理不愆天地之情可見矣飛  
潛動植常性不易萬物之情可見矣日月四時聖人其功  
不同而同歸於恒天地萬物其情不同而同見夫恒恒道  
之大何如哉

雷風象 雲峯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變  
者為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 存疑方者道之所在  
也立而不易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造次必於是所謂久於其道也以成  
德言不是方用功此是以人當天處 立字內要兼識見  
精而有知方之明志氣壯而有執方之操看  
六爻大旨 貞者恒之道也初拘常而无所裁不當恒者  
也上亂常而躁於動不能恒者也故皆凶焉三厥常而改



節不恒其德也適取吝而已四則常非所常豈為久于其道乎五以柔德為恒故不能制義而但為婦人之吉惟二能久中是久于其道矣故獨得悔亡焉不言亨利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恒之道也故論道義而不論禍福也 初六爻 久而占也是久蓋求之无常者而示以有害而无益也 張雨若曰初六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卑交淺在四又情濶踈不下接又為二三所隔諛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性又善入故深以常理求之如賈生洛陽一年少而立談之間遽痛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亦不免於凶凶有害也无攸利无益也甚言浚恒之不可也 象 徐進齋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求之深若交淺而遽以深望之豈常理哉 九二爻 久也此著其得補過之道也 二以陽居陰是行事容有失其當者以其居下卦之中是行事雖差而其心本善故卒能改悟其非救其行事之失內省无疚而悔可亡也 象 郭白雲曰可久之道无他中焉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也

雲峯曰九二提出能久中三字諸爻不中故不久皆可見也 九三爻 久而戒占也 張雨若曰玩一其字使知德是九三原有的病在不恒上蓋之者衆不知為誰故曰或夫本无德而不恒尚可言也貞而不恒其羞如之何聖人不說凶害却說羞吝深鄙之以動其心貞不為吝貞而不恒所以為吝也 蒙引居貞而无恒以内則終不可以順乎親以外則終不可以信乎友以上則終不可以得君以下則終不可以得民何所往而可故吝 象 蘇氏曰无常之人孔子謂不可為亞醫况其他乎宜其无所容身於天地間也 九四爻 象也此於爻之久而非其道者而著其无益也 傳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 蒙引凡所處非其地所乘非其時所為非其方所交非其人皆久而无功 三當恒而不恒四不當恒而恒 象 位者所當止之處卽正道也安得二字正是提醒他處若曰以有用之心而用之无用之地大是可惜 六五爻 久而占也此文是以順從為恒者聖人明其非丈夫所宜也 柔中既歎獨斷之才而下應剛中又有順從之德是沉潛之意有餘高明之資不足蓋舉天



下事皆退托於不敢為而一以從人為常者也丈夫處世  
必有擔當負荷之勇舉天下之不敢為者而獨為之豈宜  
一以柔順為常哉婦人吉句起下文卽觀卦利女貞之意  
丘氏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  
在二則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蓋二以剛中為常而  
五以柔中為常也以剛處常能常者也其悔可亡以柔為  
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尚此六五所以有從婦之凶  
雲峰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  
咸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  
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於知時識變固如此哉 象  
通節就婦人夫子而論其理如此一字當夫字看只重順  
從意從婦者從婦人之道非從婦人也 上六爻 久而  
占也此文是聖人戒大臣當國不可喜於多事也 振恒  
者以振為恒也以振為恒便不恒矣 此文如王安石新  
法紛更誤天下蒼生索國家元氣皆其流禍 象 吳一  
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亦不至振  
之已甚惟振恒而在上所以大无功而凶也 鄭揆如曰  
振恒以為功矣而不知其无功之大

避亨節 占也曰亨者諷君子以避小人也曰小利貞傲  
小人以无害君子也无非扶正抑邪之意亨自一身言非  
亨於天下 雲峰曰謂之避者陰之勢浸長而陽當避之  
也聖人於陰卦主陽而言其愛君子之心可見矣復臨皆  
曰亨陽之亨也避亨疑若主陰之亨而言然避亨為君子  
而言也陰陽之大分明矣又曰否初惡未形故戒以貞避  
二陰猶未成否也而戒以利貞誠恐小者於此不知利貞  
遂至於否則不利君子貞也臨避之對曰利貞大壯避之  
反曰利貞皆為君子謀也避亦曰利貞者為小人謀也然  
其所以為小人謀正所以為君子謀也

彖傳 首節重與時行句所以作君子之志也次節處二  
陰浸長所以傲小人之惡也末節嘆時義之大就君子處  
之難說正以喚君子不可不知所處意看首尾二時字正  
相應 張中溪曰避本无亨義蓋以小人道長之時君子  
身雖退避而道未嘗不亨也加一而字其義明矣 剛當  
位而應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  
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使不好卦名避字只  
是言其勢之當避卦辭本九五剛當位而應方是言其能



避能避乃亨也 李陰山曰陰道盛長乃小人得勢之時  
君子要須隱忍避避以待天定終以必勝不然不勝其忿  
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時弘恭  
石顯得勢於內而蕭望之劉向之徒不避其迹以避終以  
及禍桓靈之際曹節王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  
徒不避其迹以避終以誅戮此避之時剛當位而應者蓋  
所以隨時用權也 當位專指德言不兼位 小利貞浸  
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  
然亦是他之福 吳因之曰時義時字與時行時字相應  
避之時以避為義凡事到而前只消臨時起見者還着得  
一分從容雖畧遲緩不致害事惟避則須在纒端未發禍  
機未著之先便有一段了之見既見了就如拯溺救焚  
決流勇退此非有先見之明勇敢之力者不能故曰時義  
大矣哉非贊其大是提醒時義之大以做動人 雲峯曰  
避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為難時在天  
義在我觀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天下有山象 遠小人句輕不着力不惡而嚴句重惡者  
有形之嚴厲嚴則為无迹之剛方 雲峯曰天之窮也非

以遠山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自絕於君子 彥陵曰要知君子之嚴非專為小人設也吾立身於无可議小人自不覺心醉神服而不敢近此不遠而遠之法 嚴字兼律身素行言

六爻大旨 避之為卦二陰浸長時之當避者也就六爻觀之知時者安故五之嘉避則貞也上之肥避則利也四之好避則吉也二避之固志則莫之搖也失時者窮故初之避尾則厲也三之係避則疾也聖人欲人之與時偕行也固如此哉 初六爻 象而占也此著其避之不可不

早也 初居卦下在避為尾是象皆決去而彼獨遲留明哲保身者似不如是故係之以厲危其去之不早也禍且及身矣况可用之以往乎 象 此示以善反之道也與需九三敬慎不败同例俱是引人之趨避意災字卽是厲也 六二爻 爻而象也此著其避世不可易者也 以

中順自守便是避不是中順自守然後能避中則知時當避順則不違時而不避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而儉德避難確乎其不可拔莫之勝脫總是中順內取出與執用黃牛非兩意 象 當避之時或有所係或有所好皆志



有不固也二以中順自守固其必避之志而功名富貴皆  
不足以易之也 九三爻 久而占也此於三之不能決  
去者既危之而復鄙之也 係避者係而不避也疾者行  
之疵厲者身之禍无一可者也惟以此畜臣妾乃可无疾  
厲耳盖出處大節與泰養私恩不同故可施於彼而不可  
施於此謂之畜臣妾吉甚言其他无所利耳 象 夫子  
於疾下加一德字形容其疾之甚也盖係戀之久正氣消  
亡若不勝其困頓者然只繫之一字壞了多少人品大事  
以出處去就言大事只是避 九四爻 久而占也 吳

因之曰原无所好避亦不難惟絕所好以為避此是茅一  
等果斷剛決的人品茅一等光明洒淨的心事故周公曰  
君子吉小人否以致深嘉與之意 張中溪曰君子雖其  
心有所好義之當避則必剛絕其私愛勇退而不顧所以  
吉也小人溺於私好則不能避故否也 象 君子小人  
重看小人何必避君子有好不絕亦小人也 侯氏曰君  
子剛斷故能捨之小人係戀必不能也 九五爻 久而  
占也此表其避之善而深與之也 蒙引嘉避者如俗云  
去得好也其他或迹涉不安然後避去如九五在我既无

疵在人又不我嫌全未見有可去之隙然以將來之勢宜  
早引去去得甚好故曰嘉遯若待小人有言然後去不為  
嘉矣 象 此推本其心之正也 志於富貴者富貴足  
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功名足以撓其念此尾遯之厲係  
避之疾所由致也五之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而功名  
富貴皆不足以動其中能正其志而不苟此所以嘉遯而  
得吉也 上九爻 爻而吉也此於避之裕者而與其有  
保身之哲也 蔡節齋曰君子所以遠小人貴遠不貴遯  
貴遠不貴近上九去柔最遠高而无應剛而能決遯之肥  
者也故无不利 肥者寬裕克大之意陽亢而无位則不  
撓世累者在遯而遠陰則絕无罣碍者也俯仰天地間  
有一段優游自得景象真所謂无入而不自得故曰肥遯  
无不利快之之辭 象 凡明斷不足者不能避貴有所  
與情有所係者不得遯上九以陽剛居卦外而无係應則  
私欲不足累其心所遇又得如其意坦然无所疑碍所以  
謂肥遯也 總論 何氏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  
為引身之計至否直云大往往者已往也於觀剝坤皆不  
言遯誠不必至此而後遯也若小人則度之不去直至无



號而後已故臨而泰而壯氣息奄奄尚不思去必至決而後去而猶待君子之決焉不決則不去也

大壯利貞節 占也此卦具陽盛之義而聖人示以處盛之道也大為陽以君子言壯以君子盛長言利貞所以保其壯也 建安曰避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指二陰言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

蘇氏曰大壯一卦无非發明貞之意如謹非禮之履盡艱貞之道不壯於趾而慮无不周不用夫罔而謀无不盡皆所以長保君子之壯也慶曆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跡元祐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激利貞之戒聖人之慮深遠矣

彖傳 此釋卦之名辭原其致壯之由而推其至正之理也 管慕雲曰大之壯也寔天浴之而成之則本於人大之正也寔人之常也而極之則通於天地 節重壯字下節重正字彖辭戒其利貞彖傳原其本貞互相發也 大者壯也就君子盛長說剛以動剛則挾能為之資動則濟以必為之志就做得功業說三義都見得是大壯 徐進

齋曰大者壯乃壯之本體也。大者正所以用壯之道也。正大句則又推極其理而言之也。蒙引天地之正大總是元邪曲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者必大難分正是如何大是如何湏兼覆載生成言氣一舒而萬物皆生氣一翕而萬物皆成以至雨露之所沾濡風雷之所流行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皆无所容私於其間其正大何如正大字且虛講不可泥是人事之正大不可就指為天地之正大湏於天地之情可見處方發揮出天地正大意。丘氏曰大抵心動物也情卽心之動而見於外者也。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心藏之於內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心見之於外故曰見天地之情。雷在天上象。朱子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吳因之曰非禮非履全要發自勝二字意假如揮百萬強敵只要勇力壯盛還只在外邊着力惟非禮之私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勇不及施力不及用直湏從念頭起處斬絕得盡制縛得定消鎔得淨方始不形於動履之間苟非天下大勇未有能洗除蕩滌



者也故以自勝為強

六爻大旨 有大壯之勢者不可有恃壯之心聖人恐人之恃壯而六爻之中每教人以利貞焉六爻須得不壯方好初處壯之始而用其壯所以凶也上處壯之終而用其壯所以非利也三恃其壯也故厲五失其壯也故无悔惟二四之吉皆以反正為美合而觀之大壯利貞之義明矣初九爻 象而占也此著其妄行取困之必然也 本義進字非仕進也凡向前作事皆是進也 馮縉雲曰人行

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孫以出之期於成事今

壯於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 象 困何

必事後只始壯便是窮極田地其乎窮正在壯於趾上見

九二爻 本文以戒占也此示以反正之道而與之也

胡雙湖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若匪

正則有凶矣 九二不得其正是其所為未免任壯所處

得中是宅心忠恕不肯為過當之舉故戒以能隨事順理

以改其恃壯之失則得遂其進而吉 象 此中二爻反

正之善由其存心之中也 貞以事言中以心言 吳臨

川曰中則无過不恃其壯而猛進也 九三爻 爻而占



也此於三之恃壯者而甚言其不足以有為也 孫質菴  
曰小人二句諸講每以君子小人並看愚謂專主君子說  
重用罔一邊貞厲以下是甚言其用罔之失也觸藩是恃  
剛壯意 雲峰曰大壯九三卽避九四兩爻皆分君子小  
人在避者其辭平在大壯者其辭危危九三之過剛也剛  
壯之時又過於剛小人用之為壯不足責君子用之蔑視  
天下之事雖正亦危矣三過剛而上遇四之剛故有羝羊  
觸藩羸其角之象 象 此於爻之過剛者而嘆其非君  
子所宜也 雲峰曰恒九二惟悔亡二字而象曰能以中

大壯九二惟貞吉二字而象曰以中意正相似當剛壯之  
時以剛居柔則為中初九以剛居剛非中也故可必其困  
窮九三以剛居剛非中也故小人以此敗君子以此困  
九四爻 本文以戒占也此聖人示以反正之善而兩擬  
其可進之象也 就大臣進去建立事功說貞字只是不  
恃其壯意重看吉者可進也悔亡者進不以正之悔亡也  
吉悔亡只輕輕帶說因下二句方是說出悔亡之寔象也  
藩決不羸是云元阻於前也壯于大輿之輹是云尚進於  
前也二者皆是可進之象只是一意 雲峰曰貞吉悔亡



在咸之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故有憧憧往來之戒在壯之時以陽居陰只為不極其剛故有藩決不羸之喜大畜九二在三陽之中為六五所止故輿說輟壯九四在三陽之上六五不能止故壯于大輿之輟象此深幸其進之得遂也尚往要本貞字意說不申下句者以兩象一意故也蔡節齋曰尚往者前无困阻可以上進也六五爻象而占也此擬失壯之象而僅與之也以柔居中不能抵觸是資稟巽懦而无有為之才必為之志凡事安於收斂而不前進故為喪羊于易之象象位不當本柔中來柔中何以謂之位不當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上六爻象也艱則吉本爻以著占也此聖人因其進之不利而示以知所進也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得耳通節重進一邊看吉者終得遂其進也上之所以與五異者全得壯終動極根子周用齋曰大壯以剛動而成亦以剛過而敗上六幸其不剛故聖人以艱戒之象揭不詳二字見艱只是詳詳者此心有審之恐无踈畧也凡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艱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咎不詳是壯時病痛艱

是處壯對症之藥

晉康侯節 占也此聖人於卦之名晉者而示以功臣獲寵之陰也 康侯乃輔天子以安天下者錫馬書接主康侯獲寵言三接只是接見之勤非必三次接也 徐進齋曰此言諸侯有安民之功故用此以受君之錫予而被其親禮也 雲峯曰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著庶坤為牝馬為衆之象書曰三接離為日為中虛之象彖傳 此釋晉之名辭而切臣獲寵之由可識也 建功者時居功者德而報功者君明出地上是世當明盛此其

時也順而麗乎大明是小心翼翼此其德也彖進而上行是虛中下賢有其君也是以字搃承上來 順者竭股肱之力罄忠貞之節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所謂順也麗親輔也在上雖有大明之君使吾无德以麗之則為有是君无是臣矣故重在順字彖進句以所事之君言重在彖字明出地上象 此易具明升之象而君子有自明之學也徐進齋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為晉之象然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增損也蔽與不蔽之隔耳亦猶人之德性得於天者其體本明特為物欲所昧不能无少昏



昧而本然之明則未嘗息也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明德也 雲峰曰至健者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者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六爻大旨 六爻皆以仕進言之初所應非人故進而推戒之以貞裕者懼其倖進而失身也二元正應故進而勉之以貞吉者欲其脩德以待時也三得悔亡幸其能信於友也四之貞厲病其德不稱位也五大明在上而猶戒以失得勿恤者為其以柔居君位也上剛極於上而无所於進故惟可用以伐邑而巳合而觀之晉之時義可知矣

初六爻 爻而占也此於初爻之難進者而深勉之以為己之學也 貞只是以道自重不干進之意貞所以求信於人然貞則未有不吉者設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倖倖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则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雲峰曰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固乎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不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象 此中初爻之義嘉其守而辨其分也 獨守當玩行正只重所守上說 存疑未受

命句最有意思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以廢職失守為裕故以未受命意足之六二爻久而占也此於爻之憂違者而示以獲上之道也二非有人推抑之者但无汲引耳愁如非愁其身之不得進也愁其道之不得行也此貞守與初異初是因其德不足而勉之此則以其本有之德而守之吉字須虛虛說下受茲句正是吉處介福是得遂其進居位受祿意象傳人能受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福也中有以慰人君行中之願正有以動人君行正之思未有德隆福不從而陰者也中正以平素德行言非指貞也貞只執守此中正不變耳六三爻此於三之見信於人者而與其進也雲峰曰象坤象坤順之極故有允象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象允而進其悔乃亡象志上行專指三言士君子出處有二途從違惟一道使人皆欲進而吾矯之以退則同進者忌人皆欲退而吾矯之以進則異己者疑衆莫之允矣三上進之志與初二同故其志相孚而不覺信之深矣九四爻象而占也此擬其竊位之象而危之也鼫鼠田鼠也食田之粟而畏人逐之者也



故取為竊位者象 此曲盡鄙夫情狀小人而據高位患  
得患失之心原自如此雖貞亦屬甚危之之辭 象 位

不當只是不中正 六五爻 本爻以著占也此因其善  
而進之以純心之治也 通條本大明在上下皆順從說

以陰居陽只是所為之過當吉利一意不必分 雲峰曰

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亡其往也宜吉无不利矣復

戒之失得勿恤何也蓋當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六

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以為一切

去其計功謀利之私者大明在上用其明於當為而不用

其明於計功謀利之私也不然則明反為累矣 彖陵曰

既云失得勿恤矣又曰往吉无不利无乃以效動人主乎

不知此正所以破英主之惑也蓋英主所以庸心於失得

者專是好大喜功耳孰知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則

何必計功謀利為也 象 此舉王者无心之治而幸其

化之成也慶即吉无不利 彖陵曰加一往字謂本失得

勿恤之心以往也夫萬方之慶乃在主心之純與不純嗚

呼嚴矣 上九爻 象而占也此著上九過剛之象而鄙

其不能大有為也 雲峰曰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

晉上九伐其內地之邑則為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  
大晉上九僅能伐其私邑則為小矣 象 龜山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尚何伐邑之有明夷節 占也此聖人係明夷之辭示人臣以晦處之道也 艱貞二字串看艱字極重在他卦只曰利貞在明夷則利艱貞蓋心雖守貞而外則不敢直遂其正隱忍以行其志委曲以成其忠所謂晦其明也所以與時行也 雲 晦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為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彖傳而以利艱貞為五蓋明夷之時艱難之時也貞一也與處平常之時異矣彼方欲晦我之明艱難守貞而自昭其明可也 彖傳 卦名明夷而卦德有處明夷之義焉卦辭艱貞而卦體有用艱貞之道焉文王得一卦之明夷箕子得一爻之明夷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 丘氏曰文王得二體之義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柔順以掩之故雖蒙被大難而卒能脫身於羑里者用此道也箕子得六五一爻之義故雖處難處之世而知以貞為利晦其明而不耀其明



屈其身而能正其志况以暗主在上事之不可諫之不行不忍其宗國之顛亡罹此內難而卒能免於禍者用此道也 朱子曰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的箕子艱貞是他那佯狂的意思便是艱難的氣象 惟艱難以守正纔為晦其明若貞而不艱則不謂之晦矣亦非改其明為晦也內之明固自如特曲為之蔽使不外見耳此所以為正志蓋此時惟以晦其明為正志否則不正也

明入地中象 此發明夷之象而因及君子用明之善也君子之蒞衆不明則為人所欺而物无所照過明則聰察

太甚而物无所容惟寓照明之德於寬厚之中則智足以察幾微而不流於苛察既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明斯為善用其明者也 存疑不是以晦為明亦不是晦其明

蓋雖明而用晦雖晦而明自在只是不盡用其明之意六爻大旨 君貴明也臣貴正也君雖不明而臣之正豈可以昏君之故而棄之哉惟其位有遠近傷有淺深而其所以處之之道有不能不與時推移者初當逸民之位而以避亂為貞也二當輔相之職而以匡救為貞也四有見幾之智而當潔身以自靖也固貞也五无可去之義而當



念亂以圖存也亦貞也獨九三向明除害為順天應人之舉則當以獨夫言之而不可以君臣論矣不可疾貞者猶冀其庶幾改之之意是雖君臣之大義其亦有非獲已者矣 丘氏曰此六爻以商周之事概言之上為紂之暗也五為箕子之囚也四為微子之遠遁也三為湯武之征誅也二為文王炮烙之諫也初為伯夷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乎 初九爻象而占也此擬初爻見傷之象而因示以見幾之占焉 傳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 君子得君行道猶鳥之飛以翼初居明夷之初雖未有貶削之加而諫不行言不聽如鳥之飛而垂翼失此時而不去後雖欲去而不得者知幾之君子當行則行三日不食可也夫見幾明決或有訝其去之速者然義所當往卽主人有言亦聽之而已寧不食而不可不行寧有言而不可以不往總是要他決去之義 象 此申初爻之厄於行而



明其為義之當行也 雲峯曰君子去就之義皆於其初  
占之貴之初不可棄而不棄義也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  
食亦義也卦皆下離法去就之義於早者非明不能也  
六二爻 象而占也此於二之傷而未切者而示以匡救  
之道焉 紫溪曰六二是天子股肱之臣故取象左股但  
時當明夷上无元首之明即欲畢謀効力而動輒掣肘如  
夷其左股而不得以有行也然二與君同休戚非如初之  
得以遠去者要在彌縫其失而匡救其災庶可濟國事於  
萬一耳謂之曰吉乃為之在我者當如是其濟與否勿論  
也 象 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於為臣之則  
故曰順以則 九三爻 象而戒也此著九三代暴之義  
而戒以順天之舉也 雲峯曰初元位可去則去之宜速  
二在位可救則救之宜速若九三至明之極與上六至暗  
之極者為應不可復救矣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  
然二之救難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故又有不可疾  
貞之戒 孫氏曰先曰南狩而得大首所以示人君不明  
之戒繼曰疾貞之不可所以嚴人臣不軌之防 象 志  
字與乃字有味二句一順說下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无



湯武之志則篡也 六四爻 象也非柔正則不能去非  
尚淺則不得去二意並重 雲峯曰腹坤象故坤體之下

有左腹象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入乎坤也獲  
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避也 六

四雖為腹心之臣然闇君不見信任徒言无益徒死无益  
見幾而作可全其身以存宗祀以自獻於先王故其辭如

此 居明夷之時其去皆欲去傷害而无及得超然以遠  
去大獲我心矣入字與出字對已入左腹矣得出門庭乃

獲明夷之心 象 張彥陵曰微子非徒為一身遠害計

也實為宗祀計也此念可以自知而不可以對人言故象

不徒曰心而併曰獲意 六五爻 象而戒也此聖人於  
宗國之臣與其能處難而困以示戒也 箕子是象不可

作寔說貞字內包得艱字意朱子曰言箕子則艱可見利  
貞謂宜如箕子之貞也 雲峯曰士大夫處平時易處明

夷之時難處明夷之時為微子比干猶易為箕子難微子  
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又獨以箕子言之也 象 此表  
古人蒙難之志所以明人臣之義也 明不可息非謂精



忠大義炳然天日也箕子之晦其明委曲以冀君心之一  
悟耳卽萬般艱難之日此念未嘗一毫回互一毫間斷此  
方是不可息不可息正在耿耿一念處見得猶云忠愛之  
念不可一時間斷其不可乃在自心論正彖所謂正其志  
上六爻 象也此於上爻之失德者而象其所以墜厥命  
也 不明晦者謂上非生成昏晦本身此明德獨不能自  
明之以至於昏晦也 初登于天二句最可為昏主之戒  
始為天子終為匹夫且欲求為匹夫而不可得 象 初  
之登于天非不可照臨四國也後之入地无非因他自失  
其為君之則也失則卽是不明晦言外有惜之之意 周  
用齋曰六二臣道也以順為則上六君道也以明為則  
家人利女貞節 占也此聖人於卦之名家人者而示以  
家道之所先也 利女貞非女子自正齊家之君子正之  
也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乎女 揚誠  
齋曰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  
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  
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 雲峯曰家人九五居外六二居  
內男女正位之象也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



也四陽二陰陽強陰弱夫唱婦隨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  
家之象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而卦獨  
曰利女貞先正乎內也天下以國為內國以家為內家以  
女為內女正而其家无不正者也

彖傳 通章重一正字女之正以柔順為正也陰道也男  
之正以剛健為正也陽道也故曰天地之大義二節承正  
位來有父母之嚴而後有男女之正未有嚴而不正也三  
節通六爻言而極言正家之化父子兄弟夫婦即男女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即正內正外也正家而天

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於正而不可不正也 正位者正  
其所也女子巽順而不預乎外之事男子制義而不牽於  
內之私男女正則剛柔之義明倡隨之義得是陰陽不可  
易的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 趙氏曰父義母慈母何以  
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庶子弟之過  
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  
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  
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有嚴君二句  
只作一句讀不是有個男女立又有個父母去正男女也



自內外位言則曰男女自主一家之政教言則曰父母  
正家而天下定矣句不重天下定見一正家而天下之定  
卽在於此則其所係極重大極緊要不可不嚴肅以正其  
家耳不作效說 雲峰曰正家之道在篤恩義然以正倫  
理為本父子之上下相去甚遠而其分嚴兄弟之相去甚  
近而其情親夫婦雖相比而亦未嘗无上下之分也卦惟  
以女貞為利夫子發言外之意則謂男女皆當正又謂父  
子兄弟夫婦皆當正本義又卽卦畫以推其象明且脩矣  
風自火出象 張中溪曰君子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

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夫身之所出惟言與行言有物則  
非虛言行有恒則非偽行言行相顧則其身脩身脩則家  
齊國治天下平矣此知風之自也 言有物者皆本於躬  
行之寔言之於父子而寔有是親焉言之於兄弟而寔有  
是序焉言之於夫婦而寔有是別焉有是行斯有是言不  
為言有物乎行有恒者不徒勉強於一時之近而務守於  
終身之久行之父子而常有是親焉行之兄弟而常有是  
序焉行之夫婦而常有是別焉始如是終亦如是不為行  
有恒乎 彖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也象言言行則反本言之脩身為本之義也

六爻大旨 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夫家之係於天下重矣是故五主陽教而正位乎外二主陰教而正位乎內初為有家之始當防閑以防其漸上為家道之成必孚威以保其終三以過剛而肅其家四以陰柔而富其家元非以身教家而先正乎內者也身脩而家豈有不正乎正家而天下有不定乎 初九爻 久也 傳初家道之始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

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 蒙引謂之閑有家

蓋秉其初心之未放衆志之未流於以明長幼之序慎男女之別篤其恩義使不相夷正其倫理使不相凌閑之如是則倫理以正必无婦子嬉嬉之吝恩義以篤亦不至有

家人嗃嗃之厲而悔可亡矣 象 雲峯曰志已變而防

之者難志未變而防之者易 志一家之志也玩一未字

見當及時防閑之意 六二爻 久而占也此爻是克盡

婦道有以獲宜家之效也 六二以順為正而事无專制

但主中饋之事而已蓋女不言外中饋之外无餘事則中



饋之外无所主也此正道也闕雖挑天之化由此而出矣  
伊繼山曰上二句一串意在中饋蓋見无攸遂也 雙湖

曰采繁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  
共祭祀為循法度祭祀蓋饋事之大者婦无遂事惟在中  
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彖辭所謂利女貞  
者其六二當之與 象 順字作推原說巽即无攸遂在  
中饋也又主婦道傳言婦德互相發也 九三爻 爻而  
占也此於九三取其正家之嚴而又以寬為戒也 治家  
之道尚嚴九三剛而不中是未免過乎嚴厲使一家之人

畏而不敢犯有嗚嗚之象此雖人情所不堪而不免於悔  
厲然法度嚴肅人心祇畏畢竟是吉若以悔厲之故而一  
於寬致使婦子嬉嬉笑樂无節則敗倫瀆理終有不可言  
者矣嘻嘻之吝正以見嗚嗚之吉 呂東萊曰此爻如對  
兩家言且如入其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可以知其  
必興見其嘻嘻日以歌舞為樂可以知其必敗矣 象  
節制也所以防其過也惟未失所以悔厲而吉惟失節所  
以終吝 六四爻 爻也 諸爻俱直言正家惟四則由  
富家說到正家蓋既富方教理之常也所以大吉治家治



國正是一般道理不必主大臣理財說

張中溪曰六四

與初九為正應又介乎九三九五之間以柔得剛以虛受

實故能富盛其家而有大吉之占六四以柔順之道而在

高位其一家之母歟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

也家之肥卽之富也 雲峰曰小畜九五稱富泰六四

稱不富陽寔而陰虛也家人六四陰也而稱富陽主義陰

主利也 象 徐進齋曰富家者非必金帛珠玉而後為

富但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婦夫婦各安其位順而无逆

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卽所謂富也吉莫大焉若父子兄弟

夫婦之間各失其道則家敗无日富可保乎 九五爻

本文以著占也此文是人君獲內治之助而天下之化自

成矣 王有天下之君也 儆守有字俱輕看猶云王者處

家而有此也勿恤是決言之詞謂吉自至不期然而然就

風化上說卽正家而天下定也 象 此著王者宜家之

情明吉之所由得也交相愛重德言 揚誠齋曰以文王

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大任為母以武王為子

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謂矣 上九爻 本文以著占也



此著上文正家久遠之道在恩威兼濟而已 有孚威如  
一時事終吉非是起頭不吉終得吉也是常永之吉 傳  
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  
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自化為善然在  
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其患常在禮法  
不足而漬慢生也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乎誠  
二者而已 蒙引治家能有孚以篤其恩義則既无家人  
嗃嗃之悔又能威以正其倫理則又无婦子嘻嘻之吝  
象 夫子恐人以威為作威故特明之反身者何言有物  
行有恒而已

睽小事吉節

占也此因卦之名睽者而明其未可大有

所為也

睽就世道言是人心乖離之謂也本義不獨曰

異而曰乖異主於情之不合而言非徒以其迹之不同言  
也小事吉亦在濟睽上看所謂補偏救弊徐以俟人心之  
定耳曰小事正對他不能混一區宇合天下之睽言也

張雨若曰此卦詞當與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只是人  
心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個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  
只為打頭一字壞了然非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 存疑



此卦有三者之善而不免於睽離者其睽出於他人而不  
在己故云小事吉者乃遭時之不幸非才力之不足也

彖傳 首節卽物與人之違異而天下之人心違異者猶  
是也悅而麗乎明麗字不甚重卽悅而明之意有其具也  
柔進而上行重進字有其位也得中而應重應字有其輔  
也末節卽睽之未常不合者而極言之也 張中溪曰火

澤无相得之性二女有難和之情所以為睽 傳言睽者  
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說謂心不暴戾明謂通於事

理二字兼重柔進而上行謂謙順之人而操事權之位得  
中而應乎剛謂虚心下賢而賢人樂輔故雖不能大有所  
為猶可小有所濟 孫質菴曰性情之睽不可有形體之

睽不可无入但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為合故極言其  
理 蒙引天地萬物未有獨而无對者故二者常相須也  
蓋總是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此睽之所以未常有不  
合也然非始睽而終合也睽者其靜合者其動睽者其別  
合者其交也生生化化萬有不齊萬物睽也物物皆有睽  
有合故曰事類 存疑其事類與其事同異其事同天地  
生物之事也其事類萬物有睽有合之事也 林次崖曰



曰事同曰志同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於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無以為合也

上火下澤象 同而異一直說下不可分作兩項異者同中之異也要之君子非有心於同亦非有心於異惟一於理而已 君子以天下之量容天下之人以天下之心處天下之事本是大同於人也但理之所不當同者則必介然守正而不苟同於人如其道也則在家同於家在國同於國而君子不嫌於同非其道也則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而君子不嫌於異此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者若曰與波上下和光同塵則非君子之同矣 存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不違眾獨異而必與人同然習俗多非人情易失故不徇眾苟同而必有所異不必於同不必於異此所以為君子而異於人也 李氏曰孔子於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

六爻大旨 六爻皆有始睽終合之義初之應四也二之應五也三之應上也此其彼此相屬莫之能移者也然方



其睽也為喪馬為睽孤為有悔為天剝之傷為張弧之射  
及其合也為勿逐之復元夫之遇為于巷之遇噬膚之合  
為有終為遇雨然其後之合者非枉道以徇人也必同德  
與正應然後合也 初九爻 爻也此擬初九得人之象  
而示以重絕人之道也 君子身濟天下之睽必得人協  
力乃克有濟初與四本非正應宜有悔者幸其同德是情  
不相投而德則相濟終可賴以濟睽而悔可亡也然同德  
相合正異己者所忌苟分別太嚴未免為讒邪所構就是  
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而甚其睽合異為同妙  
在一見 張中溪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  
象 此卽爻之不棄於惡者而明其不得已之心也 雲  
峰曰爻曰无咎象曰辟咎睽之時不得不辟也 九二爻  
象而占也二五相應本有君臣之分而當睽之時情意相  
隔若欲執堂陛之常禮如何得遇必多方以開悟之積誠  
以感動之其恂恂款款委委曲曲有投合在尋常軌轍之  
外者故曰遇主于巷 遇者會逢之謂巷者委曲之謂巷  
字當得其意勿泥於詞 象 此夫子恐人疑遇主于巷  
為失道故特明之 六三爻 象也占在其中此係三爻



之義始雖睽而終則合也 見字直貫到天且剝處見者  
傍人見之也曰輿曰牛曰人蓋以乘輿取象車以載人牛  
以引車其人輿中之人指三也曳輿守當玩有下挽上阻  
之辨 象 此於三文推其先睽之迹而喜其合於後也  
游氏曰上二句德不足以勝時也下二句邪不足以勝正  
也 九四爻 爻也此著四爻同德之應而因示以善終  
之道也 遇元夫交孚串看重遇與孚上厲无咎亦串看  
重厲字 人之情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釁障未萌  
處多事之時則變故橫生而猜忌易起故必危以處之內  
杜疑忌之萌外防護間之入惟恐吾之孚信有未至焉然  
後可保其交孚之美同心協力而濟天下之睽為无咎耳  
否則始雖合終必離安能免於咎乎 李氏曰情以疑而  
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故四終於遇元夫而上終於遇兩  
也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說而疑忌易滋必寬其  
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護間易  
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无咎 象 此於四爻  
有同德之助者而幸其獲濟睽之心也 志是濟睽之志  
得人則睽可濟故志行然必本交孚而來可見大臣而欲

濟睽全要以至誠感動 六五爻 久之象占也此著五  
久之義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雲峰曰二五剛柔得中故  
五以二為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  
于巷之遭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  
分嚴上也 往何咎快之之詞君臣之睽合天下之睽自  
无不合也 象 此於君臣之易合者而美其德業之成  
也 傳爻詞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  
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  
於已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爻 象也占  
在其中此擬其始睽終合之象也 睽孤至張弧是一意  
其疑以漸而極也先睽也後說至末是一意其疑以漸而  
釋也後合也 見是上九親見見字直貫到一車處既曰  
見豕負塗又曰載鬼一車兩象疑有淺深見豕負塗者如  
或見之疑而未信也至載鬼一車則疑其寔有是事比前  
疑又甚矣遇兩言其和合也吉卽不終於睽便是吉 耿  
開封曰凡物之情往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  
疑 雲峰曰凡易之道卦吉者必於諸爻戒之卦不吉者  
必於諸爻反之睽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先睽後合而



三上之睽尤甚故其辭亦險怪之甚中心疑者其辭枝此之謂矣 象 此申上爻後合之善以其心之元累也 張雨若曰群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之心无可議安能如此

蹇利西南節 占也此於卦之名蹇者而詳示以濟蹇之道焉 蹇就世道上說利西南見大人守正道都是濟蹇之道利西南二句以所居之地言利見大人以所輔之人言貞吉以所為之事言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蹇本以見險而止得名然不可終止而不思所以處之但貴據得其地資得其人行得其道有此三者蹇无不濟矣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拘於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明大義秉至公是也 雲峯曰蹇之為難遇險而不進蓋前有水之陷後有小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坤西南艮東北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喪朋取艮與坤對也蹇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坤與艮對也蓋以對待言則此為得彼為喪此為不利知彼為利矣

彖傳 首節以見險言見險者貴有知止之智次節以處險言處險者當盡善為之道 存疑見險而止與能止不同見險而止是勢不得不止止不在我也能止是可止而止止在我也加一能字所以贊其知也 得中道窮俱言形勢往得中是進得其安所謂可戰而可守者其道窮卽所謂英雄无用武之地蓋見西南之為利耳天下无治世有治人故當蹇而見大人可資其才德以成功貞吉者此卦之體自二以上陰則居陰陽則居陽而各當其位為貞吉之義是其所以弘濟時艱者悉合乎天理人情之正自可拯危定傾而成正邦之功蹇稱時用謂蹇時必擇地必擇人必守正用此三者乃克有濟故云時用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應有的方法 山上有水象 雙湖曰坎在艮下為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為蹇而稱君子以反身脩德蓋反身如山不動而脩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 君子之蹇與卦蹇字不同君子行有不得一身之蹇也如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是已反其仁智禮卽反身脩德之謂也如是則身正而天下歸之蹇則濟矣



六爻大旨 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 不容終止者勢也 五為君得人以濟 二為臣致身以濟 三之反頤柔以濟 四之連頤剛以濟 上之見而頤從君以濟 初非其時待時以濟 大丈夫不幸而當蹇之時 一卦六爻之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 非以見險而即止已也 初六爻 占也 此不與其進而與其止也 傳來者對往之辭 上進則為往 不進則為來 初六是元位者 只就蹇時論 不必兼才說 李隆山曰 古人生居亂世 元官守言責者 類皆高蹈遠引 以待天下之清 卒之身名俱高 傳播萬世 夫是之謂往蹇 來譽 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 以致名位俱仆 為後代之指笑者 有間矣 象 蘇氏曰 玩宜待之辭 可見聖人无一日不欲濟天下之心 第欲俟其可濟之時耳 不然則初不為元用之廢人乎 涓水垂綸 南陽高卧 豈非待時而動者歟 六二爻 爻也 楊誠齋曰 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 惟六二九五 无不許其往之辭者 二為王者之大臣 五履大君之正位 復不往以濟 而誰當任乎 提出王臣二字 使見身任國事 不容他諉者 二句要作一句說 言王臣蹇而又蹇 以求濟之 非以其身之故 正孔明所謂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者不必作原其心說 象 人臣事君不盡其  
心者可以尤其心也不竭其力者可以尤其力也六二為  
王臣之蹇蹇其事之濟不濟雖未可知縱使不濟然其心  
力已盡終亦无可尤矣况未必不濟乎此所謂論是非不  
論利害論道義不論禍福者是也 九三爻 占也此著  
九三不宜於濟險而示以圖安之道也 諸氏曰當險之  
時陰欲附陽以求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未必  
其陷於險也故曰得其所安 象 此中三爻之利於反  
者以其陰之樂從也 內指二陰內喜正謂陰欲附陽者  
也 六四爻 占也此示以舍己從人之道也 連者連  
之以進也如許遠當祿山之亂而必資張巡之謀是也  
象 此原四之急親賢者以其賢之可親也九三陽剛故  
言實只重實字當位輕 三止不陷於險者以其附陰也  
四可出乎險者以其從陽也 九五爻 爻也五為蹇主  
乃治亂存亡所關非他人之蹇之比故曰大蹇甚五之蹇  
者甚朋之功也大蹇非朋不濟五居尊而陽剛中正是不  
惟勢力足以招徠而信義亦足以感動故朋皆來助之而  
蹇可濟矣當蹇時而收羅豪傑是第一策 周用齋曰臣



之濟蹇在致身君之濟蹇在用賢柔順中正則秉節也專  
剛健中正則推誠也至 象 此原人君之多助者以其  
寔德之孚於人也 中節卽中德也以其在蹇而能守故  
獨以節言之艱難之時而志概不移顛沛之際而信義愈  
篤故足以激忠義之士而起其來助之心 上六爻 占  
也此文示人臣濟蹇之道而因明其所以成功焉 已在  
卦極當出險之時若不得濟蹇之主事之往猶蹇耳惟來  
就九五合朋來以成出險之功則吉也利見大人申明來  
碩之意此文如張良之從沛公鄧禹之從光武是也 項  
平菴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  
為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為來耳 象 內與貴  
侯指九五但內處虛以五言到從貴處乃指出德位說五  
有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此其可貴也

解利西南節 占也此聖人詳示以處解之道也 在治  
道上說利西南是平易其來復吉是安靜有攸往夙吉是  
不欲久為煩擾本義原自分明然安靜與不煩擾卽是一  
事夙字就是來復蓋靜而處之以靜固為安止其所動而  
卽歸於靜亦為來復其所是安養天下之意註中兩若

字是未定語看解後時事何如而吉字各蒙上意說註早  
往早復重早復邊看為是 傳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  
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  
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  
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平易也 存疑難  
之方解病者未瘳傷者未起必在安養培植而後生意復  
完若以煩苛嚴急治之則人情勿堪而无氣必為之損若  
无所往而不安靜則自啓事端自作禍孽必害平寧之治  
若有所為而不疾風則遷延歲月養釁釀禍或生意外之  
事平易安靜不久為煩擾然後生民无生離死别之憂而  
有室家之樂閭里无差調供輸之苦而遂生息之天是以  
吉也 无所往而來復有所往而早復俱是利西南之義  
來復是利西南於无事之時也早復是利西南於有事之  
時也

彖傳 二節截上是人君解民之難下是造化解物之難  
郭白雲曰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之有  
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為解也 卦變  
四入坤體坤為平易之地而其畫又為象是所為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此西南之所以利也得眾只就所行平易言  
不可就說到得民心上中字宜玩過中者喜於有為而不  
中者又不能自主卦變九二得中是內无喜功之念外中  
事機之宜故能來復而吉往字承得中來惟得中而往所  
以早往早復不至於窮兵毒民而有功矣有功在夙上見  
得丘建安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  
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  
以无事自怠也徐進齋曰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果草木  
皆甲拆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暢生  
意流行克周普徧解之時其大矣哉人君解民之難主  
於靜靜則民安之造化解物之難主於動動則物宜之此  
其用自不同也

雷雨作象丘氏曰雷雨作天地以之而解萬物之屯赦  
過宥罪君子以之而解萬民之難雲峰曰雷雨者造化  
與物更新之仁也赦過宥罪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然過  
則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伊繼山曰過與  
罪不是民之難緣初罹蹇難之時天下大亂所以生民易  
入於罪過耳此不是常法乃解時所行者當承平之世

故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故不可无无則反側不安而禍難不鮮

六爻大旨 鮮之義有二有所以鮮難者有所以鮮小人者蓋天下之難皆小人致之故鮮難亦自小人鮮之能鮮小人則天下之難自鮮矣狐者小人之蠱拇者小人之賊隼者小人之鷲負乘者小人之僭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拇不絕則朋不至小人不退則君子鮮之之道未盡負乘之隼不射去則悖亂无已而寇戎无寧日矣夫卦利於靜而自二以上皆用動者以鮮小人固无妨於求復也當鮮之時百姓之過罪可原而小人之奸惡難恕故初六所以鮮難也二四五上君子之鮮小人也三則小人之見鮮於君子者也 初六爻 占也 初以柔在下是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又能主事而足以為吾之倚仗則上作而下善守政令无紛更之失斯民戴寧一之治何咎之有 象 難之既鮮任於剛者不免擾之以多事溺於柔者未免縱之以无事剛柔相濟柔既足為彼之順承剛又足為此之所倚仗彼此相乘何事不濟故曰義无咎 九二爻 象而占也此著二爻有去邪得正之道斯天下



之化成矣 田者去害之事狐者妖媚之獸能以變幻惑  
人者群小之象也黃中色矢直物謂中直也中直本无取  
象然邪媚既去則中直自得故註必曰而得中直而字當  
玩 象 好惡不偏為中舉措得宜為正有此中斯有此  
正也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 得中道在獲  
三狐得黃矢前大凡小人難去而君子又難合若非大臣  
心无邪曲一中自秉烏能取舍不謬如此 六三爻 象  
而占也此爻是无德而據高位者聖人擬其必失之象而  
深鄙之也 王臨川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才也乘  
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 象 此於爻之以位召禍  
者既鄙之而慨其為自取也 亦可醜言就不見奪還為  
識者所鄙之意又誰咎言无可歸咎深明位之奪非奪自  
戎奪自我也於誰咎乎 九四爻 占也斯字當玩本義  
若能守則字緊緊相應拇初象而汝也不徒曰拇而曰而  
拇者見其為四之所親也私情之交未免有所係累必解  
之使去而後同類之朋始相信不疑 佞者在朝則賢者  
在野佞者在野則賢者在朝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介疾有  
喜君子所獲 象 此申爻之必去小人者以其道之不



同也未當位兼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也

六五爻 占也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

惟有解去一着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有大義獨

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无禍亂矣故吉然

此何以驗之驗之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

尚在側是寔未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

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開導之如此

象 此夫子又為易之之辭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

解小人自卸退矣以歆動之使必解 諸理齋曰四言君

子不解同類不來五言君子不解惡類不退君子小人不

容並立也 上六爻 象而占也上六位上則爵尊其象

公位正則器成善藏其用處解之極時至而動而六三恃

德致寇竊據高位罪惡貫盈一射而獲解之時用莫利於

此 象 此申上文之去小人者為天下除亂而已 恃

亂也名之以恃小人之罪彰矣見所以當解也

損有孚節 占也此聖人係損之辭既示以至誠之應而

酌其用也 徐進齋曰孚信實也損所當損適時之宜而

有孚信可行之理所謂有孚也可貞者可以正固守此也



其道可行故利往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  
往也蓋損者拂人情之事易至凶咎故特詳之 惟正之  
供不謂之損國家有大變故大興革用度不足不免於常  
賦外別有所取方謂之損蓋不得已之計也民諒其不得  
已則无怨咨而樂於輸何以得民之孚亦是平日節用愛  
人之心素著了故臨時諒其不得已之寔也損非善道宜  
有咎宜非貞宜難以利往惟有孚則大善而吉无有過咎  
可以為正民樂於輸而利於往也字字要本平日說來若  
止損所當損亦未盡 損而有孚則人皆諒我之情而樂

於我從用可足而事易濟故元吉揆之於理而无虧求之  
於心而无愧怨謗不生非議不作故无咎雖一時取濟之  
謀而寔可為經久權宜之計故可貞且不拂乎人情不累  
乎已德決然可行故利有攸往 程敬承曰損何以云有  
孚也去浮存約其寔念也始而權損之宜則存一不忍多  
取之心而下孚於民既而酌損之用則存一不忍多費之  
心而上孚於神是故四者之應應其孚也二簋之享享其  
孚也 雲峰曰上有不得已而損下者非以自奉也必用  
享為訓者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



彖傳 此釋卦之名辭致之有其由而處之有其道也  
其道上行言損之道行於上非謂其利歸於上也損剛益  
柔以下是卸卦畫物理之時以明二簋之時也此卦言當  
損之時畧重在損一邊不可損益並重剛柔盈虛是死字  
損益是活字言損剛以益柔損盈以益虛纔損此便益彼  
也時者理與數也理數之自无而有者益也理數之自有  
而无者損也皆自然而然者也 李陰山曰在下者民之  
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聖人名之  
為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設卦命名乃深寓至戒也

雲峰曰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  
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  
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張中溪曰當  
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時矣損其  
盈者益其虛者適時之宜與之偕行雖聖人亦不能違乎  
時也

山下有澤象 此發損之象而君子體之以善治其心也  
程子曰人之七情怒為難制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懲之謂也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窒之謂也



有是言  
顏子不遷不貳是也 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  
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也窒亦  
非是真有孔穴去塞了只是過絕之使不行耳 又曰忘  
怒則公觀理則順此懲忿工夫窒欲工夫不過省察克治  
人心隱微之間動而未形之際天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  
乎其間故於是加察焉但是人欲則窒塞之不使其克長  
大學中庸之謹獨窒欲之事也

六爻大旨 損者損下益上之謂也自下而言則進往之  
勤勞動彰矣利貞之守節義植矣三人之損朋黨杜矣何

也求其有益於吾君吾國而已自上而言則損疾之喜資  
直諒也十朋之益屈群策也弗損之益暢休澤也何也君  
受益於臣而民亦資益於君也 初九爻 久占而戒也  
此文是聖人與人臣益上之忠而因示以量己之智焉  
已事非己進脩之事只是速往益上言就使莫要於己之  
事亦姑且己之有公爾忘私之意酌從往處自酌其宜進  
而酌猶忠告中又有善道意不在交淺言深之說酌字從  
進字上來聖人既云酌又云進見忠與智之當兼盡也  
象 尚合志如云上頭的人與我合志蓋四之心正欲損



己之疾而求助於初兩情相合何嫌於過哉 九二爻  
占也九二剛中自守不肯妄進卽此是真正志潔身儒者  
之高蹈也若征則非貞矣志降而身辱矣能无凶乎弗損  
益之正見利貞而征凶蓋士不變所守則清風高節足以  
廉頑而起懦使見益上處可見弗損正所以益之也何可  
以征而取凶哉 雲峰曰損兼言益蓋不復言損此又易  
之微義 象 點出志字有確然不可拔之意中以為志  
所為不染於欲不囂於氣者推原九二所以利貞之故  
六三爻 本象以戒占也 丘建安曰此文乃損之所以

為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  
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則上六下而為三  
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此文只是發明致一之  
義三而損一兩也一而得友亦兩也三兩字不必拘兩者  
道義之交乎三者倫之非偶道義交孚則雖千百其朋不  
失為兩倫類非偶則雖比肩相與不失為三 象 旣曰  
三人行矣何必又使一人行君子之交相合以兩而忌參  
以三三則學術異而議論乖疑而不相入矣三則疑辭所  
以一人行之故 六四爻 爻而占也 張孝陵曰疾是



自己的病痛全在自家做主張來損我疾者尚且用適而我且玩愒優柔何以能去其疾故曰使適有喜疾能損便是喜使无終迷之咎 蒙引六四下仁以脩身者也學問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之以從善而已若徐徐為之終不足以有瘳矣此與終日乾乾不遠復之類皆切學者劉石芝曰適字非謂速從初九只是自家孜孜汲汲意象 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欲之有疾而能損則變不美之質以為美矣豈不可喜 六五爻 象而占也此文是六五以德而居尊聖人著其得賢弘化之

益焉 玩本義虛中受益四字據五受天下之善說柔順虛中是誠心以賢才為寶也弗克違有誠心愛上意此二意相應言君誠心以寶賢賢乃誠心以愛君也或者不期而至之詞无吉就治上說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是也雲峰曰益不可以有心求惟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得辭者有德而自然益之者也 象 此卽人君之受益而明其為天與也 上祐只重德足以動天意 上九爻久也上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也然居上而益下必損己之財以益人則天下之人欲得益者何限亦不能給矣



惟弗損諸已而益之則其出无窮於人有濟可以塞益人之責而无咎然弗損之益亦或有不正者必循乎大公至正之方而非違道以干譽能貞如此則質之益道而盡善達之天下而不窮吉而利有攸往而且澤无不周人心歸服无遠近内外之限故曰得臣无家象大得從弗損來小惠與民民勿徧也志安得大得益利有攸往節占也此於卦之名益者而兩著其益下之善也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既行惠下之道利益萬物動而无違何往不利以益涉

難理絕險阻故利涉大川攸往句已包得涉川但平時之益不見益之大故從中抽出濟變來說利往如制田里教樹畜薄賦歛之類涉川如除殘暴恤災患哀焚獨之類李陰山曰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已无所寄已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已亦无憂故損下以益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

彖傳 首節以卦體釋卦名義下二句復申上二句要見



出上下俱益意次節有慶卽利往乃行卽利涉益道之善也曰中正曰本道益道所以善也末節卽聖學造化而推廣之以贊益道之大也 損上益下概以上下體言自上下下又言其所謂益下者乃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則是上之恩澤流至於遐方絕域窮陬僻壤无一處之不被其道大為光顯非若伯者之所及有限狹小卑暗也 存疑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山林川澤之利損以予民蠲民田租之類不然說不得損上自上下下雖生於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

到意故曰大光利歸於下故民說无遠弗届故道光上句重在損上下句重在下下无疆大光正見益處 彥陵曰有慶必本於中正者全要從君臣同德看出蓋國家止君臣兩人使其各懷異志則上恩或不下究下意或不上通今二五同德則良法美意自无壅閉之患而生民之利溥矣故曰有慶本道二字是影用文法濟川必以木濟難必以才卦具大材則許大經綸皆從此出故曰本道乃行本道卽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為才者也震在五行為木巽在八卦為木乃字宜玩不遇盤根錯節无以別利器 末



節重一時字動巽要合看動有奮發之意而巽則沉潛體  
會如此交脩則其進也將與日俱新而不自知矣施生亦  
要合講一施一生合同而化萬物自然並育於其間而生  
生化化无有方所矣夫學到工夫足處進自然无疆物到  
氣化足處益自然无方可見益不外乎時也點出道字見  
其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者道之所在卽是  
時此二句照着上文推開去說

風雷象 此君子體益之象而兩畫求益之道也 朱子  
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見善則遷无係

吝之心有過則改无遷延之意雷厲風行亦不過此若稍  
涉係吝遲回善不為吾有過遂成吾過矣何益之有 雲  
峰曰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  
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

六爻大旨 卦主於益下損在上則益在下矣下三爻皆  
受益者也上三爻皆當益下者也故初與二受上之寵益  
者也初言利用大作所以報其益也二言利永貞所以保  
其益也三受凶事之益有孚中行所以成其益也四為大  
臣以順下之動而為益故曰利用遷國五為大君以感人



以誠而致益故曰有孚惠心工求益不已不能益下者也  
則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初九爻 爻也此於初爻之受

益者而詳示以報君之道焉 作就功業說元吉无咎一

串講下 利用為大作是教初盡忠竭力以答上之厚遇

然人臣儘有出一時之感激而不能善其成亦有姑借是

以塞責而不知求其善者故又接无吉无咎之訓 元吉

者酌之古酌之今尤酌之後當於時當於世尤當於心乃

以功言非以效言也 象 大作便是任厚事居下而任

厚事已有越分之嫌使所作 又不善其咎大矣故必元吉

然後得无咎 六二爻 象而戒也 虛中是誠處下是

敬懷此誠敬以事一人便是臣道之貞卽此精白一念便

可與君相通而寵渥之來有辭之弗克者茅當永守此貞

而不變耳曰享帝吉蓋以明貞之必受益而人臣不可不

貞也 十朋之龜是人臣受君之寵錫不以祿位言全節

只重人臣受益邊享帝吉帶說 象 此中六二之獲益

一致之无心也 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 六三爻

象占而戒也 當益之時雖以陰柔不中正之爻亦當得

益但益不以美事而益以凶事如投之艱難置之盤錯做



戒而震動之之謂也動忍正所以增益故凶事亦謂之益  
无咎言可因是而遷善補過也下二句正言其所以无咎  
有孚者滌慮洗心誠於體國而不欺中行者履正奉公合  
於中道而不悖卽此便是上通於君處告公用圭非是有  
孚中行了把此去陳於君前只是盡其道於己以慰吾君  
責望之心便猶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象 孚與中  
本人所自有但人情不激則不發三之益用凶事者正欲  
其固守本有之德非棄之也 雲峰曰爻惟三上言凶上  
之凶自取之也三之凶人益之也欲其困心衡慮而固守

之乃益之大者 六四爻 戒占也此勉大臣以益下為  
心可以得君亦可以得民也 諸理齋曰益下為心就是  
合于中行不必分為二事故小象不曰中行而曰以益志  
也告公從上之人信之也利用句是極益下之利于有為  
是下之人信之也 象 益志謂益下之志要見得主上  
无一念不在民益下原是君之志四能以益下為志則告  
於君而見從矣 九五爻 爻也此著九五誠於益下而  
因決其得民之深也 有孚惠心本德位說來出於我而  
歸於彼之謂惠惠心者上惠下之心也德卽心之所發也



自我言之則為心自受之者目之則為德其實一也不曰  
元吉而曰勿問元吉是決之之辭有孚惠我德是其所以  
勿問元吉處 李陰山曰剛中有孚象惠心者非可人給  
而家養之也聖人之仁如一氣之春舉斯加彼使欲富壽  
安佚之心各遂所欲也我之所惠以心則人之感惠以為  
德矣 雲峰曰言惠不言益益之大者也 存疑惠心上  
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以上之德為惠也上惠字死下惠  
字活而皆有孚馬上以誠感下亦以誠應也 象 勿問  
之矣全本惠心來惠施於政則有迹可得而問惠出於心

而无方又何問焉惠天下者君之志至於天下皆懷其惠  
是我之惠寔足以及天下矣故曰大得志 上九爻 爻  
而戒也此著上九專利之害而復致其戒焉 莫益或擊  
串看甚言求益之不可也求益不已便是立心勿恒益下  
者上之恒道不務益下而務自益凶可免乎 雲峰曰六  
二柔居下之中不求益而或益之上九剛居上之極求益  
不已入莫益而或擊之九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九之  
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孰有不自心生者哉 象  
偏辭猶一邊說話也究言之一定有擊之者乃危之之詞



自外來亦不期自至也 雲峰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  
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  
之者哉

夫揚于王庭節 戒占也此於卦之名夫者而詳示以決  
陰之道也 揚于王庭數句作四事說告自是不利卽我  
二句一意利有攸往句方許其決之也 胡雲峰曰夫以  
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聖人為危懼警戒之詞不一蓋  
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  
交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

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  
聖人彖復其詞平彖夫其詞危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  
窮或為敬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  
忘戒懼也聖人為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夫  
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  
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哉

彖傳 首節是釋卦名而贊其備決小人之德次節是釋  
卦辭而言其盡決小人之道 曰剛決柔名義便凜凜不  
可犯健說二句相承說健謂強毅嫉邪非柔媚可惑而說



則平心易氣不傷於忿激以此決而發皆中節曰和和乃  
事合機宜動中肯綮之謂非柔和之和所謂不緩治以失  
其機又不輕動以激其變也 柔柔剛是小人匪德而據  
高位專權病國此其罪之所以當決也曰其危乃光者小  
人難決雖顯明其罪猶恐陰伏其奸故必危厲處之則我  
有善圖之道彼无可乘之隙乃能決元不勝而君子之道  
為有光也既曰告自邑君子之身已正而又曰不利卽我  
者蓋惟理可以服人苟專尚威武則疾之已甚亂也必取  
困窮矣剛長乃終謂剛復一長則為純乾君子滿朝无一

小人之阻矣往何不利耶亦二句一直說下蓋快之之詞  
也 澤上于天象 此著夫之象而示君子施澤之道也 祿  
恩澤也德卽祿也 澤上于天勢必潰決是天之所以仁  
萬物也君子體之以仁萬民祿予加於君子樂利及於小  
人使德惠旁達猶澤之潰決這便是王者之仁若居其德  
而不施下不蒙其澤矣故忌居者積而不流之謂也以四  
海之公利為一人之私藏貪主之大戒也 六爻大旨 君子於小人理不可以不決而決又不可以



不和初特剛長二須戒備三戒壯頑所以責小臣四之不  
剛非能決小人者然公議不可不從也故示以隨人所以  
責大臣五於陰為逆君所狎暱不无係憂然大義不可不  
斷示之夫夫中行所以責君凡小人在朝係戀於君依違  
於柄臣而小臣動戾機宜未有能去者故備著之 紫溪  
曰甘露之變以小人攻小人也不知揚庭之義者元祐之  
朋以十人制千虎也不知乎號之義者也以手推席徒犯  
壯頑之凶產祿猶在罔防莫夜之戒非有厲也何進微卓  
紹之群而卒以釀禍昌遐結朱温之援而竟以愆災皆卽

戒而非自是也故其決之不勝也禍集於君子決之而勝  
也禍貽於國家 初九爻 象而占也 胡雲峰曰夫以  
五陽而去一陰君子豈不足以勝小人然居下而早用其  
壯固自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勝在往前可必其往往而  
不勝故戒其往 存疑初之不勝不足哀其志之不就直  
當咎其事之不減也故曰往不勝為咎 象 此申初爻  
之非所往而往者而過為自取也 楊誠齋曰勝在往先  
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  
勝孔子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爻 爻也此示以



有備无患之道也 九二處中象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  
久當之卽我之我在已有我之我在人惟惕號而不卽我  
故雖有我而亦勿恤 二之所得正初之所失也二進而  
上居位也陰在卦之中秉推也正入剛而得中才足以行  
而德足以運然猶不敢逞於一決惟惕惟號常恐為謀之  
不固是以莫夜之戒始可勿恤古君子之老成經國類如  
此豈少年喜事之人所能知哉 象 此申二爻之所以  
无患者以其有備患之德也 吳臨川曰得中則不恃剛  
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我而勿恤也 九三爻 爻

也此於爻之過剛者而示以去奸盡善之道也 壯頌二  
句九三爻義也君子以下聖人開示九三之意上是決之  
太暴下是決而和也 張雨若曰君子要去小人豈可一  
味剛壯形之面目祇挑禍耳有凶此下是聖人教三如此  
言君子但要有真實決小人的心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善  
類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咎又何必壯頌為哉夫  
夫是心獨行遇雨若濡是迹有愠是因迹而疑其心无咎  
是心白而迹不足以累之也 象 終无咎者起初有多  
少宛曲在前而以夫夫之心出之究竟无一可咎加一終



字所以決言其无咎也 九四爻 象也此於四爻之難

進者示以善處之道而惜之也 譬无庸其行次且者危

之之詞為其不知牽羊之術也 曰牽羊悔亡者教之之詞

轉危為安之道也 曰聞言不信者蓋度其不能信牽羊之

術所以激之使必信也 雲峯曰如牽羊則悔亡而九剛

必无下人之志聞牽羊之言當信而四柔必无克己之功

象 此中四爻之象見其无德而不明也 位字作才德

二字看聰不明惜之之詞 九五爻 象而戒也此擬其

惑邪之象而示以去邪之道也 小人感陰氣之多故取

象於莧陸柔邪狐媚最易蠱惑君心聖人懼其心有所係  
而不能決故策之曰夫夫堅其必決之志耳 彥陵曰人

君之去小人與人臣異人臣欲去君側之奸權有所制未

免有所顧忌故必健而說決而和為中人君權由獨制此

念稍有狐疑不決小人即窺其隙而中之故以夫夫為中

象 揚止菴曰自古君之於小人徇公義不得不去而中

不能不係私情故掃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滋

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夫未終而垢已萌矣故憐憐以

未光為戒 劉石芝曰中行指其外无所係而言中未光



本其心有所係而言二聖要亦互相發也三與五獨言夫  
夫者三與上應五與上比也然三則逆與之合而其夫夫  
者心五則心與之比而其夫夫者事故夫子於三則曰終  
咎蓋略其迹而直原其心也於五則曰中未光蓋卽其事  
而直誅其意也 上六爻 爻也 雲峯曰九二惕號呼  
衆陽也上六一陰何所號哉終凶而已聖人於五陽未嘗  
許之曰吉一陰爻直絕之以凶意最可見 象 存疑小  
人方互相牽引之時自以為萬年之固到元號之凶勢終  
不可長聖人若曰借小人而早知此何敢柔剛以自恣便

有提醒小人意

姤女壯節 象而占也上句著小人必害君子下句示君

子當防小人 楊誠齋曰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

子喜必曰朋來元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

也聖人已為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

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中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

而親暱之也 名之曰復者蓋本是原物而今復來幸之

之詞也名之曰姤者蓋不期其來而自來駭之之詞也

邵子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夫明亂生於治乎時



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夫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  
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彖傳 首節以卦體釋卦名見遇之為不正也次節據理  
以釋卦辭見遇之不可有也以上皆自遇之不善者言三  
節以卦體言天地之遇四節以卦體言聖人之遇此皆遇  
之善者也末節又是聖人恐人失防陰之道故提出卦義  
以示謹微之意非是贊其大只是言其可慮者大也 紫

溪曰小人之易昵也如女色之易惑其初必有可觀為君  
子者一不自覺而惑於甘悅之詞至與之相為比周則奸

壬得志噬臍无及豈不與之長處哉 張中溪曰五陽在

上而一陰生於下以陰遇陽是天地相遇也遇則品物皆  
茂育而章著矣女壯以淑慝之陰陽言此以相須之陰陽

言 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  
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又是別取一義 吳臨川曰

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曰剛遇中正有德有位居尊  
臨下其道得行於天下故曰天下大行 蒙引姤之時義

依原是一陰遇五陽之姤故以為幾微之際言一陰之生  
雖微可慮者大以消息盈虛之幾而言直為君子喫緊也



溫公曰聖人之慮遠故能謀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少而功多謀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天下有風象 張中溪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寔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觀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與民相遇一如風與物相遇矣

六爻大旨

卦以初六一爻為主以一柔而遇五剛者也

賓之戒包有魚只是說有可制之機制之還在无咎上

象 義不及賓者宜早制也及賓則已遲矣一直說下

存疑 義字有味此夫子之深意以制陰之責責君子也

九三爻 象而占也无庸次且二象一意既不能安於不進又不能自遂其進性躁勢孤也然受藉於陰者往往亦受累於陰故小畜九三卒致說輟之虞而兌之九五不免孚剝之厲今雖孤危亦時之不遇耳與尊自己致者異矣故无大咎 象 此中三爻行之不利者以其无上進之機也 九四爻 象而占也此於四爻之失民而深有以



傲之也 四與初應本其所屬之民而无德以維係之乃  
遇於二而不及於已也民心既去國勢將傾厲偕從此起  
矣故曰起凶言難將作也 劉石芝曰卦名為姤以遇初  
為病而三四兩爻則又以不遇初為病易不可為典要也

象 又言民之遠已象言已之遠民非上之失道何以致  
民之遠 雲峰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陰為民以為  
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 九五爻 象而占  
也此著五爻之欲制乎陰而示以善制之道也 主君子  
去小人說 蒙引以杞包瓜志欲勝之也含章度不可勝

初以小人遇君子以能止為正也故戒之以金柅二以君  
子遇小人以能制為善者也故示之以无咎三間於二而  
與初不遇幸免小人之傷亦可以无大咎以四視初初其  
民也已過於二故在四為无魚之凶以見小人可遠而民  
不可遠也五之遇初是以君子而防小人於始者也故曰  
有隕自天以見靜之可以制動人之可以勝天也上最遠  
於初故其无遇與三同焉 初六爻 戒占也此以名分  
戒小人以預防教君子也 一陰始生其勢易進聖人欲  
其自止也則曰繫於金柅言必堅於自止勉之之詞也欲



其勿進也則曰有攸往見凶言立見其凶蓋危之之詞也  
不進便是貞此僅論其理若以勢言則一陰方生其勢漸  
長故又以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脩脩非退避只是防微  
杜漸小人極汙濁亦善跳跟故取象於豕之蹢躅云 象  
此明文之戒小人者因其進而欲止之也 九二爻 象  
而占也此著九二有制邪之機而因示以制之之道也  
張雨若曰九二是個得時君子小人在我管轄之中我得  
而制之為包有魚之象能制之則陰邪之禍不及庶可免  
咎機會一失欲制而不可得矣貽禍可勝言哉是以有及  
而自守也有隕自天時過則行矣含章非避陰也靜以制  
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於方萌也有  
隕自天依舊是陽明世道矣 陰陽消長之機自有天數  
時方在陰吾安得與天為競惟是含晦章美以俟其潰是  
善承天以制小人之術 象 俱作推原說唯中正所以  
能含章唯志不舍所以有隕自天含章即不舍命之寔命  
天命也 凡人涵養不深則英氣必露德惟中正則所養  
深厚非如世之識淺慮近悻悻然自欲表見者故能含章  
而靜以制陰也志不舍命全在含章內看出舍則不舍含



則不舍念茲在茲縈抱而不釋者只是要挽回天命何時  
舍置得下豈不能挽回世道哉

上九爻象而占也

李陰山曰當遇之時已獨剛亢不與物合是為否道然陰  
方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  
之害上九剛亢絕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迫於陰邪可无意  
外之患 陳氏曰君子處世當擇人而遇之若姤其角則  
不問其當遇與否而一无所遇矣不遇其所當遇因為孤  
立不遇其所不當遇則无所傷象 天下之人有卑者  
易親而過高者難近上九居上之窮亢焉以自恣高焉以

自滿宜其一无所遇而取羞也

萃王假有廟節 占也戒在其中此聖人係萃之詞而事

神事君之道備矣 坤順兌說民與君聚剛中而應君與

臣聚澤上于地則萬物類聚此意却輕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尊祖敬宗人人皆知所本是久聚之道故首王假有  
廟之詞教王者聚己之精神以假於有廟重在王者身上  
人聚則常有主无主乃亂故必利見大人亨即人心有所  
統屬不敢散亂意然必以從王為正不立私黨方可見信  
於大人而得亨耳用大牲承格廟來攸往承見大人來益



萃之時正民物豐盛明良道合之日故享祀宜從其厚不宜從薄事業宜建其大不宜小就時談如此 胡雲峰曰王假有廟於萃渙言之者渙散也謂祖考精神易散故為廟中以聚之萃聚也謂聚已之精神然後能至於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也假廟者親親之義用大牲者時豐則從而豐也此萃之利於上也見大人者尊尊之義攸往者時陰則道從而陰也此萃之利於下也

彖傳 首節釋卦名本卦德卦體以見萃義之所由取次節釋卦辭皆從聚字上發義以見萃占之所以吉末節極

言聚之理而贊之見得天地萬物无非此理而萃之為大也 考陵曰君與民之勢常懸於萬里而君與臣之情常隔於九閭民效順而君先悅道君推誠而臣切上交必如此然後得聚故字極重要見順必本於說應必本於剛中責成到君上去方是大旨 存疑孝享是一串語人之享祖考皆是孝心所形故謂享曰孝享猶思親曰孝思也致卽致敬之致猶云行孝享聚以正者明以正為聚非各植其黨以亂天下者也卽此便盡利貞之義天理之自然為命禮隨時豐功以時建皆天命所宜然故曰順天命 大



牲之用順其命之當陰而陰之否則時當夫損二簋不以  
為薄而何必於大牲攸往之利亦順其命之當行者而行  
之否則時值夫否儉德不以為過而何有於利往 萃不  
在形迹有所以萃者情也情之會合而不相睽絕方成個  
天地萬物故觀其所聚而其情可見陽唱陰和乾施坤承  
天地之情一聚也形交氣感聲應氣求萬物之情一聚也  
澤上于地象 澤上于地萬物滋茂有萃之象君子以為  
衆聚則爭物聚則亂不虞之患所不能免也故簡治兵戎  
之器以預備夫不虞所以保其萃也 丘建安曰天生五

材豈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  
除戎器非右武也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李唐之  
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帝文景富庶之極窮兵黷  
武以制四夷又豈戒不虞之謂乎

六爻大旨 物不可以不萃而萃不可以不正初六隔於  
二陰萃非其正也故勉以致萃之失六二雜於二陰不得  
其萃也故示以引萃之公三求萃於近而不得者也故告  
以遠交之策九四為大臣得上下之萃者也故欲盡臣道  
以塞責九五為大君致天下之萃者也故欲其脩君德以



服象上居萃極莫之與萃者也惟憂惕以求萃於人而已  
初六爻 久而戒也此於初之妄萃者而示以反正之術  
也 初六本是妄萃者下四句是周公教之以改圖也握  
者衆人圍萃之謂一握為笑二句正以見人言之不足恤  
而守正之不可不堅也 雲峰曰萃與比相似比初六有  
孚盈缶萃之初則有孚不終比初无應而孚信克實其終  
也自有他吉萃初與四應而惑於二陰是有孚而不能自  
守志亂而无妄萃者也 象 此申初爻之妄萃者而  
深病其心也 志不自亂其誰得而亂之堅其孚而往則

志治矣 六二爻 占也此勉二爻以事君之道而復與  
其格君之誠也 二與五間在二陰未免背公植黨二乃  
牽引二陰上萃於五集思廣益國享其利而吾身亦不受  
朋黨之害吉且无咎矣然其引之也非畏罪亦非邀名實  
本於忠愛之實念自靖自獻而已只此一念自足以見信  
於君又安所用粉飾為故曰孚乃利用禴 象 有中德  
而未變言其愛君許國之忠不溺於朋比不奪於私交所  
以能引二陰而萃於五也不然其不為初之乃亂乃萃者  
幾希 六三爻 久而戒也 蒙引陰不中正而求萃則



元以取重於人上元應與而始求萃則元端而自往故人  
莫之與而其萃也嗟如不得萃故嗟也然上下俱六雖元  
相偶之機而三之與上寔有相應之分往而從之庶可免  
嗟如之咎但困然後往則是以窮而來歸出於不得已復  
得陰極无位之爻卽萃亦何足以伸其願哉要以理所當  
往小吝不必恤矣所恤者其見不早也 象 聖人慮其  
有疑慮之心特言上巽以堅其必往之志 九四爻 戒  
占也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  
所歸也故必得大吉然後得无咎 大吉以事言勉之也

无咎以理言與之也 貞以親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釁  
孽之萌謹度以防僭偏之漸臣節亮而人情理是謂大吉  
而後能无咎 丘建安曰此文與隨九四同義隨四以上  
承九五而致天下之隨亦有強臣逼君之象在隨以有孚  
而後无咎在萃以大吉而後无咎聖人之戒深矣 象

以陽居陰所處之位不當其於事上使下之間有未必正  
者故因其不足而戒之 九五爻 爻也此著其治道之  
陰而勉以君德之脩也 上下皆就九五說匪孚以下不  
過設詞玩本義若字可見元永貞之德不出於陽剛中正



之中非本无此德而到此脩之也已寡而益求其寡之意耳德莫大於元而永貞者卽元之无間无雜也 丘氏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為顯比之主也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為之主也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永貞之戒此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象 此舉爻之未孚於民者而明其心之有所歎也 未光不是病民乃病已德之未洽也 上六爻 戒占也此聖人於上六而示以危可使平之道

也 丘建安曰上六居萃之終兌之極聚終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苟能於聚終說極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无咎也 象 未安上是推原其憂戚之由 升元亨節 占也此聖人於卦之名升者而示以得君行道之善也 元亨二字虛講下二句正是元亨也見大人以方升之時言南征以既升之時言兩項平看 見大人則一德交孚自可必其妻遇之陰而勿恤其見摧元亨見於始升也南征以有為則一德運用遂有以建乎蓋世之勲而吉无有不得元亨見於既升也



彖傳 柔升何以謂時本卦變言變通趨時時宜上進則  
為時升 君子之升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  
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敢進也卦德內巽是深  
潛鎮密之人非欲速躁進者外順是又能從容審圖非冒  
時干進者皆可升之德也卦體剛中而應是剛毅正直之  
臣遇明揚汲之主又可升之會也其德與機會皆利於升  
是以得大亨 慶莫大於得君志莫切於行道古人相見  
有魚水之歡不為慶乎幼學而壯行是為不負所學豈非  
志行乎

地中生木象

朱子曰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

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  
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 雲峯曰德之進  
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念謹事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  
當如木之升矣 存疑積小高大俱在順德內非是順德  
又從而積小以高大也曾子於聖人用處隨事精察而力  
行之至於一貫之地積小以高大也自洒掃應對到聖人  
事由孝弟而通神明之德亦積小以高大也  
六爻大旨 初六巽而順於二陽得升之助者故有允升



之吉九三有德有時而又有機倫升之善者也故如虛邑  
之升九二剛中而應者也故有用禴之誠而誠意升於君  
矣六四柔以時升者也故有西山之亨而誠意升於神矣  
六五居君之位必脩德而後治道升上六居升之極唯以  
之進德而後可 初六爻 本文以著占也此嘉其上進  
之善也 九信也初六為巽之主不為躁進故二陽重而  
信之援以同升畜之牽復泰之拔茅其升也必矣大吉卽  
是允升卽象所謂勿恤而征是也 雲峯曰晉三象允下  
為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為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

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象 初以柔順之資巽於二

陽則是二方有志於用禴之利而初之以上進為志者遷  
與之合焉三方有志於虛邑之升而初之以行義為志者  
遷與之合焉故允升而吉 九二爻 本文以著占也此  
著其至誠裕君之道也 九二剛中與五為應往必見任  
所以自結於上者孚誠者耳不假外飾也故曰孚乃利用  
禴可用以裕神明惟其孚也 李元子曰萃之二柔也則  
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  
剛則能審義以進故卽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 象



此於二爻之得君者而深幸其志之遂也 有喜只就孚  
字內看出所為都俞吁咈會晤於一堂之上是為有喜  
九三爻 象也此擬其易進之象也 三以陽剛之德當  
可升之時而進臨於坤前无阻碍其象為升虛邑猶云如  
入无人之境耳 象 張雨若曰疑碍也无所疑正辭升  
虛邑蓋人无可升之具與有其具而无可升之機則未免  
有所窒碍有德有時何疑之有 郭青螺曰初爻以信乎  
友言二爻以獲乎君言三爻以得乎時言 六四爻 爻  
也六四以順而升順有至誠之義升有上通之義是大臣  
以誠而事君猶王者以誠而事神也故為王用享于西山  
之象吉格心之效无咎者不負所職也俱本精誠來精誠  
意寔自順字內看出 徐進齋曰升卦二四不言升何也  
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  
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專  
其義可概見也 象 順事言順以從事也 臣道恭順便  
是一點精誠可通神明者曰順事豈徒假飾服事之名者  
耶 六五爻 戒占也有純王之心乃有純王之治五以  
陰居陽未免見小欲速故戒之以貞貞是念慮猷為粹然



至正而不雜於功利之私則君德日新治道日進正大光明之治不勞而自致其吉如升階之易者吉與升階渾看存治道上見 貞者用必正人行必正事內不牽於聲色貨利之私外不入於僉壬使佞之邪皆是 象 王者以致治為志貞吉升階則化行俗美治定功成致治之志大慰矣仰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上六久 久而占也此著上久之不知止而示占者以善反之道也 伊繼山曰冥升是據上六才質言也利于不息之貞為占者設一變化之術也亦以見冥升之不可也不息之貞是連綿字蓋人心本然之正自不息也或謂不息其正非是不知利字內已寓不已之意耳 周公意思分明說這心力費於利欲之途有甚好處若移此用於不息之貞則可耳蓋尊尊為利者作狂之機尊尊者為善者作聖之機不息之貞之利則冥升之不利可知已 象 消不富言徒有損而元益也汲汲於升者未必其能升而或困之以致敗者有之東坡詩云踽踽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粘在壁上拓是為冥升之戒

困亨節 本卦以著占也此於卦之名困者而詳示以處



困之道也 雲峰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為卦上下三剛皆掩於柔窮而无所容此所以為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為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 程敬承曰有言不信困而有言則心不安於義命矣蓋取困窮非又加一番困窮也只是終身束縛其中而不能自脫身既困而心又困若益之困耳 張彥陵曰有言不信句反言以決其當耳耳有言是嘵嘵自鳴而發為憤世嫉俗之談者著此一句正見處困者必亨然後為貞

彖傳 首節單以困言二節方以處困言 楊誠齋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於其身於其心不於其時於其道也 趙氏曰在險而能說則無入而不自得矣其處困也何有 沈德培曰險以說卽是困而亨但就卦德言則為險說就人心言則為困亨



不失二字妙吾心原自有所亨不是到困時方亨卽困而  
所亨之道依然持着不曾遺落了這須是見真守定之君  
子能之君子卽剛中之大人蓋困之移人每乘其柔荏柔  
荏則沾戀沾戀則多牽壓故貴剛又乘其矜激矜激則虛  
憍虛憍則易至耗折故貴中剛與中合則淘洗淨涵養純  
何弗亨何弗貞尚口乃窮者不忘於心故不忘於言耳乃  
字宜玩如云困何足窮我惟心失所亨而急於自明乃至  
於窮窮字正與亨字相對 雲峰曰彖曰困亨此而困而  
不失其所亨彖以大人稱此曰其唯君子乎蓋困而不失

其所亨卽是貞君子卽是大人困而亨之君子其卽剛中  
之大人乎吉无咎由於貞貞由於亨

澤无水象 胡雲峰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於天  
困而亨則遂其志於我 張彥陵曰人生在世不幸而時  
窮勢阨良心不死何嘗无盡忠盡孝的念頭但此身稍有  
顧恤未免苟且遷就本心都屈抑而不顧君子見得定  
守得牢拚了一死去幹事可生可殺而此志必不可奪事  
之成敗雖不可料而此衷寔快然而无憾志豈不遂所謂  
遂者但成就一個是而已致命未必都死只是他肯撐一



死便是

六爻大旨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剛中乎初也三也四也上也皆不足與於斯也惟九二有剛中之德則雖處困而可以无咎九五有剛中之德則雖剝削而終足以受福然則處困之時者惟剛中而不失其貞斯為大人吉矣

初六爻 象也此擬其困極之象也 處困之底以全體

言居暗之甚以本體言株木之有株者非安居也坎體幽昧故曰幽谷非明地也二句甚言其困耳 張中溪曰人之身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

之象也 象 此申初爻處困之甚者而言其不足以有

明也單自處暗之甚邊言 九二爻 象而占也此著爻

之以德而受困者而以時義慰其占也 郭青螺曰此爻

分德與時看方來以上是入臣有德任重而得君之象下是限於時而不能大有為之占酒食朱紱皆是好事情二句為一義總是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意下只重无咎 象

此申爻之困于所欲者一德以致之也 存疑此當與泰

九二象傳同看只舉困于一句朱紱二句俱兼舉慶指朱

紱方來利用享祀說言其有剛中之德困艱賴之以濟所



以有寵任之慶而受王事賢勞之困也

六三爻

象而

占也此著其困之極而不可以有為也

張中溪曰六三

進則遇乎九四之陽如石壓其上而无所納是困于石也  
退則乘乎九二之陽如棘荆其下而失所憑是據于蒺藜  
也六三以陰居陽而上六以陰居陰故三以上為妻然三  
與上无應无應而入于其宮宜不見其匹耦而凶也 象

乘剛指九二不祥明其凶也言其孤立寡助危亡將至也

九四爻 象而占也初六困甚正須得正應者援之九四  
處位不當才不足以援初而其來徐徐不果初六安能就

拯而前進哉祇為九二所隔而困于金車耳初之受困四  
之羞吝也然本正應二亦不得而問之終必得合故曰有  
終言終之必來而困可亨也 象 此略四之才言四之

志人患无其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終必相合而有

與也有與則不困矣 九五爻 象也剝剛二句自其所

乘之勢言乃徐有說二句本其剛中之德言困者時不困  
者德也 上為陰揜是為近習所蔽下則乘剛是為強臣  
所逼故象剝剛夫臣本倫吾使令者也既為所傷則无所  
用而反為困故象困于赤紱猶幸剛中說體則資性英明



調停又善故能不動聲色制縛近習駕馭強臣所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者也故曰乃徐有說然小人因君心為進退此念少有沾染猶得乘間而入故必齋明以肅其心純一以澄其慮无二元雜如享祀然則小人永不得倖進而國家有无窮之福矣何利如之 象 五本志在濟困特徂於強梁而剽削未除故志未得中直區處得宜為中惟中則不撓不激而理常直故得去群小而有說受福者君心之純真如祭祀終可免剽削之困這便是受福 上六爻象而占也此擬上六困極之象而困示以補過之道

也 張彥陵曰上以陰柔居困極欲有為則才力不及欲安息則時勢危迫要做不得做要歇不得歇是困于葛藟于脫羸之象動輒有悔矣所以然者病在陰柔无振拔之才故至於此誠能自悔其失一旦奮發有為則這一段振動的精神主張在我豈至為困所束縛征則可以得吉豈可坐待其困而不為哉時當困極聖人全要人去做事故既動其悔心復與之以征吉 動悔悔在事有悔悔在心象 未當全本陰柔處困極來可見困不能困人人自為困所困耳動悔而能有悔其吉全在於行大凡人心動一



自悔之念必不束手以待斃日後之事功不必論卽此能  
悔一念使不為困所束縛矣吉卽在行上見聖人正要人  
打起精神幹事





下經大全纂附蒙存折衷

井改邑不改井節 占之象也此聖人於卦之名井者示

以守正之善而尤欲其敬勉也 此以人君守法言改邑

不改井三句所以言古道之不可不守也 汽至四句所以

言法古者之不可不敬其有終也 井體有常而不遷猶

治道有定而不易也為治者誠能恪守成法卽勢有推移

時有變革而先王之舊章不敢稍為變更則斟酌損益處

正所以善其法於不窮而天下皆被其澤矣雖无喪无得

往來者无不井其井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設守之未幾而





逞聰明亂舊章則不惟不能成天下之事而且敗天下之事不惟廢前人之法而且基後世之禍欲圖其得所喪寔多前功盡棄厲階從此起矣 改邑不改井雖說法不可改寔就守法而能不改者說往來井井從无喪无得說來正見常道足以宜民而不可改耳 張中溪曰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汲之而不竭故无所喪不汲之而不盈故无所得

彖傳 此釋井之名辭見體用兼全而始終宜慎也 巽乎句是著井之象井養句是推井之用改邑者不改井能

守其常也剛中者所以能守其常也 姚承菴曰德性未墜難於持守意見偏執易於紛更二五剛而得中則其所執持者定而毋作聰明毋敢變亂是守法之至善者也然其要在敬勉而有常汽至亦未繙井未要其成正其所當兢兢焉者於此而敗其瓶則前功盡棄而紛擾之為害不可言矣是以凶也法之當守而又不可不敬以底其成也如此

木上有水象 傳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勞民如制田里教樹畜凡所以養民者盡心



力而為之不憚其勞也勸相者勸勉斯民使相周助鄰里  
宗黨有元相通互相賑恤之義 孫質菴曰井養萬物而  
不窮君子者萬民所賴以養勞之不已又從而勸之此愛  
人元己之心容保无疆之治

六爻大吉 井以陽剛為泉上行為功初六卑下泉之汚  
矣九二无應不上行矣三井滯而為人惻限於時也四井  
甃而僅自治短於才也惟九五居德位之全故為寒泉之  
養上六有上出之功故為勿幕之井至此則功乃及物而  
井養不窮矣 初六爻 象也此德不足以及物而為時

所棄也 井泥汙不可汲食是廢而无用者曰舊井无禽  
善言其不食者如此德不足用曰不食為世所棄曰无禽  
徐進齋曰人品汙下不能強於為善无用於世為人所棄  
觀於此爻可以知所當勉矣 象 用舍在人而所以致  
乎用舍者在乎我初元可用之德而人莫之用宜其无濟  
物之功也 九二爻 象也九二剛中德本足以及物但  
上无正應則汲引无人下比初六則彙征无助雖抱經濟  
之畧僅能獨善功不及民就其澤之所及曰井谷射鮒究  
其用之所施曰甃歛漏 象 此中二之功不上行者而



病其勢之孤也 程敬承曰井不為井而為谷此非泉不足泉固不能自出於上以澤及百姓也則无與之故若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成井之功矣 九三爻 象也九三剛陽得正有濟時之具者也居下之上未為時用蓋懷才抱德而莫之識者徒使輿論興嗟知己稱屈而已然君子能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其具在我舍我其誰哉惜乎不遇王明耳王明則上下並受其福當不終於井渫不食也 我者行人自謂之詞非指九三也可用汲帶連王明句皆惻之之詞王明受福惻其不為時用而設為此詞

也非寔詞也

象

楊誠齋曰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

不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子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商宗則傳說巖野之胥靡 行惻言无干預的人亦為稱惜以見天下人心公論也求字還作求賢之王明說言必遇王明然後能用之非九三自往求之也 六四爻 象而占也此著四爻獨善其身而僅有以與之也 雲峯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



也滌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丘建安曰三在內卦滌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汙蓋不滌則汙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汙此君子内外交相養之道也象此明其得自治之道也脩井有除去不潔不使浼已意九五爻象也此著其天德純而王道溥也陽剛中正俱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冽矣寒即冽也自其在已言則曰井冽自其及物言則曰寒泉毛瀘川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曰食雲峯

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又寒者水之性也冽潔也三之滌潔之也潔之可食矣而不如五之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滌與冽性也食與不食命也象此申五爻澤及於物由其德之純也諸理齋曰象獨提出中正字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泉之寒而寒故食也專以君德言其井養從心源而出也上六爻象而占也有孚連元吉為句玩註必有孚乃元吉也可見元吉即井收勿幕意有孚者寔有是德非徒飾太平之虛文而已丘



建安曰井以上出為功繙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眾為功不以井養之利為私故勿幕焉夫惟收而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孚故獲大善之吉象元吉以澤之所及言大成以功之所就言雲峯曰象始末揭上下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脩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邵氏曰井至於澤君子脩己之極也井道之小成也井至於收君子及物之極也井道之大成也

革已日乃孚節占也此於卦之名革者著其革之難而示以盡善之道也主變法言已日乃孚見革之難乃字可味此元亨與他卦不同前事之革必可通行无碍曰元亨而元亨又必利於正然後為人所信妄革之悔可亡稍不停當悔有不可勝言者悔亡即在乃孚處見得元亨等語正明所以已日乃孚之故李陰山曰已日乃孚言不信於方革之時而信於已革之日也王氏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之道所以已日乃孚也雲峯曰離明則約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



非強革凡豕未有言悔亡者此獨言之重改作也

彖傳 首節以卦象釋卦名見革之為革分人情物理看  
次節釋卦辭見革之為道不可輕而又貴得當也三節極  
言革道而贊之見得歲功世道皆藉此以有成而處革者  
當知所謹天地革處便是四時成湯武革命處便是順應  
不可分作兩截 雲峯曰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何  
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  
而火炎上故息 袁了凡曰睽中女在少女上其分雖順  
而其心不同故志不同行革少女在中女上則其心既不

同而其分又違故不相得不相得基於不同行也既不  
得則宜變通故革 文明則能照徹乎義理和說則能不  
拂乎時勢本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必然大通  
而且至正矣夫大亨以正則所革者必是當天心協民望  
自元不信不通之患妄革之悔乃可亡耳 張中溪曰夫  
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當革聖人不敢後時上順天  
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  
哉 雲峯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言之兌亦言之兌說道  
也順天理應人心說道也革重事也而必以說道行之其



義大矣

澤中有火象 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元窮之革 治曆明時者制為曆書推日月星辰之纏次時節所謂春夏秋冬是也治曆正所以明時由遲速以定推遷由分積以考贏縮有晦望弦朔之序有分至啓閉之期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氣朔不羨寒暑不忒於是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趨事

六爻大旨

凡革而不當非明也革而或驟非說也革之

義惟不妄革不驟革而已初九變革之任以不革為革者也二有能革之德以不輕革為革者也三四有革之任必有孚而後可革也至於五為革之主上當革之成則其故者已革煥然一新有文可觀矣故一則文炳一則文蔚云初九爻 象也此於革之初久而著其固守之義也 雲峰曰易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反其義為黃牛之革犛而固之戒其輕遷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犛用黃牛之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



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應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中順只是不妄革與不驟革意不可革而革使不是中不可革而強革使不是順 象 此申初爻固守之義所以為妄動者戒也不可二字根居初无應來正鞏用黄牛之義也 六二爻 戒占也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倚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则无違拂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猶且從容慎重擬議於己日之久然後從而革之則人有樂從之善已无紛更之失耳甚矣革之難

也 己日言事雖當革而姑且停止一日遲疑詳審之意也與豕傳己日異 象 行有嘉要從己日看出己日而後革自可以去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矣行即征也有嘉即吉无咎也 九三爻 戒占也此著三爻躁革之失而示以知所審也 九三過剛不中恃才妄作居離之極過察傷明躁於革者也夫變革原非不得已况以輕躁往乎故當有凶雖貞亦厲者甚言其凶也然三當可革之時與初不同特病在不審耳苟能不恃其剛明而熟思審處議革之言至於三番成就則人心見信而可革矣不然以弊易



有是圖  
弊雖革何益 象 議革之言至於三就則詳審之極更  
无別處去也 考陵曰革之弊莫大於輕躁故聖人往往  
以詳審致戒然已詳審而後狐疑不決則人懷苟且之念  
事有叢脞之虞曰行有嘉曰又何之矣皆所以勸其斷也  
九四爻 占而戒也此著四爻之能革者而示以得人心  
之為貴也有孚謂人信之也命政令也 雲峰曰三剛居  
剛故征凶四剛柔不偏故悔亡然必有孚則有改命之吉  
中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  
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自三至五皆  
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未占  
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蒙引悔亡但不乖於事體不拂於  
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也 象  
此原四爻更化之善以人之能諒其心也 信志兼上下  
言上信其有更化善俗之心下信其有通變宜民之意是  
以改命而吉也 九五爻 象而占也九五為革之主以  
大人之德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創制立法煥  
然一新故象虎變變者革之成也大人盛德所致天人集  
命動成變化豈待占決而後天下信從哉體剛則有道德



有是圖  
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靡  
未占有孚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本矣此所以為  
大人之革也 蒙引大人之變所謂過化存神重新鑄過  
一番非徒小補之而已故自新新民必曰極也順天應人  
則把天下重新換過易服色改正朔新視聽亦是重新整  
過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  
象 其文炳卽在虎變上看出炳者光明宣著之意卽所  
謂煥乎其有文章是也 上六爻 象而占也此著上交  
革道之成而詳示以守成之道也 吳臨川曰處革之極

革道已成重熙累洽化行俗美在君子則蔚然有文小人  
亦換一面目矣復何求哉靜守可也征行則凶矣 項平  
菴曰小人革而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  
謂之有孚而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當是時也小人易向  
遵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 象 此申君子小人之革  
見革道之成也 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  
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

鼎元吉亨節 占也此於卦之名鼎者而著其治道之大  
通也鼎取重器之義元亨就保鼎上說 胡雙湖曰卦辭



元亨之外無餘辭惟大有與鼎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為  
大亨鼎有天下之重器其占固宜與大有同矣

彖傳 首節釋卦名而極推鼎用之大見鼎器之所以為  
重也次節釋卦辭而脩其卦之善見重器之所能保也

享上帝不在備物而在存誠故只曰烹養賢在誠而又在  
備物故曰大亨 鄭氏如曰巽入也心思沉潛能深入於

幾微神妙所謂思曰睿也耳目聰明卽舜之明四目達四  
聰也柔進而上行重柔字不重上行字柔卽舜之不廢不

虐湯之克寬克仁是也得中而應乎剛虛中以下賢也有

德而委心賢輔所以能盡元始亨通之道而保此鼎配天  
元極也

木上有火象 正位所以凝命作一串講正字要說得周

盡命而曰凝者是命已受于天此但欲其凝而不散耳

雲峰曰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  
可凝其所受之命 存疑正位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出

入起居固有不欽發號施令固有不減要皆以正乎南面  
之位如是則上帝鑒觀四方似同上天之命不能舍之而

他往矣



六爻大旨 初為鼎足以其應上故曰顛趾而有出否之  
利二三四陽為鼎腹二有剛中之德而懼其為初所累故  
象為有實而欲其慎所往也三有陽剛之美而因其不與  
五應故象為雉膏而謂其行之塞也四應乎初乃大臣任  
非其人而敗乃事者故象為覆餗而謂其信之失也惟六  
五得中應剛大君之主鼎者也故以黃耳金鉉象之而戒  
以利貞也上九剛柔之節乃大臣之調鼎者也故以玉鉉  
象之而與之以吉利也 初六爻 象之象而占也此擬  
其因敗成功之象也顛趾句是本象得妾句是象中之象  
朱子曰此本是不好的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  
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  
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得妾  
以其子得妾是无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 雲峰曰顛  
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有子則可重矣陰柔在  
下於鼎為趾象於人則又為妾象鼎偶顛趾而有出否之  
利是因敗以為功也又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是因賤  
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有心以致之也  
象 未恃怒其過之辭內雖含出否之利未可說出下從



貴正發明所以未恃之故從貴者應四之象取新者從貴  
之義然只重取新不重應四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  
美從貴之義也 九二爻 象而占也此爻是有德之君  
子密比小人能謹其所守而不為所說則吉也 我仇是  
據九二看初六如此蓋小人近乎人能陷人於惡而為仇  
也不我能卽乃九二自所能者非戒詞 葉爾瞻曰初陰  
方求比暱聖人直指以仇仇則有疾疾可使卽乎兩着我  
守明二之自為主也不曰使之不我卽而彼自不能我卽  
所謂不惡而嚴者與 象 蒙引慎所之言當以剛中自  
守无為仇所卽也由是言之可見君子不可不慎所處不  
可不擇所從不可不嚴所與也終无尤承慎所之說言不  
能我卽也 九三爻 象而占也陽居鼎腹而上承文明  
之誰本有雉膏之美足以食天下者也然舉鼎在耳行道  
在君今三越五應上性既過剛時復變革是孤獨者流舍  
可事之君而從避世之士雖有膏澤不下於民此所謂悔  
也然猶幸其得正亦非果於忘世者若能守正以待時則  
君臣道合而悔可勸矣始之不食終必為人所食是以吉  
終也然則絕世以為高孰若濟世之為大也 象 此於



三爻之潔身者而申其為亂倫也失義只作君臣之義不可說无所取裁 張彥陵曰高潔之士意欲絕人逃世然原其初心必有不自安處故周公動之以悔而夫子又曰失其義夫君臣之義无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柰何可失也九四爻 象而占也此著其委任失人之義也 范氏曰大臣任國家之重而狎昵柔邪必至敗國家之事而罪无所逃矣肅宗任房瑄而瑄任劉秩以敗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之所用者誤大臣也 象 諸理齋曰薦賢為國大臣素所期許者故以信如何三字動之四只用非其人而周公以法論夫子以理論四之罪真无所逃矣 六五爻 象而戒占也此著六五能以德任賢而勉以克終之道也 六五虛中應剛黃耳而貫以金鉉正位凝命非五而誰任賢勿二是其貞也利貞戒詞 黃耳金鉉作一象看不可分黃耳之中正於用賢上見之玩本義以應九二之堅剛可見黃耳金鉉者任之於始也利貞者勉之於終也 象 中卽行中之中在任賢上見中以為實言其虛已之誠出於由衷非矯飾襲取之所為耳 上九爻 象而占也此擬其德之美而著其功之成也 講上九當貼



剛而能溫意不可以剛柔並用說大吉以相道之盡善言  
无不利以治道之大通言 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  
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 象 節者節而  
不過之意專主剛而節之以柔所謂鎮密以栗者此也  
主剛者柔而中輔剛者剛而節君相一德可以奠鼎於不  
傾矣

震亨節 占也此係震辭而詳言恐懼致福之道也 亨  
字且虛震來以下正詳亨之義笑言啞啞卽在震來虩虩  
之內震驚百里只是足笑言啞啞一句 朱子曰言人常

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  
不喪七毫這個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雲峯曰彖有一句  
言一事者萃是也有數句言一事者震艮是也本義惟恐  
懼則致福云云盡之矣堯舜巍巍蕩蕩事業自兢兢業業  
致之人須臾不可不知戒懼 蒙引震來虩虩以心言謂  
事之可懼而懼之也其震懼之也虩虩然非震來而後虩  
虩也震來只在吾身自震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凡有所  
事者皆當懼懼便是震來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使  
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嗟言啞啞自震來而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始於憂懼終於逸樂而福祿永綏矣震驚百里意謂可懼之大者也不喪七毫意謂能不失其常度也凡當懼而不違惑失錯遺其所事者是皆不失所主懼終於不懼危終於不危若謂无傷其禍將長矣若謂无害其禍將大矣此理也

彖傳 首節釋亨字震以心言次節釋齪齪啞啞以申震亨之道三節釋震驚不喪以終震亨之義 張彥陵曰震亨二字聖人不添註脚亨字全從震字看出見得人不可不常存此心耳然其中却含二意震則自亨是一意惟震

故亨是一意 恐致福致字重看安寧之福惟恐懼可以致之信福不可倖邀也然此只是論理後有則句正明恐致福之故蓋人心恐懼之後觀變已精慮事已熟隨他變故之來自然裁處有箇法則所以言笑得以自如耳 驚遠懼迺俱以百里之內言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揚然畏之而變其中也 揚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毫於主祭之手者蓋執七毫以祭則一敬之外无餘念一毫之外无餘物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故懼有所忘



也

洊雷象

此君子體震之象而盡畏天之誠焉

毛瀘川

曰恐懼者作於其心脩省者見於行事 恐懼是敬天的

實心脩省是敬天的實事徒恐懼而不脩省即減膳徹樂

亦文而已何以弭其變而回天意也哉 楊誠齋曰恐懼

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 張中溪曰

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景公宋小國之

君也反身脩德熒惑亦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脩省者

也

六爻大旨 震有亨道故諸爻自上六之外皆无凶咎初

之吉恐懼以致福也二之七日得知懼而不失者也三之

无肯因懼而能改過者也四之遂泥晏安而不能自震者

也五固有厲而知懼可以无喪焉上固征凶而有備可以

无患焉合六爻觀之可以得震亨之義矣 初九爻 本

爻以著占也此與彖詞同加一後字對初言也見得必慎

於始而後得以无懼也吉即笑言啞啞 項平菴曰震有

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為

震者震動之象也二三五上四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



震也 象 范氏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

百志非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罹於

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 六二爻 象也此著

二爻不能禦其變而終能保其常也 震來指初九厲指

六二喪其貝非因驚惶而然玩本義當字可見喪其二句

作一串說方接得七日得此文太王避狄之事彷彿足以

當之 吳臨川曰六二因怖畏而有喪失又且辟易遠避

可謂怯懦无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墮甑勿顧之達則

當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用追尋至七日而所喪之貝

可得也 象 此中二爻之有危道者以非所遇而遇也

柔剛故厲明非德之罪也 六三爻 爻而占也此著三

爻之所以自餒而因示以善反之術也二震字皆以震懼

言 人心正則壯不正則蘇蘇以不正而遇震所為行險

僥倖者與恐懼儉省正相反中失其所主故蘇蘇而不自

振也若能因懼而奮發激厲行之以正則猶可无膏此句

是因其失而開示之詞 蒙引當危懼之時而所為不正

安得不至於蘇蘇如唐肅宗當祿山之變而猶與張良娣

局戲不已其變是以滋甚而狼狽也故聖人又教之改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謂去其不正改徙之義

象

劉石芝曰以天變為不

足畏而无恐懼脩省之誠以人言為不足恤而无操危慮  
深之計此皆不當之說也 九四爻 爻也 傳處柔失

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溺於二陰之間不能自振奮  
者也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 雲峯曰  
初與四皆震之所以為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溺於陰柔  
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亨者初之剛當上達泥者  
四之剛不能達也 象 陽者剛物震者動物以剛處動  
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

光也

六五爻

爻也

此著五爻之義始於懼而終於元

懼也

五以柔而當震時是才弱而履危徃來皆厲人情

至此易至於恒怯退避五惟得中既不至躁率以激變亦  
不至委靡而失機以此度之不惟无所喪而且可圖恢復  
之功矣 程敬承曰二能退而自守以不妄遂為中故喪  
者自得五能震而有為以不妄動為中故危者自平 象  
陰柔處震才不足以濟變危與行會也惟本中德以善其  
事恐懼脩省之下自有撥亂反正之機不惟无喪且得復  
振而大无喪也 上六爻 象而占也此著上爻不能禦



變而示以豫防之道也。索索者心之懼而形於氣也。矍矍者心之懼而形於目也。此正震於其躬而自失者何以能出震故凶鄰對躬而言。總是先事而懼不必泥其字也。震不于其躬二句是教以預防之術。婚媾有言句與上相連屬。方妙是做之之詞。益以見預防之不可已也。象此申上文之義。不能制變於已然而常防之於未然也。諸子相曰。畏鄰戒非真有所謂鄰者。古人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畏鄰戒也。戒方在鄰而我畏之。則必不入於畏矣。此豫之道勝也。

良其背節。背字只當止字看。良其背猶言止其當止。蓋人一身四體皆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此句內已包動靜。不與行其庭句相對。夫心惟止其所止。則靜時自不獲其身。動時自不見其人。此二句乃良其背之驗。朱子曰。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



事莫不皆然。又曰：良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良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又曰：欲出於身，人總要一件物事，便湏以身已去對副他。若无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无此身一般。又曰：工夫全在良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卽是輕說過緣，良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存疑：天下事物，各有所當止，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之類是也。皆天命所當然，人心不容已。而人有此身，則利害之心生焉。故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欲，安佚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得則利，失則害，是皆生於吾之身心，而為利害之私情也。義之與利，雖曰其勢不兩立，然彼此之相較，則義甚重而利甚輕，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人惟无見於此，是以利害之私情，得以奪理義之良心。苟知其所當止而止焉，則見夫利不重於義，身不大於理，而身家之利害，身計之通塞，舉不足以奪之矣。故曰：良其背，不獲其身，一身之利害，至切也。在人，之是非，毀



譽雖人所畏避然以一身之利害較之則又緩矣既不獲  
其身又何有於人庭除有人之處也行於此而不見其人  
則犯衆怒而不驚忤群情而不懼其自是自信雖舉家國  
天下非之而有所不顧矣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  
不獲其身則內不見已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則外不見人矣內不  
見已外不見人而所見者惟義理則獨行不愧影獨枕不  
愧衾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何咎之有

家傳 人之行止卽人之動靜而各有其時蓋義理之當  
然者時也時當行止而不行止則奪於外物而行止皆失

其正矣今時當止也寂然不動歛因應於无形止得其止  
矣時當行也感而遂通見推行之盡利行得其止矣時行  
則行是動而止於義理動不失其時也時止則止是靜而  
止於義理靜不失其時也動靜不失其時而皆合於理內  
不愧於心外不忤於人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而不暗昧  
其道不光明乎 朱子曰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  
所以為止也 又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  
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 蒙引良止也兼下句行止二意  
下二句乃良止之目看兩則字便有止其所不容易之意



時止則止與艮止也之止不同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  
止也時行非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此行止非專  
以出處言當動靜二字用與論語註作止語嘿之作止一  
般所該廣矣此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下云止其所也或  
者以為此所言止為當止之時下所言止為當止之所此  
殊不識理者蓋時與理只一般但此段所釋在艮守之義  
下段所釋在背守之義意雖同而非復出也 存疑時止  
走事不可為而當止也時行是事可為而當行也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猶云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耳兩句只在艮止  
也內時止則止內也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時行則行內  
也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靜句只是上文意其道光明  
就艮止上看只是光明俊偉之意 蒙引程傳曰聖人所  
以能使天下順治非為物作則也惟止之谷於其所而已  
朱子謂此意最好蓋物物元來各有所當止之地是其背  
也應守只帶敵字說不互相為偶而各止其所也若一陰  
一陽則此往彼來有不得止其所者矣此就艮卦畫上說  
道理亦非文王正意孔子自看得有此象耳 存疑艮其  
止是解艮其背之意止其所須兼上文行止二意時止則



止固止其所時行則行亦止其所也上下句是釋止其所之義

兼山象 傳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丘氏曰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有兩山對峙不相侵越之意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富貴素貧賤行貧賤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為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 位字與所字只一樣從定

理而言曰所從見在而言曰位不出者固不馳騖於位外然位內所當自盡的道理亦未嘗虧欠故曰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此理甚細

六爻大旨 初得其所止者也而柔不能固守故有永貞之戒二亦得其止者也而柔不能及物故有不快之心三則不當止而止膠固而失時者也四則時止而止无心而順應者也五之艮其輔言不妄發而當其可者也上之敦艮止至善而不遷者也不謂之厚終乎哉合而觀之彖辭之義益明矣 初六爻 象占而戒也艮字卽止其所之



竟曰艮趾无咎者美其止於初也曰利永貞者戒其止於終也貞卽艮也貞而永者艮之有常耳 胡雲峰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於始猶不能止於終而况不能止於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其卽上九之敦艮乎 象傳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若行則失其正矣 六二爻 象也此著二爻之能守己而深歎於有相之道也 二以中正自守在己固无躁動之失然君子之心必人已兼成而後為快三為二所隨而過剛不中專

主自是的人二體柔弱不能往而救正之故其心不快 象引大竟是謂於己則得矣但如所隨何不拯其隨亦是二失職處凡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僚屬之於官長皆有此義 象 胡雲峰曰二與三占皆在象中皆有一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乎二故危薰心 不能拯其隨才之弱也未退聽志之剛也象咎三之意多爻咎二之意多亦互相發也 九三爻 象也此著爻之不得其止而身心為之俱困也 此爻正是膠固不通之人所謂舉一而廢百者也 心固不可妄動亦不可惡動而求



靜故時止時行此正安心的捷法三居上下之際正屈伸  
所在而過剛不中一味強制限豈是可良處而以此為良  
則上下判隔不相聯屬如列其彘一般夫原他的本心以  
為盡絕應感可以息心自養不知惡動求靜此心已動了  
必焦灼而不安矣危至於薰心危之甚也此是聖人點醒  
九三語 存疑世之執一不通行止失宜以致事勢乖離  
人情睽隔而憂心內結者此文是也 象 袁了凡曰人  
知厲薰心為列其彘所致而不知良其限卽所以危薰心  
也甚言惡動之當戒也 六四爻 爻而占也胡氏曰自

止其身使不妄動不為物遷故无咎 蒙引六四以陰居  
陰純乎陰者也不能薰乎動者也若良其背則兼時行而  
行矣此只就行止上說然亦不但指出處之際也凡事未  
可做便退縮不做又凡日用安靜而韜晦處皆是良其身  
象 止卽良躬卽身下句正釋上句 六五爻 爻而占  
也良其輔非在言上用功在心上用功有序只是合於義  
理二句作一氣看如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 張中  
溪曰非不言也不輕言也言不妄出則秩秩德音自然有  
序而其悔乃亡 象 此中五爻之能謹言者推本於心



之純也 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上九爻 爻也此著上爻之安所止而深與之也 傳人  
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  
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此艮字兼動靜與卦詞同與諸爻不同 全本陽剛居止  
極來德性本自堅凝工夫又无間斷所以成其為敦 象  
厚終就是敦艮非厚終而後敦艮也講上句當重吉字意  
終以終其始厚終自始至終畧无間斷故為敦艮而吉  
朱子曰艮卦是个最好的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  
吉

漸女歸吉節 占而戒也 主仕進上說漸者進之不驟也

貞者進之不苟也天下固有漸而未必正者故又戒之以  
利貞 卦德下止上巽未進則止而不妄進進則巽順而  
不驟進故名漸六禮備而成婚漸進莫如女歸君子莫重  
始進進如女歸則吉其進也不苟則其出也可以有為然  
世未有不正而成其漸者故必敦廉耻持禮義勿苟且以  
赴功名之會惟貞乃利也此之謂漸此之謂女歸吉



彖傳 首節釋漸進之義二節釋利貞之義三節復申利  
貞邊四節復申漸進邊 漸不是進漸乃所以進也女歸  
吉句正釋漸進之義若曰進而如女之歸則吉矣 進以  
正卽是進得位正邦卽是有功以正者得位之本正邦者  
有功之驗下二句是申上二句意元兩層 進得其位之  
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正則有功  
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 其位剛得中見得為  
之君者秉天德之剛而无躁急欲速之累正所為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者有君如此正明良道合之時君子之進豈

可不以正乎此節正發明所以該正之故 止而巽節正  
發明所以為漸之故蓋上文止說漸進未見所以漸處故  
從卦德指出止巽來止則恬淡无求巽則舒徐不苟此所  
以能善其動而不至於窮耳所謂得位者在此所謂正邦  
者在此 止而巽漸進之義動不窮漸進之效動不窮卽  
在止而巽上看出不在日後論

山上有木象 此君子體漸之象而盡脩己治人之道焉  
當體漸進意發 居德而以漸脩而後至勤而後精由善  
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



俗而以漸期而後變久而後成由期月而三年由三年而必世所謂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教矣居德猶云有德是寬以居之之居德必積累而後成曰居則无欲速之心俗必漸摩而後化曰善则无督責之意

六爻大旨 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其徃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序也初言于干象其進之始也二言于磐象其進之安也三言于陸則非所安矣四言于木則始危而終安矣五言于陵則升天位之高上言于達則出天位之外矣然初之不得所安

者无應而不能進也三之不得所安者无德而不能進也六四雖柔剛而有德亦可安上九雖過高而其德亦可則二五皆進得位者也其吉也宜矣 初六爻 象而占也始進无應是新進之士名實未孚而所處不得其安猶鴻之漸于干也詆毀之傷在所不免然乃時命之不偶非名義之歎也何咎之有 蒙引凡災害小者皆有言之象不必泥有言一端小子初之象有言危之寔也 象 提一義字明所遭之不幸非有以取之也 六二爻 象而占也人臣行道濟時要在安其位然後行其志不得所安如



何可展舒得二有德以居位君之寵任加焉委蛇委蛇退  
食自公正合此文之義志所自適可以成正邦善俗之功  
矣何吉如之 象 諸子相曰德足以堪之則為得之以  
道而非徒飽矣故術術而處之安也不然以才行之早獵  
居要地醉濃飽鮮而无益於國家之事如古所稱伴食云  
者亦足羞已 九三爻 象而占也夫征不復二句只是  
說他過剛不中而无應所致作占之象看勿實說凶字緊  
承上說不必另講利禦寇如蒙上九之例明其不利於漸  
進也 象 此中三爻之吉見過剛有可用有不可用也

上四句作推原說順相保亦如上下順之意 六四爻  
象而占也上二句串講或得者賴有此而庶幾可望之詞  
指其善處事變者言 六四乘剛而順巽是能謙和自處  
能平其競和其心於難處之中而得善處之術始不安而  
終或安矣何咎之有无咎二字即從或得其萌生來 乘  
剛遇艱險之人或遇艱險之事或遇艱險之地也 象  
順則和易謙冲而與物无忤巽則沉潛善入而計出萬全  
於難處之中有善處之方故雖乘剛而終得所安 九五  
爻 象而占也此著其君臣始睽終合之道也首句輕婦



三歲句串說吉字另說 陵者居尊之象乃是高亢不下  
接之竟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二正應在下而  
為三四所隔无輔而處勢危是以遼遠之勢加以譏問之  
言相須雖殷而相遇則甚踈也有三歲不孕之象然邪不  
不能勝正上下交則德業成故吉 象 此舉君之終與  
臣遇者斯致治之心遂矣 得賢以弘化乃人君之所深  
願者但為讒邪所間兩情所以致睽隔耳惟終莫之勝則  
明良道合而夙昔之願慰矣 上九爻 象而占也此美  
其高蹈之可尚也 上九陽剛其德非不足以羽儀清廟

翼贊聖主而居卦外高舉遠引不棲止於聲華利達之途  
而獨翱翔於清虛寥廓之外蓋賢哲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也以彼抗志自高於世若无所用然其清節高標儵然卓  
絕乎一時而廉頑立懦允矣儀表乎斯世辟之鴻飛冥冥  
雖不與雖雖喑喑者儀於帝廷而霄漢羽毛高出塵寰之  
上亦自為儀而可象也節概著於當時清風垂於後世何  
吉如之然则无用之用不乃為大用者耶 當漸之時不  
少事功而少節義故周公特表之以風世 象 此中上  
爻之足以師世者以其有定志也作推原說 志慮高潔



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則使志可得而亂  
又安可用為儀哉

歸妹征凶節 漸言女歸此言歸妹見所歸者在妹也妹

乃少女而從長男又其情以說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計

其匹偶之宜者故為歸妹所歸在妹不正可知方歸之始

非禮法之所容以征則凶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更无

所攸利 胡雲峰曰彖辭言凶者未常言不利言不利者

未常言凶歸妹既曰征凶又曰无攸利何也以說而動非

情之正恣情縱欲何所不至故六十四卦中其不吉未有

若是之甚者聖人著之以為世戒也

彖傳 全就歸妹上說首節以天地之大義釋卦之名義

見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所在次節以卦德釋言歸妹在此

卦所以為不得其正也三節以卦體釋卦辭見合之不正

與婦制其夫者皆非所宜也 徐進齋曰位不當則彖男

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 雲峰曰漸歸

妹相反在三四兩爻漸之六自三之四為進得位歸妹之

六自四之五為位不當漸自三至五皆得位之正歸妹自

二至五皆不得正漸止而巽其動也不窮歸妹說以動其



征也必凶漸以九五為剛得中歸妹六五亦柔得中也不書抑陰也漸剛乘柔不書歸妹柔乘剛則書者亦抑陰也漸之女歸亦天地之大義而人之終始亦不書止而巽者其常也說以動者非常也

澤上有雷象 知字重此句承歸妹字而為就此一事說永終只是久後之意非永其終也此以合之不正者言君子知此則其合之必以正矣 凡男女相從須是始以正合後來方保厥終但若為情之相說而動則始雖苟合而其後必至乖離潰亂故有不可勝言者此正始刑家之道

君子所以獨至也

六爻大旨 女之歸也惟有德有應而已初九有德而无正應故為跛能履九二有德而配不良故為眇能視三无德與應也故歸妹而為婦上无德與應也故約婚而不終四女德之賢者也遲歸而有時矣五女德之盛者也猶月之幾望矣雖然士之仕也猶女之歸也故以六爻觀之五為好賢之君初則賢士之不得正位者也二則賢士之不遇明君者也三枉已以求合為士之自賤四席珍以待聘為士之自貴上處時之窮其士之終身不遇者乎 講內



六爻專主女道說不以仕進言 初九爻象而占也此

著初爻有相之道而與其占也 雲峰曰卦辭征凶初爻

之辭征吉何也以一卦論則以說而動故其征也凶即此

一爻論初以剛居剛是女子而有賢正之德者故征吉然

為女子而在下元應非匹也媵也為媵雖賢僅能承助其

君不能大有所為也故為跛能履之象象如此而占吉以

有德故也 李陰山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

右媵皆以姪娣從聖人制禮必姪娣克媵者所以廣國嗣

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 象 此中初爻之辭見

德之為可貴也 恒即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為可常之德

故以恒名之跛能履吉為句 存疑四句相因緊緊說下

言初九雖歸妹以娣然有恒久之德如是則雖跛能履然

其職分則已盡是吉相承也 九二爻象而占也此著

二爻不能大有所為而示占者宜自守也利幽人之貞作

占之象說 九二剛中有應則賢女而為正室矣惜其所

偶者乃陰柔不正之五窈窕淑女配非君子何以大成內

助之功是以有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蓋幽

人无賢君猶女子无賢夫也故幽人占此抱道守正而不



出則利也不然亦終不能有為耳 象 此舉二爻居貞

之占而申其為有定守也 丘建安曰婦之從嫡必當如

跛者之履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

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

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也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

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與 六三爻

爻也此於三爻之不自重者而著其為人所賤也須待也

无適故湏 徐進齋曰无應宜待而急於從人不得為人

配而反歸為婦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

求進而甘於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此哉 蘓氏曰

初之婦命之薄也三之婦德之稱也 象 此申爻之取

賤於人者以德之不足也 未當專指陰柔不中正言 九

四爻 此著四爻之不輕於從人所以待時而從也 雲

峰曰六三九四皆失位无應三以其无應也急於從人而

反歸以婦四雖无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

此之甚哉三陰柔不中正為无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子則

為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此 愆期非人不我

娶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愆期卽是遲歸歸自有時遇



佳配則時可歸矣歸得其時何必常期孟光三十而嫁以待梁鴻則其人也 象 有待而行者待時也時有所未

至寧愆期而已其守正之志如此此所謂動必以正不以

說而妄動者正與六三相反提出一志字見其由已而不

由彼 六五爻 爻象而占也此著五爻有尚德之誠而

因與有宜家之化焉 君主也嫡也君行則婦從袂衣袖

也舉袂以誅服也良美也 傳王姬下降自古而然至帝

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

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

妹 雲峰曰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

二是帝之女而下嫁者也不盛其服飾德之盛元以加

於此矣故又取月幾望之象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

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象 此舉五爻之能尚德者而推本於心之純也 上二

句是舉爻辭下二句方是釋其義其位在中中字最重貴

卽中也 孫質菴曰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

須是內面有个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雲

峰曰本義於漸獨釋二與上之象於歸妹獨釋初五之象



歸妹漸之反漸之上以无應為高尚之賢歸妹之初以无  
應為賢正之婦漸之二為臣志不在於温飽即歸妹之五  
為君德不在於飾本義謂初有恒久之德五有中貴之德  
提出兩德字真足為女之說以動者戒矣士大夫之輕動  
當何如哉 上六爻 久而占也此著婚道之未成者大  
倫之有廢也 士女未成夫婦之稱承筐无實是未嘗承  
筐也剝羊无血是未嘗剝羊也此正是女不嫁男不婚約  
婦而不終者也承奉也剝剝也 象 此中无備物以成  
嫁也 顧氏曰爻辭先女而後男象傳舍男而言女皆主  
歸妹而言也

豐亨節 戒占也此幸其世道之隆而示以保治之道也  
亨字緊頂豐字來豐即亨之時也亨字意輕重在勿憂宜  
日中本義所謂守常者言守得常如今日如日之常中也  
存疑天道日中則昃宜日中者常中而不昃也世道盛極  
則當衰人君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无常  
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耳兢兢業業如履虎尾如  
蹈春冰罔淫於逆觀遊政皆守常之道也 劉石芝曰王  
假之勿憂是引起宜日中守其既盛之後猶其所以致盛



之初不以盛極而萌侈大之心為紛更之據此守常之道也

彖傳 此釋豐之名辭而詳言人君保豐之道也 主君

道說首節見致豐之由次節見保豐之道末節推言極盛

必衰人君保之當盡其道也 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无

所向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 以明

而動則於天下之事既周知而无遺又果斷而无滯明以

致其動動以實其明而治功以是大成故謂之豐 蒙引

王者際此豐亨之日撫此盈成之運以民則普天率土之

廣生聚日頌也以物則九州四海土賦之入克斥王府也

故凡所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所以聳朝野之觀

者率大其鋪張文物則益以輝煌而下視曩時之文物矣

制度則益以弘敞而狹小向日之制度矣蓋其居得為之

位操得為之勢而又當此得為之時凡百如竟所謂不期

侈而自侈者故曰尚大也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

則志欲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所以明其可憂也是乃危

之之詞宜照天下所以中宜日中之意自王者言只如所

謂照四國之意日惟其中方能徧照如日之昃天下之物



有遺於所照之外者矣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以自有其盈盛也謂之天下者以天下為心也對一已而言不然明之所及者一己之私而已矣朱子曰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寔只在日中則昃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湏是兢兢如捧盤水方得湏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蒙引彖於宜日中是言當不至過盛彖傳日中則昃一段是言其所以當不至過盛處蓋以日中為盛日中則昃為極盛則衰也兩個日中不同一言當如日之中而不過蓋帶宜字看一言日既中矣未有不昃者據日中之理數而言時者氣數也方其時之息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天地盈矣及其時之消也萬物歸根群動俱寂而天地虛矣時之所在天地不能違也鬼神是天地之變化運動者如風雲雷雨凡陽嘘陰吸之類皆是要說得與天地日月不相犯時卽在氣機上見盈虛二字不平只重天地且不能常盈而不虛王者常須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

雷電皆至象

此君子體易以聽訟而威明為之並行也



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  
的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  
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  
過錯也故曰折獄致刑 張中溪曰君子體電之明可以  
折斷獄情體雷之威可以致用刑殺苟威至而明不至則  
片言何以折獄明至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 姚承  
菴曰遏惡揚善以防釁孽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消  
奸宄之氣所以持豐聖人摠為世道慮也

六爻大旨

豐之道明動

相資而已初九有明德者也而

得四之動以資之故无咎而有尚若二三四皆以明遇暗  
者也故有見斗見沫之蔽六五為暗主也而得人之明以  
資之故有慶而有譽若上六則明極反暗者也故有豐蔀  
不覲之凶然諸爻皆當豐之時而初五兩爻獨不言豐者  
蓋初居豐之始方以求致其豐也五為豐之主不可自恃  
其豐也此又聖人係爻之微意乎 初九爻 爻而占也  
此於初爻原其德之相資而要其功之相濟也 蘓氏曰  
天下未有无明而能成其動者未有无動而能成其明者  
相須若形影相資若表裡故初以四為配四以初為夷也



丙魏之寬嚴房杜之謀斷皆所謂配王而有尚者象

此戒其謙以下人也 傳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

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

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

先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 雲

峰曰旬則配而與之均過旬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

有欲上人之心可乎哉 六二爻 象而戒占也此著二

爻明而見蔽示以捨君之道而善之也 傳君子之事上

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

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

人事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

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事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

志意則得行其道乃吉也 潘雪松曰日中見斗昏之甚

見之妄也於此往從之彼方自是其暗而吾為發其明彼

方以好大喜功之見而吾為惕滿持盈之言得无疑乎得

无疾乎惟積至誠以感動之庶君心之蔽可開而豐可常

保耳 象 程敬承曰五雖暗主此心真自有真明惟我

之積誠可以動之非可口舌爭也故曰信以發志 貞與



孚乃易卦之樞紐聖人於事之難行非教人以貞卽教人以有孚 九三爻 象而占也此著其不遇於時而因以深惜之也 見斗與見沫無甚分別均是昏暗之象右肱切於用者 伊氏曰多變數語汲黯非不直也而有淮南之行佛骨一表韓愈非不忠也而有潮州之貶此武帝憲宗之不明而非二子之咎也 象 此中三爻之義兩言其不可有為也 事君以保豐亨之治事之大也曰終不可用者惜之之辭 九四爻 象而占也此著人臣求同德以濟君斯能共濟天下之事矣 雙湖曰配者配合之

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曰主 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丘建安曰六五暗主在上二應而四承之所觀均也故皆豐蔀見斗處豐盛之時四以剛明之才上承暗主欲有所發則已亦居陰明不足也故不若資人以同往初剛在下而離體至明之才上與已應可以助已四若資之以輔五則昏蔽之主可開而豐盛之治可保宜其吉也 象 位不當以近暗君言幽不明作已之明受蔽說遇其夷主吉行也一直說下 六五爻 占也此勉五



爻以求賢而深與其得賢之善也 求致其來以自輔也  
慶者明德有以享其福譽者明德有以得其名吉只承慶  
譽而言也 蔡虛齋曰吾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明則明  
德之效歸於我矣慶譽謂福慶集於吾身而且有譽於天  
下也慶譽便是吉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六五雖暗賢  
明君子天下固多惟在舍已從人耳 象 此申五爻有  
求賢之善而贊其治道之陰也 游讓溪曰爻以有慶譽  
為人君之吉象復以六五之吉為天下之福慶也兼天下  
之明為明總天下之動為動慶莫大於此者 上六爻

象而占也此於上爻而著其自蔽之危也 路純中曰居  
一卦之上而位極其高故曰豐其屋體陰柔之質而材蔽  
於暗故曰蔀其家元剛明之才以用下而且窮大以失其  
居焉九三雖應於下彼孰肯為之應哉此所以闕其戶而  
元人不覲也 程沙隨曰六五以謙接物故雖九三非應  
而必求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為用此吉凶之  
斷也 象 此申上爻之辭見其侈極而蔽之甚也 王  
童溪曰自藏則非人之遠已乃已遠人也  
旅小亨節 占也凡客寓於外皆為旅非止客商也小亨



以在旅故也貞卽上德體是也吉卽亨也再言貞吉者是  
申戒占者之辭 吳應回曰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  
於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  
旅陳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  
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繫哉 張彥陵曰他卦止言貞旅  
獨加一旅字蓋羈旅之中志識卑靡者固失之苟且又有  
一等高曠識見自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寄寓日流於改  
蕩而不自知故聖人從旅點出貞字正是君子素位而行  
的學問

彖傳 此釋旅之名辭見處旅之所由善而嘆其處之難  
也 處旅最忌以剛凌物故貴柔而過柔則屈柔而得中  
既不至過亢又不至過卑可謂善於持已矣順乎剛句見  
所依得人以剛強之人吾能順之正見柔之得中處止而  
麗乎明此正得中之妙用也內持知足之念而外所行者  
又洞燭乎事幾隨其所處而自无不宜矣所謂小亨者在  
此所謂旅貞吉者亦在此故摠以一句釋完 就旅而言  
是本身既有柔中之德又能順附乎陽剛則所如宜皆合  
矣內既肅靜而外又能灼夫物情則不迷於所往矣 雲



峰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為  
大當旅之時所遇之人既非其情之所孚所處之勢又  
非其身之所便使柔不中而剛不順皆為取辱之由跡於  
動而昧於幾亦致相凌之害故嘆其時義之大

山上有火象 此君子體易以用刑在乎常而速也 明

其刑以罪之輕重言慎其刑以罪之出入言 用刑者念  
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必也詳審精研輕重出入  
无敢慢易明慎如此有以得其真情其獄已定可以斷決  
矣而又當貸卽貸不以无罪而久淹當懲卽懲不以有罪

而姑息隨時決遣不使留滯夫獄焉用刑如山仁也不留  
如火義也義而不仁則傷於暴而濫及於无辜仁而不義  
又傷於懦而威阻於強梗仁義並用治獄之道也

六爻大旨 處旅之道得中而已早則取辱高則取禍均  
之不中也故初之瑣瑣取災其以最下而早者乎三與上  
之焚次焚巢喪僕喪牛其以在上而高者乎四處上之下  
雖不太高太早亦未得中故雖得資谷而心未快也其惟  
二五得二體之中乎卽次懷資得僕與終有譽命非偶然  
乎也 初六爻 久而占也此著其卑汚而召禍也 處



旅全以氣識為主志卑之人既處旅困則氣識淺狹鄙限  
瑣細无所不至所以致侮取辱皆由於此要看斯其所三  
守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而曰斯其所取災  
明其瑣瑣所致而非外來也瑣瑣猥之貌象此舉爻  
之不善處旅者而明其徒自辱也志窮卽是災无遠大  
之識而瑣瑣屑屑志窮於此則旅不足困我而我自為旅  
所困矣故曰斯其所取災六二爻爻也此表其盡旅  
道之善焉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  
也卽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懷資則其所畜也有其用得  
童僕則其所以奔走而服役也有其人旅道何脩而得此  
哉蓋以六居二之為中正故也蔡虛齋曰此三句於爻  
初无逐句取象處只據其柔順中正之德而言其旅之當  
得者有如此凡旅中好事皆備也象尤字從旅字而  
生旅以得人為重故特舉而釋之然要之得童僕貞則所  
以保其卽次之安懷資之裕者皆有賴矣終无尤也內亦  
有此意九三爻爻而占也此於爻之過剛者而甚言  
其處旅之失也上二句卽是厲處下厲字就焚次喪僕上  
說九三行過高而性驕亢以之待人則不巽以之御下



則少恩非處旅之善道也故旅次而曰焚言失所安也童  
僕而曰喪言失所賴也雖心无私邪而正然失依寡助能  
免厲乎 丘建安曰九三爻辭全與二反二卽次而三焚  
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  
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 象 此舉  
爻之重困者而斷其所宜有也 夫次者所以安其身者  
也旅而焚次則身无所庇亦已傷矣况又喪其童僕乎然  
其喪也非獨其人之无良也以旅之時而過剛不中則其  
所以與下者可知矣其義當喪也又誰咎哉 考陵氏曰

在旅而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也而聖人則曰其義  
喪不尤人也 在旅而焚其巢孰不曰斂之適然也而聖人  
則曰其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无怨所  
謂旅貞者如此 九四爻 象而占也此著四爻僅得處  
旅之善而表其有歎於心也 用柔則不過剛能下則不  
忤物雖不能如二卽次懷資然旅於處猶不至托身无所  
也得其資谷亦不至受人侵侮也 在旅為善但所處非可  
久安所與又非親厚安能伸其才行其志乎故心有所不  
快也 旅于處只是旅於可旅之處而不投非其所耳



雲峰曰三以剛居剛而在下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  
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猶為能用柔而下於人者故  
資足以自利得谷足以自防也 象 未得位不是釋于

處是原下文未快之故為起語也歸重未快句串說君子  
之志要在得位以行其道耳位既未得則其志不能自伸  
雖得其資谷其心能快然乎哉 六五爻 本象以著占

也 人君无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文明之  
光思應運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而无應於時在旅親寡  
不能適合不无一矢之亡然守其柔中之德内无躁競外

无苟合將見才不終晦身不久旅終以此而得譽命一矢  
之亡何足惜哉聲名遠播曰譽受爵於朝曰命 上九爻

象而占也此於上爻而著其自求禍者也首二句是象其  
不得所安下句是明其不得所安之由也 蘇紫溪曰三  
與上相應而體皆剛三曰焚次上曰焚巢全是一點剛心

烈氣不能消磨先笑者意氣之飄揚也後號咷者失其安  
身之地也烏以巢為安身人以知止為安身不能止以麗  
明何怪其焚巢而號咷哉喪牛于易是推言所以號咷之

故人生惟容氣最害事知柔順之易喪而剛猛之難磨則



知涉世之道矣 雲峰曰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以內卦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瑣瑣之災三過乎中故有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中故其心不快上不及乎中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則剛必自折在內在外皆然 象 姚承菴曰旅以下順為道以旅在上高亢以加人可乎其義焚也喪牛于易分明凶道而任其性以為之則終莫之聞也聞則豈至此昏愚之人身遭禍害猶不悟其所以致此之由蓋終身不悟者 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以焚巢致凶蓋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况處旅乎

巽小亨節 占而戒也此係巽之辭示以自用之小而進以得人之大也 卦辭要一氣說下巽之卦二陰為主四陽則其所從者曰小亨因其陰之力量而小之也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因其從陽而示以所從之人也 巽雖二陽而所主在陰小者之卦也陰則力量才識皆不足以圖大故所亨在小陰不利往其利往者從陽故也夫從陽而後利往則所從不可不擇矣故又戒以利見大人夫者陽也為衆陽之宗而德望足以倚重故利



彖傳 申命釋重巽之義以字當為字看申命只是  
命令叮嚀反覆之耳 巽風也風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  
之象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  
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方蛟嶠曰人君之巽莫大於順  
人心以行事發號施令最不可以不順我以為順人不以  
為順未可也上順下下不順於上未可也必三令五申使  
人心具孚而後行之此人君重巽之事 剛巽乎中正而  
志行明九五之為大人也中正以德言不以位言志行則  
本乎位五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又居五之君  
位故其志得行合是三者故有大人之象小亨利往本柔  
順乎剛利見大人本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隨風象 彖申命取重巽意此申命取隨風意申命行事  
一串說事凡係國家之紀綱生民之利害皆是 欲行事  
而不先申命則下民不知上所欲為之意命申於未行事  
之先事行於既申命之後則命之入於民也深而事之行  
也无阻礙矣 蘇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  
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恐不明且盡  
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



耳苟无其心而徒鋪張於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  
廉耻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弊雖申命何益耶  
六爻大吉 夫巽之道不可過也巽而不失其正可也初  
六過於巽者也宜濟以武人之貞上九過於巽者也遂失  
其資谷之斷九三惟不能巽也故不免於吝六四惟止能  
巽也僅得亡其悔求其剛巽中正而志行者惟二五而已  
矣故同歸於吉焉 初六爻 爻而戒也此著初爻之无  
斷而示以矯偏之道也 進退者退而不進重不果於進  
意 雲峰曰巽為進退為不果初居重巽之下性柔進退  
不能決惟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此與履六  
三皆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此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  
貞勉之之辭也履之三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為于大君  
危之之辭也故小象於此曰志治於彼曰志剛 象 志  
疑則不治志治則不疑志字極重天下事无不從心上做  
丘氏曰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其剛烈不屈之氣而矯其巽  
懦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志治也  
九二爻 本文以著占也 蔡虛齋曰二本有不安之意  
若能善巽以處之則獲安矣此文詞之旨也两个巽在坎



下皆是過於巽之義但看其所以過於巽者何如耳若史  
巫紛若則為過而不過所謂不至已甚也若喪其資谷則  
為柔懦不立過而可過矣所謂失其陽剛之德也上句且  
懸虛說只是過於巽之意用史巫紛若只是取个道達誠  
意之象不必泥史巫牀下之語只是假借之詞耳 史職  
卜筮巫職禱祀皆是道達誠意之象也 紛若雜出貌其  
小心翼翼不用之唯諾將承而用之道達誠意也曰吉者  
所謂巽時不厭其卑卑則入也曰无咎者所謂居中不至  
已甚不至如上九之失所斷也 象 此中二久之獲吉

者由其得巽道之宜也得中言九二之巽得中而不至已  
甚此卽所謂紛若而吉之所由得也非指二之德而原其  
不已甚之由也 九三久 久而占也此著三之不恒其  
巽者斯有取辱之道也 頻巽含頻失意在內吝非巽之  
吝頻失之吝也 王童溪曰夫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蓋  
九以剛處剛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為之是可吝也  
象 此申久之取吝者由其无巽心也作推原說 六四  
久 占也六四才弱勢孤處二陽之間宜其有悔而悔可  
亡者用柔能下所謂柔順乎剛者也 順剛反得剛之助且



用有獲以濟柔巽之所不及也

象

有功要在獲三品

上看出用柔能下則有以致衆陽之助而成事業故曰有功  
四只是个能巽故所以无悔者此所以獲益者此也  
悔亡言得免二陽之害田獲三品言其得獲二陽之益也  
其始也不惟无益而有害其勢之所遭乎其終也不惟无  
害而有益其巽之所致乎 九五爻 爻而占也五處尊

位而居巽體則苟且偷安之弊有不免者然德剛健既能  
更而中正則又善其更故能補偏救弊得更變之貞而吉  
吉則悔亡而无不利矣夫始而有悔是无初也既貞而吉

則有終矣然貞豈易言哉大凡任事的人多是信手做去  
不能算前算後所以前敝未除而後敝已兆先後二字最  
宜玩不徒在臨事上補葺未變之先再三丁寧既變之後  
再三揆度熟思審處必求无敝而後已方可謂之貞其吉  
可知矣吉卽悔亡无不利 有終上變革之善下是原其  
所以善也當更化而更化是貞更得盡善盡美是吉上吉  
字在事為上見末吉字指治放言包悔亡等 張中溪曰  
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  
何耶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



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元初有終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象 德本中正所以能善其更變而吉既不失之因循又不失之躁率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可為萬世更化者法 上九爻 象而占也此舉上爻之過巽无斷而深徹其占也林下二句相連講 程敬承曰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谷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谷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强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詭勇者用之為謙 士君子立身雖忌驕亢然卑巽中亦自有斷制者在所謂資谷也上九巽極過巽而失其剛彼必自認以為貞而不知志氣卑靡萬事瓦解矣凶何如哉 象 上窮只是過於巽言其巽至極處也

兌耳節 占也 傳能悅於物物莫不悅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和諂而有悔吝故戒利貞也 此卦名兌兌只是說動以說者多失其正



故文王繫辭特喫緊於利貞之義 周用齋曰豫主樂則  
易溺故貴於介石悅主和則易流故貴於守正 曰亨者  
和平相孚无所違忤自然志相親而行无不達此因其所  
可致而與之曰利貞者一於大公至正而非私小之情此  
因其所不足而勉之 兌彖凡天下之相交接者皆然以  
君民相感者據彖傳而云也

彖傳 上節輕重在下節下節又重在說以利貞上說之  
大在順天應人上見民勸在忘勞忘死上見此句結上文  
而贊之 說者和平相與此感彼應歡欣交暢也 剛中

柔外俱要看說見乎外柔外說也而本以剛中誠心出之  
便是正故曰說以利貞這个正便是天命人心與我同然  
的說而以正自然順天而應人忘勞忘死只是借兩件人  
情所最難的事形容說以利貞之妙蓋天理人心所當勞  
當死的民自然欣欣踴躍此就是相忘處然此非有心執  
个說去先民犯難只是道理所當然耳末句說之大承順  
天應人來民勸承忘勞忘死來然要看得渾融不曰勸民  
而曰民勸正從兩忘字看出惟大故勸惟勸故益見其大  
此貞之所以為利也 慕虛齋曰悅以先民悅以犯難皆



悅以正者也勞民謂之先民者率民以趨事也先民忘勞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犯難忘死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也先民犯難皆聖人之不得已者如何却皆着个悅字曰言悅而得其正則雖以之勞民犯難民亦且忘勞忘死而况於其所安為者乎先民而忘勞犯難而忘死卽是民勸而悅之大者也忘勞忘死者貞之利也非效也悅而不正則民不勸安在其為利悅之大者正也正則民勸而悅大矣此數悅字盡歸在上人說說以利貞則順天應人云云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與伯者之違道干譽致民於驩虞者不可同日論矣

麗澤象 此君子體兌之象而盡求益之道焉 徐進齋曰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為學亦將枯燥生澁而无可嗜之味危殆捱杌而無可卽之安矣豈終能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實而真悅在我矣

六爻大旨 君子以一身立乎人己之間悅不可无也妄



悅不可有也是故悅之貴於正也初二和兌孚兌皆悅之  
以正也三上求兌引兌皆妄悅而失其正也四以下比六  
三而有商兌之疑五以密近上六而有孚剝之厲悅之不  
正其弊如此可不戒哉 初九爻 久而占也此著初爻  
和以處衆斯有以得人心之應也和字卽君子和而不同  
之和 初九陽爻則不失於柔媚處下則不失於上求无  
應則不失於私係不諂不瀆於天理无所拂人情无所乖  
和之以道而不失節以和而悅外不失人內不失己吉之  
道也 象 林次崖曰疑碍也言无疑碍也卽行无不得  
所以然者以居兌之初其悅也正故行无所疑碍也 九  
二爻 久而占也 姚承菴曰凡以悅相與必有悔九二  
剛中其所為悅者一本於中心之孚則至誠動物上焉得  
君下焉得民內焉順親外焉信友人无不悅而吉而終可  
无悔矣孚兌作自然說 象 信志只是誠心解孚兌  
葦四象傳亦曰信志是人信其志此言已志之誠信詞同  
而義異 六三爻 久而占也此著三爻之妄悅而深鄙  
之也下就為求註求悅非求二陽悅乃求悅於二陽也  
陰柔不中正為悅之主悅之妄而又深於悅人者上无所



應孤立无助而反來就二陽以求悅非計其分之非宜情  
之不洽求非其類所謂未同而言者在己既失其道在人  
未必我應淪於汙賤而可耻无往而不得凶矣 象 此  
舉妄悅之弊而原其不足於德也位不當專以陰柔不中  
正邊說 九四爻 爻也此著四爻之終能擇交而深幸  
之也 徐進齋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  
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  
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所守之君子鮮不為柔邪之所移奪  
一牽於柔則將淪胥而為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商兌  
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  
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惕防邪心其意切矣 商  
兌未寧者勢之二也介疾有喜者志之一也始雖疑於勢  
之二終則決其志於一 如大臣之絕私黨而忠於君學  
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可喜也 象 有慶只是中喜  
字意夫當邪正兩途疑於所從之際乃能介然守正而疾  
邪一向從好路上去在人君則有以寧謐國家在人臣則  
有以保其名位在君子則有以成其德業不隳其名節皆  
慶也皆可喜也 九五爻 戒占也此於五爻深戒其信



小人之不可也 潘雪松曰五居尊位而密近上六為說之主處說之極善匿其情以為說非若六三來兌顯然來悅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害既不顯而每為剛正者之所信悅蓋剛正之君法非柔媚小入所能動而不能不徇於匿情矯偽以求悅為悅者故九五有孚于剝之戒 姚承菴曰不曰孚于兌曰孚於剝下字特妙卯翼陰黨以障固吾聰明衰聚凶德以谷斤吾仁義簸弄威福以消蝕吾風采以一剝當小人何等詞嚴義正 象 此申五爻之信小人者有所恃而然也 正

謂陽剛中正當謂居尊位爻詞是戒詞非指寔說象傳則指寔說也如唐明皇明知李林甫之奸而猶用之蓋一則恃己之明聰二則恃海內之平安謂其必不能為害故也不知但恃明聰便是昏了但恃平安便是危了 上六爻爻也 丘氏曰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悅故三曰來兌上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此爻當戒 蔡虛齋曰人之從不從固未可必而彼之質性柔媚固如此也故聖人亦只下引兌二字與他 象 周用



齋曰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人入於其說而不自知也故曰未光謂之未光則小人心術亦可畏哉

渙亨節 占而戒也此於卦之名渙者而詳示以濟渙之道焉假廟涉川是就渙亨中舉出二事之至大者蓋人君一身神人之主而渙之所當萃者莫切於此也亨不就是濟了統言有濟之理也假廟據理取涉川據象取利貞總承不妄指假廟濟川說濟渙之貞所談者廣假廟之貞孝敬而已涉川之貞能待而已 李陰山曰萃因民之聚立

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折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 雲峰曰萃言假廟是言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於廟所以聚之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邀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徼倖故深戒之

彖傳 剛柔以漸之九六言九來居二而得中是來而得所憑藉以為安不致窮困地位六往居三而得九之位復上同於四四固渙其群者已自足安集戡定而又得三為



之助可與共濟渙矣此渙所以亨也 居二得中是去彼  
就此形勢之便可以戰守有其地也六得九位柔而能剛  
有其才也上同於四得朋與輔有其助也 王假乃在中  
須發他一點真誠敬慎祭神如神在意思不然假廟亦是  
虛文 張彥陵曰當渙之時聖人只要人去奮力幹事謂  
之乘亦有功所以鼓豪傑向用之思

風行水上象

郭氏曰享帝立廟不但合鬼神之渙亦所

以合人心之渙也作文中要見此意人心既渙了享帝立  
廟以示天下之有主此收拾人心之大機括處本義合其

散正指合帝天祖考之散言合人心之渙在言外前云假  
廟此云立廟者又追本其始事而言其寔諱假布之義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欲合天下之渙莫先於享帝立廟  
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教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  
精會神於此不至渙散也 假廟是祭祀時合渙立廟是  
平時合渙

六爻大旨 世之治也其人心之合乎世之亂也其人心  
之渙也然時不可以終亂所以維持其渙而使之復合者  
則存乎其人焉五為濟渙之君而頒令散財以收天下之



人心四為濟渙之臣而散群聚義以一天下之歸向初无才而賴濟渙之有其人二无依而幸濟渙之有其德三則散己之私以濟渙上則遇時之極以出渙此其義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觀之也 初六爻 象而占也此著初爻之能順人以濟渙斯渙无不濟也始渙而拯之是用拯也順乎九二是得馬壯也而意寔串言濟渙而得陽剛如救急而有壯馬也本義既又二字只是形容速意 雲峯曰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於渙也二有剛中之才坎為美脊之馬 象 此中初爻之能濟乎渙者惟因人以成其功也作推原說 九二爻 象而占也雲峯曰九剛故象奔二中故象机盖九來居二得中而安矣本有悔得中而安則悔亡矣 象 得願全在一奔字上可見蓋當其奔也何等馳驅險阻今既得所安矣自然可以漸圖恢復豈不是得其所願 六三爻 爻而占也此著人臣忘身以殉國斯臣道无餘歎矣 渙其躬者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无悔以義理言不以利害言 象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己者言則躬屬内天下國家屬外耳六三渙其躬則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復顧其私矣



志在外正明所以渙其躬之故

六四爻

久而占也此

著四爻能濟天下之渙而深致其許焉

朱子曰當人心

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群

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天下之渙起於人各為

群勢不相一或在廷臣工各相朋結為黨或天下豪傑各

相朋結為黨非有大才大位而心无偏係者不能渙之六

四當渙之時下无應與是大臣能散朋黨而專心事上者

也故元吉公道既昭則人心自有歸屬為渙有丘之象是

則四之散也乃其所以聚也此豈常人思慮之所能及哉

必其負出世之才識足以昭天下之大順察天下之大勢

者然後能也匪夷所思深贊之之詞

象

六四下絕黨

與表正群辟一德奉公以濟天下之渙非其心之光明正

大何以能之故曰光大

九五爻

久而占也

大號王居

兩平說二事乃濟渙之最急者非渙號無以鼓動乎天

下也於是迪改過之猷示自新之路以一天下之心非散

財无以懷來乎天下也於是損所有以益下公其利以予

民以濟萬民之生如是則仁言所感民莫不從爭離之患

以亡寔惠所孚民莫不聚國勢散解之危可振何咎之有



象 徐魯菴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有德則志

在民有位則權在我是以能公其利而无咎 上九爻

久而占也滋其血渙字是用力字貫下其成功在去字出

字上見就天下之渙上說 陽剛才可為渙極時易為天

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傷害者安憂懼者喜渙可以濟故无

咎 象 此申上久之象而深幸其免於傷也血與惕即

害也血去惕出即遠害也

節亨節 占而戒也此於卦之名節者示以節道之善而

戒之也 亨字承中字來苦者味過乎中之義凡中則甘

過則苦中則萬世而无弊過則一時而不行故曰苦節不

可貞益以見節之亨者非中不可也 朱漢上曰凡物過

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

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

太苦不可貞也 雲峰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

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

故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何也損與節皆

自泰卦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不可貞

彖傳 此釋節之詞而極言之无非盡其蘊也 林次崖

彖傳 此釋節之詞而極言之无非盡其蘊也 林次崖



曰陽多於陰是剛過於柔也剛過於柔則立已太峻人情不能堪用物太儉斯世不可行節之太過若節之窮也陰多於陽是柔過於剛也柔過於剛則放縱乎禮法之中而靡所拘檢流蕩於規矩之外而无所底止節之不及不節之嗟也剛柔分節之不偏剛得中節之中也講剛柔分難用无過不及意講得中方可用剛過於柔是為若節而過乎中柔過乎剛是為不節而不及於中 李氏曰節以甘為吉苦為窮所謂甘節制之有道使人悅而不厭故吉所謂苦節損抑過常使人惡而不懌故窮 林次崖曰說以

行險節也當位二句節之亨也當位以位言方與中正不相犯 人情說則易流遇險則止卦德說以行險是節其易流之情而不使之溢節之象也節所以得亨處其道全本於中正而必從當位說來蓋世未有不操節天下之權而能行其節於天下者德借位以顯耳九五居尊主節而道惟中正合乎天理當乎人情以是通行天下推之準而動之化焉勢以運其權既以取天下之尊道以盡其制又以啓天下之信此節之所以亨而若節之不可貞可反見矣 丘建安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朔晦望



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无過取无泛用有損己益人之寔而无剥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

澤上有水象 此君子體節之象而立御世之經焉制猶立也議者商度求中使之无過不及也 雲峰曰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也 林次崖曰澤上有水易卦之節制數度議德行人事之節職衡以齊七政土圭以測四方九品任官九兩係民貢賦征徭之差車服章采之頒以至於權度之必需財用之必節大小

輕重之際不容以毫髮差高下文質之間不容以纖毫黍制數度也數不出度之外數度謂多寡之法度也蓋法度之多寡皆有常數也三綱五常各盡其道動容周旋必中乎禮仕止久速之維時辭受取予之合義自一身以及百事无衆寡无小大皆必思之於心揆之於理不拂乎天不違乎人議德行也 劉石芝曰此是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度議禮以節天下者非徒以一身言也

六爻大旨 維世者節也善世者中也初九之節得其中者也九二之節失其中者也六三之嗟不及之節也上六



之若太過之節也六四安節承節於下而得其中者也九  
五甘節主節於上而得其中者也信乎節之不過者可以  
亨而苦節之不可貞也 初九爻 象而占也此於初爻  
之不輕出者而著其无妄進之失也在出處上說節者有  
止之義咎卽辱身枉道是也 象 此於初爻遯世之守  
而推其相時之智焉重在塞邊通是帶說 彥陵氏曰初  
之不出謂之知塞可也象兼通為言者以明初非知塞而  
不知通者也 九二爻 象而占也此於二之固於守已  
者而著其廢夫義也亦在出處上說 丘建安曰通塞在  
時出處在已時之通則出為是其不出者非也時之塞則  
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凶卽潔身亂倫是也 象 失時  
卽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也惜之也失時便是凶 吳臨  
川曰當其可之謂時中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  
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爻 象而占也此著三爻无節之  
弊而明其為自致也 不節兼德與用看如用財不經未  
能量入為出則用財无節而財用為之傷立身无度未能  
謹言慎行則立身无節而悔尤不能免无咎言无所歸於  
人也 象 此申三爻憂之致自己者咎之不可歸於人



也 一直說同人又誰咎言無人以為我咎也解又誰咎  
言非人之咎也此則言无所歸咎於人者也 六四爻  
象而占也四柔正其德忠順不失而九五主節於上又无  
俟於經畫造作之勞者節而安之昭法守之宜明无成之  
義卦之所謂節亨者全備於此 安即安行之安謂安於  
其節自然而无所勉强者也 林次崖曰言乎德行則謹  
身脩行以臨其民而凡動容周旋皆中乎禮言乎數度則  
量入為出以節於用以至車馬宮室不過其制是其安於  
節者也 象 考陵氏曰道之所在順而承之非徒安於  
為下之分而已 道即甘節之善道承字重看承上道正  
解安節不是推本柔順得正其本也 九五爻 久而占  
也此著五爻節道之善而喜其足以善治也甘者苦之反  
不拂於古不戾於今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乃人情樂從之  
意吉有尚串看吉者盡善盡美也有尚者推準動化也  
雲峯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  
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五本坤體  
又居中故有甘之象甘在臨之三則我求悅於人故无攸  
利在節之五則人自悅於我故往有尚 象 此申五爻



節道之善者以其德之裕於己也。位謂久位之位不作當位看中字兼正意。沈氏曰四為大臣之不倍五為大君之不驕。上六爻。久也。此著上文過節之弊而又僅取其節也。苦節兼用與行說用如公孫弘之布被行如泄柳之閉門亦可類見。貞凶以事言悔亡以理言。慕虛齋曰易之書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於禍福。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矣。又曰无咎節之上六曰苦節貞凶矣。又曰悔亡理之得失尤重於事之吉凶也。雲峯曰悔亡與膏束帛箋。終吉意同。蓋苦節之悔猶勝於不節之嗟也。象。道指苦節窮則不通矣。正與中正以通者相反。但五是節乎天下上是節乎一身。中孚豚魚節。占也。此於卦之名中孚者著其誠之足以動物而戒其誠之貴正也。朱子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安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內欲不萌則曰虛外誘不入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慕虛齋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中孚便有以孚於物矣。原文王之意謂於難



感者能感之則是信之至矣既而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无  
往而不孚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特以豚魚至為  
无知故假以為象耳且如古之有苗傲象真豚魚也至信  
可以涉難者不僥倖以苟免不欲速以冒進言忠信行篤  
敬素患難行乎患難明則人與之幽則鬼神福之大川特  
舉其至險者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蓋亦此理豚魚无  
知者也至信可以感之大川至險者也至信可以涉之兩  
句似平利貞當管上文蓋感物不以正則為違道以干譽  
涉險不以正則為行險以僥倖利貞即在信中要貞也  
彼尾生白公之信使非貞

彖傳 首節以卦之德體釋中孚之義中二節言至誠感  
通之善末節要存誠合天之道 潘雪松曰中孚孚在中  
也柔在內是中虛剛得中是中實此中孚之意說則和順  
而易從巽則漸清而不迫下說以孚上而不流於虛偽上  
巽以孚下而不假夫虛文无往不孚則无往不化固可以  
化萬邦矣有孚在中而化萬邦中孚之德也 及卽到義  
誠不到彼不能感也一點至誠真個到彼所以信及豚魚  
而吉感格豚魚意已在上句下句只叫起一信字說自然



而及物意 鄭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動也信及豚魚豚魚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吉蘇紫溪曰虛舟觸舟雖禍心之人不怒故舟惟其虛也則可以游於水心惟虛也則可以游於世 此節只重一虛字把乘木說來者寔才內蘊多自恃而不能虛故也 理在心其本然者為天信而正則合乎理之本然矣故曰應天蓋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與人相合處則曰應 孚之正則應乎天 此天是在人之天不可說是在天之天

澤上有風象 此君子體中孚之象而有愛民之誠也風无所不之而澤獨受者以其虛也情所最可矜憫者元如獄死者不可復生故君子以至誠惻怛之念必悉其情而後已曰議曰緩所謂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何等懇惻的心腸 項平菴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輪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 劉石芝曰議獄緩死不



是兩事恐其急於致刑而悞殺无辜也中孚之心就在議獄緩死之內實有得情勿喜之意不必說到感人處

六爻大旨 初九虞度以信賢信所可信也故吉六四絕類以事上亦信所當信也故无咎二五皆剛中故二之應五也為子和五之信二也為變如其孚乃化邦者乎三虛而上實故三之應上也為无恒上之應三也為不通一則不能信而一則過於信者乎此所以中之不可不孚而孚之不可不貞也 初九爻 戒占也此予初爻所信之正而因致其不終之戒也 此全是據初時說道理在友道

上看 周用齋曰初時乃邪正路頭所當早辨虞吉勉其審之於始也有他恐其變之於終也 象 此申初爻之

能從乎善者以其心之不二也 虞吉從初字得來初念最純係心於一則二三之念未生故曰志未變要之惟初故未變竟其志於終可也 九二爻 象也此於二爻而

兩擬其君臣相孚之象也 伊氏曰二象平說一取象於物一取象於人觀本義自見不可以下二句明上二句也亦不可以二五平對以二為主而五自來應也子爾指五吾我指二 雲峰曰兌為正秋為口舌感於秋而鳴鶴之



象也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偽鶴鳴子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縻天理之自孚也 恭義曰物之相愛者莫如母子之同心而人之所慕者莫如王爵之可貴中孚之二以寔感乎五而五亦以寔感乎二其至誠之感通為何如 象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願出於中孚之至也 朱子曰是兩個都要此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個心下都愛所以相應如此 六三爻也此著三爻因失其親而不能以自主也 孫氏曰豐之遇其配主是兩個一樣好的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兩個一樣不好的故謂之敵 雲峯曰此為說之極彼為信之窮所以不能自主或鼓或罷作止之无常或泣或歌哀樂之无節凡爻以柔居陽多以或言 蔡虛齋曰得敵二字最重三雖陰柔不中正然使得善應尚獲其助而不至於顛倒故聖人不得不罪其敵也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此在已若陽剛中正則雖得敵之窮亦未必至此 象 此申三爻之不能自主者由其德之不足也周公兼應爻說此專責三可見天下事輔之者雖在人主之者尤在已 六四爻 象而占也此著四爻履盛而



忘其私斯不愆於臣節矣

蔡虛齋曰月幾望二句相喚

應說若並舉對言則失之矣方蛟峰謂月幾望不處盈也其旨非是蓋本文之意正謂其權位之隆而能乃心王室自絕私交所以无咎无咎處全在馬匹亡見不在月幾望見象此申言其奉上之心也絕初之類而上信於

五所謂義无私交乃心王室者也絕字下得重惟絕故能上天下未有一心為公一心為私者九五爻爻而占

也此著五爻君乎於臣斯乎乃化邦矣有孚句重五孚二一邊說无咎在治道上看象此申五爻任賢之誠亦

惟德位之兼隆也正者有德也當者有位也正則有以定取舍之極而賢者知其賢才者知其才當則有以握舉錯之權而有爵以馭貴祿以馭富此信賢之心所以專也

上九爻象而占也此著上爻之信不知變而危之也全重在居信之極一句孫質菴曰天下事理與勢常相上

下不可一槩取必上九居信之極務執其信往往膠於一定之理而必欲行之不度時之可否勢之順逆故有此象以是為貞而不知變則必拂於時而忤於勢反以信敗矣故曰貞凶象蔡虛齋曰如宋襄之仁尾生之行皆不



可長必敗於信也

小過亨節

占也

陳紫峰曰卦辭許多說話搃不外利

貞二字曰可小事曰宜下正所謂利貞也大意謂小過固

可以得亨而又必利貞利貞者何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

惟為吾陰柔才力之所能為而不強其力之所不及且其

小事又必收斂退抑而不至於過甚宜早下不宜高上乃

得大吉也

林次崖曰所謂小過不當以人類言當以事

類言也象傳行過乎恭云云是也蓋曰小過亨者小事過

而亨也曰利貞申戒占者之詞即小者過也可小事宜下

是皆守正之利亦即小者過也如獨立不懼避世无悶大

事也不可也如行過乎恭云云小事也可也如行過乎傲

喪過乎易用過乎奢上也不宜也如行過乎恭云云下也

宜也 劉石芝曰小事者一身之細行起居用度之類大

事者天下國家之大計不宜上宜下謂為小事又不宜壯

強進取只宜欽退一步做也大吉只跟此句說謂小事則

僅可為小事而宜下則大吉反而言之是可見雖為小事

而倘或過上則亦取凶之道也

彖傳 通章只要玩一時字柔而得中此可小事之時也



剛失位而不中此不可大事之時也上而逆者時之不宜於上也下而順者時之宜於下也故曰與時行也此其所以利貞也 蔡虛齋曰時謂小過之時非時有小過謂時當小過也如云大過之時亦豈時有大過耶大過小過都是人事但其時當然則謂之小過之時大過之時耳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可以小過如哀不至滅性恭不至足恭儉不至豚肩不掩豆是也得中似可有事但以柔得中只可小事 時非時節之時就吾之本分若何才力若何卽謂之時循吾分所當行力所能行者行者行之是與時行 失位不中下卦之剛不居二而居三上卦之剛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之下皆不中也失位以時位言不中以才德言二五只言柔得中三四不止言剛不中而必曰失位不中此尤見剛之不得志而不可大事處 姚承菴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溫克過慎之人皆可辦得大事關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不可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 上逆下順句看着飛鳥推開人事上去蓋小過之時惟謙抑可以有為而過亢非所以處事扶一上人



之心則忤時而為逆持一下人之心則順時而為順惟上  
逆而下順所以宜下不宜上而大吉

山上有雷象 朱子曰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使  
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 又  
曰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的意思又皆是宜下  
之意 雲峯曰本義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蓋可過於  
恭不可過於傲可過於哀不可過於易可過於儉不可過  
於奢也又以為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為足恭哀之

甚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豚肩不掩豆也 蘇氏曰時當

大過則以大過為中獨立不懼避世无悶大過之中也時  
當小過則以小過為中過恭過哀過儉小過之中也

六爻大者 六五柔居中九四剛處柔皆過而不過者也

初如鳥之飛陰過而過者也上至於離之陰過之甚者也  
觀之二五見臣之事上固不可過而君之圖治不可不過  
也觀之九三見君子之自處不欲過而以之防小人不可  
不過也 初六爻 象而占也此著其驕亢以取禍也不

好處全在飛字鳥之音則下飛則上也以凶以飛致凶也



徐進齋曰小過之義上逆而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  
之義故凶 象 林次崖曰言不可救藥也卽自作孽不  
可活意如何者救解之意 六二爻 象而占也本文上  
二句據剛柔之義以見其不過於亢下二句據上下之分  
以見其不過於僭也皆過而不過之意 雲峰曰相遇謂  
之過過是有心邂逅謂之遇遇是無心春秋公及宋公遇  
於清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是有心遇是無心遇  
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相反六二柔順中正欲使進  
而往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只如  
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二之陰本過  
於陽今進則過而遇其妣不進則不及而遇其臣皆過而  
不過者也二柔順中正所以如此 施達泉曰祖妣者陰  
陽之象君臣者上下之名過其祖二句是假象不及其君  
二句是真象惟過其祖遇其妣是及其君遇其臣也須  
玩本義如此二字 別解 象 蔡虛齋曰不及其君爻詞  
本自爻言其能然象傳則後以理言其當然也 提出不  
可二字所以立臣道之大防也 九三爻 爻而占也此  
著三爻過於自恃者而因以致小人之害也 當小者過



時衆欲害陽須過防方免而自恃其剛不過為備而反從  
之防檢一踈禍害立至或者不虞之意也 蔡虛齋曰唐  
五王惟不知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為人君為人臣者不  
可不知春秋尤不可不知易 象 凶如何三字此危之  
之詞所以聳動君子使知過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爻  
爻而戒也此於久之處柔而不過者既與之而復戒之也  
九四當過之時以剛處柔只可小事所以得无咎者寧安  
於下而順毋過於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宜矣故  
云過之若去柔而更以剛往弗過則過故有厲而當戒戒  
其上也然而剛不可過柔亦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  
過以為常是天下事无時可用剛也烏乎貞貞有時在柔  
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也 林次崖曰勿過遇  
之要只是无咎之意在遇之處截上是因其處柔而善之  
下是原其所性而戒之也 象 易貴當位在小過之時  
反以不當位為善九三非不當位也而凶九四位不當也  
乃為不過遇之蓋小過之時過柔乃其宜耳終不可長言  
不可長用其剛也剛柔迭用勿用永貞意已包此爻總是  
要他善用其剛 六五爻 象也此於五爻而擬其不足



有為之象也上二句自六五而言其不能成大事下一句  
自六五應六二而言其不能共濟大事也 朱子曰密雲  
不兩大槩是做不得的意思 孫質菴曰以陰居尊才不  
足以有為又當陰過之時而時亦將極矣欲其經綸運量  
於天下其何能為故為不雨而西郊之象然已雖不能而或  
得陽明之佐猶可望其濟也乃弋取六二之陰柔者以助  
陰柔才弱濟得甚事天下事可知矣密雲而終不能成兩  
者以此 象 此申言五爻之不能有為者以其不能下  
入也已上本居尊說六二臣不可過此又言君不可過也  
上六爻 爻而占也此於上爻擬其過高而足以取禍也  
離遠去也穿雲沒影之謂是謂承凶字而言也災眚皆凶  
也自天曰災自人曰眚 上以陰居過極凡事不與理遇  
而動皆過甚如制行也非順乎恭而過於傲如制用也非  
順乎儉而過於奢違理過常志滿則離不節則嗟天人皆  
違而災眚並至是之謂矣 象 此舉上爻已甚之行而  
深病其心之肆也上句以行言下句以心言  
既濟亨小節 占也此於既濟之卦而詳示以保濟之道  
也 朱子曰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



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又曰若將濟便是好  
今已濟便是不好去了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的意  
思 為卦水火相交佐力有人位各得正施為停當事之  
所由濟也故名既濟 張雨若曰既濟亨小只緣既守不  
好好時節將過了故但可小小得亨而已此時正當著意  
謹守而利於貞不可謂既濟而遂忘戒懼此何以故蓋既  
濟之初心尚警懼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  
綱廢釁孽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林次崖曰如  
婚媾祭祀起居飲食无關於治亂之數者猶可以亨若禮  
樂刑政之屬關於治亂之故者不亨也若此者初吉終亂  
故也利貞者尊賢使能脩政明刑放鄭聲遠佞人罔失法  
度罔淫於佚罔遊於田儆戒无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是也亦以初吉終亂故也故終曰初吉終亂 雲峰曰  
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  
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治守成之主以逸樂  
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此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  
深戒之也

彖傳 此釋既濟之詞无非明保濟之道也 專重人事



上看首節本氣數見人事之當盡二節本卦體言人事之  
能盡初吉節是推言治道得吉之由終止節是推言治道  
致亂之由蓋以見利貞之不容不盡也 林次崖曰小者  
亨與彖同主天運說不作小事鮮蓋時以濟名若无衰亂  
之形然太寧既久瑕類漸生所亨者亦小耳在天運正過  
中之候不可不盡人以維天也 陸君啓曰國家當極盛  
時揔有好處都只是尋常事所以說亨者小若說補偏救  
弊便像未濟 事既濟之後太剛則過於振作太柔則失  
於廢弛而此卦六爻剛柔无偏勝之患而其位當矣剛當  
剛之位則剛得其正自不至紛更以釀禍柔當柔之位則  
柔得其正自不至因循以滋弊所以善保其亨者以此  
柔得中須炤初吉二字說是追其初而言與未濟同但此  
在濟之始彼在未濟之始耳柔本能善得中則益善所以  
能成既濟之功而吉也 丘氏曰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  
雖天運寔人事也人之常情無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  
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彖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  
亂止則亂矣不止則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於  
贊易也其旨深矣 蔡虛齋曰中溪謂非終之能亂也於



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此又推其終之所以亂也卦辭終亂以時言與豐之日中則昃同意彖傳是薰人事言然人事所在即天運所在也如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都是此理

水在火上象 此君子體既濟之象必預畫保濟之道焉  
思患以心言慮其後也預防以事言為於先也然不思患則不能豫防徒思患而防之不豫思亦无益當一串說  
程敬承曰既濟本无患正惟无患乃生患患生於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於思思者思其終也患生於无亦卒而不  
及持故貴於防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无患矣豫防  
不過是守貞 郭白雲曰成湯之憂懼成王之克愆皆思  
患豫防之謂也

六爻大旨 既濟之道利貞而已初之曳其輪二之七日  
得能利貞者也所謂初吉也三之三年克幸其成也四之  
終日戒憂其敗也五則其時已過惜之也上之濡其首危  
之也所謂終止則亂也 初九爻 戒占也此全是憑初  
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曳輪濡尾亦言其凜凜之心有若  
此者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能濟矣



只是其亡其亡之意无咎謂能保其濟也 屯輪取任事

之慎重濡尾取慮患之周密 張中溪曰與以輪而行屯

其輪則不前不亟行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而後濟濡其

尾則不掉不速濟也 象 此卽初爻敬畏之不失而決

其保治之宜也 加一義字正與道窮相反然要在初字

上看出明幾慎始以大才而操小心義得无咎豈倖免哉

六二爻 象而戒也此著二爻之道不行而深諒其必行

也 彥陵氏曰臣之行道在得君如婦必得葦而後可前

行也二五君臣正相應反謂婦喪其葦者全在五居既濟

之時自恃太平不肯下賢以行其道也然士君子无志濟

世則已志在濟世而不獲見用則未免以得喪動心從物

而失其素守者有之不知時當既濟我若急於求合未必

不以自守而動君之疑惟靜以待其天之自定則具既在

我舍我其誰耶故曰勿逐七日得 象 此推六二之終

當見用者以其德之在我也作推原說 九三爻 象而

戒也伐鬼方是實象與箕子之明夷同下二句皆是戒詞

既濟之時啓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 雲

峰曰三居離極火性易躁况復以剛居剛聖人惟恐其失



之躁動也故曰高宗之伐鬼方也宜若易然且三年克  
之其不如高宗者可知矣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  
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 象 此申三  
爻師久而後克者而著其困之甚也正本義所謂言其久  
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 六四爻 象也此著四  
爻之處濟備之周而慮之密也 朱子曰六四是心低小  
底人便能慮事柔善的人心不粗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  
粗不鮮如此 二句皆取象於舟蓋自濟字上求作一串  
看蓋有備患之具而猶存慮患之心不以有備而或弛也  
大象思患在豫防之前此終曰戒在豫防之後 雲峰曰  
乘舟者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衾亦不可謂衣衾已備遂忽  
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衾不及施矣備患之  
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  
道也 象 此推四爻之知懼者以心之不恃其濟也

考陵氏曰疑字宜玩蓋人心所以苟止偷安不為終日之  
計者只是自信得无事故耳若此念不敢自信則何事不  
為難端何處不是瑕疵安能一刻忘戒懼乎疑字正與止  
字相反 九五爻 象也此卽其時已過者而擬其象也



時字是此文骨子五之時如何不如二五之濟已過二在濟初故也東鄰指五穀牛盛祭居尊之象也西鄰指二禴薄祭在下之象也 雲峯曰須玩一受字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予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寔有以受之紂无受之之道耳 諸理齋曰九五終亂之時故以盈成而萌釁孽六二初吉之時也故以危懼而開治端 象 萃虛齋曰象傳只提出一時字而文竟自明吉大來正以時言大來言其方來而未已也所謂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者也 上六久 象而占也此於上久之不能保濟者而因致其危之之詞焉濡其首只是委靡不能自振之象也厲是濟不可保意 楊誠齋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蹇裳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 張中溪曰初之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之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 象 此舉上久終亂之危而明其无以自存也何可久卽厲字意

未濟亨節 占也此繫未濟之詞明天運可濟而人事當



倫也亨指天運以將來者言之小狐以下指人事據今日  
言之是一套事必敬慎有終而後底於亨也狐尾大涉水  
必揭之若濡便不能濟矣狐性多疑小狐不能如老狐多  
疑畏而涉之勇故濡尾 水上火下不相為用而三陽又  
皆失位故曰未濟未濟有濟之理故亨然所謂亨者必其  
慎始敬終乃克有濟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險  
漫无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无攸利  
水火不交人心不協久各失位人謀不臧 雲峯曰易不  
終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  
春月未圓之夜乎

彖傳 蘇氏曰亨由於柔中无攸利由於不續終見世之  
治亂皆由於人之所為也剛柔正而位當者以在己之全  
德言也不當位而剛柔應者以人已之協力言也 卦詞  
亨字屬天運上說此却歸重人事蓋未濟之時非小心慎  
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此六五柔而得中所以致亨也  
未出中與不續終相呼應見得未出坎險之中則將濟未  
濟此時正須畢力維持謹始圖成以收永濟之利而乃曰  
濡其尾无攸利者則敬慎之心終與始不相續也然則天



下事終於不濟已乎夫濟天下事固貴於得位之當而尤  
係乎人心之同今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可與  
同心協力而終有濟矣此見未濟之必亨特在人之續其  
終耳 郭鵬海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  
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  
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  
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  
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  
可見得人无不可濟之事

火在水上象

此君子乃王天下而擅制作之權者也物

字所談甚廣方者凡物所居之位居方即在辨物之內當  
作一串說 林次崖曰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不相混雜也  
辨物居方辨其異使各居其所亦不相混也辨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異倫使之各盡其道辨趙錢孫李之異  
姓使之各認其族辨公卿大夫之異爵使之各居其位辨  
農工商賈之異事使之各脩其業辨日月星辰之纏度次  
舍分至啓閉之氣候早晚而定四時辨東西南北之異宜  
而分九州似此之類不能悉數皆辨物居方之事也水火



異物各居其所者天地之辨物居方君子以辨物居方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贊天地之化育也

六爻大旨 未濟合坎離成卦坎在內猶有險也故為未濟合六爻言之內三爻坎險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貞凶位不當之戒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賞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為既濟矣 初六爻 象而占也 濟天下事者必才與勢兼備而又遇其時乃能進遂初六以陰則无能濟之才居下又无可濟之勢當未濟之初又值難濟之時不度勢不量力急於求濟而反不能濟可吝甚焉 徐進齋曰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夫苟知緩急之義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可吝 象 事必敬始而後可善其用於終初所以致尾之濡不是時不可為心不知敬慎故耳 九二爻 象而占也 程敬承曰曳輪乃其自曳也本義自止而不進是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艱



難之時非過剛而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毋躁急者濟  
之正道也所以吉也 雲峯曰初濡其尾才柔不能自進  
二曳其輪剛居柔而得中能自止而不進也中則元有不  
正是以貞吉 象 中言心正言事作推原說蓋自古人  
臣當權盛之日非有一點忠順本心必不能恪恭於事而  
守正道耳 六三爻 占也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正  
當大難方殷之時獨力以求濟冒險以行不足以濟險而  
反甚其險矣何凶如之此其凶不在時事之艱病在自己  
之才不足耳三以柔乘剛將出乎坎誠能當事變不容他  
委之日資英雄之助以摧陷廓清何不利之有 象 位  
不當揔是才力不足苟不借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  
故獨征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 九四爻 占也下二  
句占之象也四以陽居陰不正或所為乖其方或所遇非  
其時故不免於有悔苟能勉而歸正因事順理脩德立政  
則勢可振而愆可消吉而悔亡然以不正之資欲勉而貞  
非可致之於因循而成之於欲速也是必大奮其剛決之  
力加之以積累之勤而後有功如震用伐鬼方至於三年  
然後克之而有賞於大國之象斯則所謂貞也斯則吉而



悔亡之道也。震用二句正示以勉貞之道。震字作震動  
說象。蔡虛齋曰：志行緣他本不正而有悔，今乃能貞  
吉而悔亡，則其志行矣。六五爻占也。以六居五而非  
其正是存之於心而施之於事，未免有不正也。然為文明  
之主賦性聰明，既有悔悟自新之美，居中應剛，虛心下賢  
又有開道路益之助，則君德脩治道成吉而无悔矣。然以  
文明虛中之德而得賢之助，豈但貞吉而已哉？將見暢于  
四支發于事業，皆有寔德之流行，初非聲音笑貌以偽為  
於外是為君子之光有孚也。若然則君德極其盛，治道極  
其成，吉而又吉也。蔡虛齋曰：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  
虛心求下之助，所謂貞吉无悔者，自此而取，所謂君子之  
光有孚者，亦自此而取，但貞吉无悔是舉其善以掩其不  
善也。君子云云則又純舉其善而言之，无悔者其善如此  
雖有悔不為悔矣。與悔亡不同，此貞字是五所自有者，非  
本係全無正而却反之於正者，故曰无悔而不曰悔亡。  
上云吉以貞也，下云吉以光也，源細認之。象君子二  
字重言君子，使見光之本於有孚矣。非光之外別有所謂  
暉也。堯之欽明其光乎，堯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昭



其盛也暉又言吉替其妙也 上九爻 占而戒也時至  
上九自未濟而之濟正當與時安息休以无事以待天命  
之自至有孚于飲酒之象卽需所謂飲食宴樂也无咎无  
欲速僥倖之咎也然謂之有孚飲酒非是畫諉於天命正  
是人事已盡所以信得過耳若放縱不返漫不事事飲酒  
而至於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可濟 象 聽  
其在天而又不失其在我是之謂節若幸其時之將至縱  
於自養而不知返是信時之過无所取裁亦不知節也未  
濟者何時而濟乎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

首咸恒終既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  
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  
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  
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  
不相恃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  
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  
終則有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